

312647

王季重十種



王季重十種

上冊

王思任著



第一輯
第三十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雜序

江漢文章圖序

世說新語序

苧蘿山墓序

均役全書序

墨苑序

李賀詩解序

淇園序

茵花館詩序

紀脩蒼浦園序

落花詩序

作求錄序

吳隱君藥園圖序

雜序目錄

閒居百詠序

萍吟草序

雙壘閣近稿序

游喚序

名園詠序

屠田叔笑詞序

澹甯齋詩序

呂恆吉讀詩

倪翼元宦遊詩序

楊冷然秀野堂集序

朱文懿公文集序

何章長讀史機略序

黃評事蘭齋吟稿序

齊羣玉去越吟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五一菴志序

徐文長逸稿序

頌節錄序

江深父五一草序

朱宗遠定尋堂稿序

雪炤堂子撫序

磻園詩稿序

南明紀遊序

張退如膺薦獎序

重修三槐家譜序

地理玄珠序

菴園近草序

雪香菴詩集序

雜序目錄

賈太傅新書序

醉吟近草序

盛靈飛源往集序

徐伯鷹大目游詩紀序

顏茂齊集序

惹雲小集序

曾氏世乘序

李大生詩集序

李太虛大椿堂集序

冒伯騰詩序

三春九夏社詠序

鄭逸少詩文序

梁山人梅花詩序

方澹詩齋序

心月軒稿序

雲霞館遊草序

孫念維吏部文集序

王實甫西廂序

姚永言游笥序

猿聲集序

深柳齋三集序

殘草序

偶居集序

蔡漢逸梅花詩序

閩齋詩稿序

何龍友先生詩集序

袁臨候先生詩序

洞庭嚴氏家譜序

釋 序 目 錄

天隱子遺稿序

鬱岡詩自選序

應天癸酉鄉試武舉錄序

唐詩紀事序

賀仲來詩集序

水署閒吟序

十錯認春燈謎記序

馬訥訥齋稿序

鍾山獻序

沈文瑞公繪屏奏稿序

季叔房詩序

王大蘇先生詩稿序

語石居序

吳誠先句香齋詩序

潛園小草序

高安王氏宗譜序

越游草序

董蘇白燕園詩集序

胡青蓮檀雪齋序

漏山閣詩文集序

夏叔夏先生文集序

柏舟遺烈冊子序

祝氏事偶序

林木道詩集序

送岐山周老公祖榮陟濟寧衛經歷序

東坡養生集序

銓史紀名序

高故下詩集序

雜序目錄

弈律小引

律之作也。以繩強也。而余之作律。以繩弱也。曷爲乎。余之作律。不繩強。而繩弱也。曰。性道弱。而智力出。智力弱。而爭賴出。凡天下之強有力。能爲爭賴者。皆其中弱耳。弱不肯退安。而又借強以文其弱。於是強於心者。拘於手。昧於腦者。辯於舌。一局之中。不勝鬪焉。情通之不可理解。解之不可。則不得不齊之以法。用蕭相國之遺規。以乞靈於高皇帝之大誥。使其有所畏而不得動。夫一激。熱子。戲而致煩。赫赫王威。董監其上。今吾於人也。亦大不得已矣。或曰。子之律。弈是已。但疑脂東濕。此乃虞網罟之亂乎。曰。誠有之。人止一死。死止一病。素問款條。何其設也。張衆膽者。握秦鏡。迷百魅者。圖禹鑿。吾是以甯詳毋略也。或曰。今天下強者少。而弱者多。惡其害已。則將不利於吾子。嗟乎。刑書一鑄。孰殺子產。吾待之矣。而是子產。亦何便容易得殺也。

疎雨軒題

弈律小引

序

二

王季重十種

雜序

遊喚

歷遊記

廬山遊記

雜記

爾爾集

避園擬存

律陶序

廬遊雜詠

弈律

雜序

山陰王思任季重氏著

江漢文章圖序

玄黃分儀品出有姓名曰文章者。操持世之權。于是乎仲尼讀易。至賁而爲之瞿然。解之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而係之以人。化成而係之以天下。篤于論文矣。文之大祖。儒亦推仲尼乎。而所以求文者。彫繪八極。黻藻重玄。未嘗寄片吻也。孔文子好學下問。卽命之曰文公。叔文子與家隸同官。又卽命之曰文。仲尼文之祖也。而論文止于此。學者以爲仲尼之文如此其明且恕也。而不知其洵嚴且深也。不滿不恥。一念之雅厚耳。而盈宇宙有此念否。文莫大于得人。一念雅厚。則天下之陋。可緣是而飾。故曰。仲尼篤于論文也。仲尼不得以其權卽化成。而乃斂其斐然者于吾黨。吾黨之文成。而仲尼之文乃大。門人不喻。以有若之氣象嘗之。曾氏子孺然曰。而何以有若之文。文。夫子也。夫子之文。鱗鱗者是江漢所濯也。今夫江漢亦海也。然而江漢學海者也。抑又善下。善學善下。文執章焉。岷嶓之波。開神潤化。莫先于此。

雜序

灑觴一源。分馳九道。經過三澨。回磻二別。吞日昏雲。勿洩其質。積下飛雲。不污所私。聖人以此洗心者也。至潔之歸。名爲大素。故曰皜皜乎不可尙也。而賁之蘊悉于白。賁人文以止矣。黃州周使君來參知吾浙。實以學使者借遷。使君生于江漢之涓。軒類豁腹。殫意直心。其瑤光寶蘊。不曾吐貝含珠。然絕不爲倚岸譎波之行。以求飾于士。而士俱游于恬冲靖循之圃。精白相承。亦不敢以飾賁。故使君得一文。如聆帝樂。得一士。如抱國球。詠賞之不足。而繼以舞蹈。甄拔之不足。而繼以保護。愈容愈廣。愈狎愈安。此其納涓受滴之束。絕無纖染。可以留滯者。浩氣獨行。隱然江漢。浮天際矣。今天子當陽。離明正午。使君執玉領虎拜之班。是將用南國之紀。朝宗于海。以人事君。以文華國。其于化成天下。不旣大乎。命之曰。江漢文章不虛耳。如徒以寸管尺幅。求使君于藻繪中。則荃芷之騷。鸚鵡之賦。黃鶴之詠。使君之賁于海內者久矣。使君所取士。首其賢。賢書幾盡。而山陰張子。暨陽駱子。爲此圖冊。以少效知己之感。此尤南國秀碩被化之最先者也。

世說新語序

讀史記之後。或難爲漢書。讀漢書之後。且不可看他史。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

撰世說新語。耑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其中頓置不安。徵傳未的。吾不能爲之諱。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遺憾者。又說中本一俗語。經之卽文。本一淺語。經之卽蓄。本一嫩語。經之卽辣。蓋其牙室利鑿。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嗣後孝標勸註時。或以經配左。而博瞻有功。須溪貢評。亦或以郭解莊。而雅韻獨妙。義慶之事。于此乎畢矣。自弇州伯仲補批以來。欲極玄暢。而續尾漸長。效顰漸失。新語遂不能自主。海陽張遠文氏得善本于江陵陳元植家。悉發辰翁之隱。黜陟諸公。揀披各語。註但取其疏感。評則賞其傳神。義慶幾絕。而復壽者。遠文之力也。遠文又精刪。何氏之補。別具一帙。使其堂廡具在。而新語之事。又于此乎畢矣。嗟乎。蘭茗翡翠。雖不似碧海之鯤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去。若見珍錯小品。則啖之惟恐其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清味自悠。日以之佐史漢。亦可也。

芋蘿山業序

曩孝立名噪越中。予不得其面。門人沈逸少數爲予言。是文長之後一人。庶幾晤言在泄雲飛水之際也。不意孝立被白玉樓奪去。今年其長公充侯出遺。藎見示。敘之以仲醇。復中之以道。而孝立之鬚眉具有生色。天寒雪甚。煨芋酌魯。竟讀其所爲藎者。則何其縱橫跌宕與衍冲。

遠之多也。世無仙才，不得不逃之于鬼。世多庸才，不得不託之于聖。孝立骨有九還之采，腹如五色之絲。詠古題今，攷文徵事，悉根于氣識之玄正。蓋飄飄乎其欲仙，而洞洞乎其將聖也。試以向儉父少生，果能凌駕一篇，而縮歸一語否？使孝立再得俛首十年，老其雄魄于純雞伏雉之後，則臣弇奴歷騰嫁眉山，俱未可知。而惜乎天欲秘之，徒使黃泉繡碧已矣。是葦也，以苧蘿山得名。苧蘿山豈獨出佳人哉。

均役全書序

此青浦縣清田均役之書也。青浦小縣耳，割華上之瘠土，僅僅聚石成城，鑿城通氣，民賦與華上相頡頏，而大役倍爲繁苦。往年僉大役，皆從訪報中來，訪則不必其實，而報則不必其公。不公不實，則被役之家，無不立破者。三吳官戶不當役，于是有田之人，盡寄官戶，逃險負嶠，而役無所得之，所得之者其貧弱也，不則其愚蒙也。貧弱漸亡，愚蒙漸詐，則勢且至于無田無役，不特當役者苦，而編役者尤更苦。徐大中丞曰：是誠苦，然而何必苦也？有田當役，則義而忠，論田編役，則公而實。于是有清田均役之議。上疏報可，遂下檄清詭，寄禁花分，使有司得便宜行事。某偶以遷謫之餘，始移至邑，倉卒計無所出，因靜而思曰：清田如併銀，均役如市貨，有銀則有貨矣。然詭寄不須清，花分必難禁也。何者？官甲有優免之限，則限外皆當役之田，是不須清也。

唯是趙析爲錢張分與李何從而知之因立花分之禁始而懸賞罰許首告弔買契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一既而對累年實徵查一旦亡去田屬何人實在何日駁處數豪姓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五既而出示將所報之田數盡行剗册廣貼鄉城許受分者不遠而知情者年年得以挾之且終身不敢怨一人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九于是得田一十六萬八十八畝私自喜曰銀既併矣貨尼市矣然而貨有貴賤銀有功苦不可一概而論于是乎將田爲折算法以齊其荒熟將役爲兼搭法以等其重輕而又計五年之役見勞者與之居後方勞過者與之居中可勞而未勞者與之居前爲輪息法以養其氣力請託不可關白不行併田在于私署所以防吏書審役在于公所所以合僦兆田多一畝者不得抑之而後田少一畝者不得提之而前以算子爲畫一之法以帳簿爲剖萬之本于是田二千五百畝當細布解一千二百畝當秋糧總書一千畝當北運八百畝當公侯輕解四百畝當風汛三百畝當水經蕩價鳳陽等倉價二百五十畝當收銀一千二百畝當農桑絲絹價及收免南運一百二十畝當柴薪解父老子弟各不相爭俱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也曰往年無田有役今役必以田公矣往年田少役重今論田而役公矣往年荒田空多者當役今役皆熟田公矣往年五年三四役今五年一役三年一役公矣往年五十畝當大役今七十畝以下俱高枕貼席而不知所謂役公矣詳允之日田歌社舞街

頤卷備以爲建縣以來。無有今日。似若令有力焉者。不知大中丞主持廟謨。破羣囂而任獨怨。斟酌調停。叮嚀告戒之際。有非小民之所得知者。令不過奉行文亡害耳。然小民卽以此功大。中丞大中丞亦不必受。何者。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物壞極而後有事。政之經也。以天之道還政之經。亦時勢不得不然耳。易曰。有事而後可大。可大則願可久。故旣壽之于石。而又刻之于書。以告來茲。庶乎知青浦縣清田均役之顛末云。

黑苑序

古人左圖右書。未嘗以書廢圖也。書主義圖主象。象則形模備。軌式彰。按而索之。其故可求。披而玩之。其感易入。故義所不能詳。與所不能發者。且將借徑于圖矣。後之學者。習儉而樂簡。曰吾惟取足于義理之學。則有并訓詁聲韻胥失之者。何有于圖。是以譚玄課寂。鉤深致遠。未始不歷歷可聽。而詰以器法之詳。時代之變。有舌橋而不得下。正如繪士喜圖鬼神。惡圖牛馬。非牛馬軼于鬼神。則聘虛易而稽實難也。新安程典客幼博。乃能遽精于古。而寓圖于所製之墨。其圖括兩儀。彙萬象。摺集經史。揭挖珍奇。寓內博雅君子。凡交驩幼博者。鴻章短製。共從而讚述之。因付雕幾以行。名曰黑苑。而品類名物之夥。恢奇譎詭之觀。于是乎大備。則亦劉覽家所不廢也。揆諸左圖右書之故。吾將禮失而求諸野乎。客曰不然。墨者。晦也。晦則宜如無名之機。

以希象帝之先。而藻之績之。幾于盡人官之。巧則溺其質之謂何也。王子曰。唯唯否否。夫墨緣文效采。文緣墨揚葩。兩者交相用。而復交相賈。則何至交相療乎。詩有之。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彼所惡于文者。質先豎耳。幼博既匪。孳孳什一于墨。吾固嘗怪其減值以售。而取烟合劑之妙。巧心獨運。成法不能拘。而邊見益不能測。卽光比漆。鋒比截。幼博視之。又奚遜焉。幼博蓋俾夫人磨墨者。濡染助椽。筆之光華。墨磨人者。翫弄當簡。編之該洽。文質之間。已彬彬矣。而第聞子墨之族。有名白者。呈材則墨。著物則黝。于幼博螺量九枚中庚。可益而苑之乎。客矍然曰。幼博冥搜之餘。豈不辯此。所不此辯。亦惟是集。蓼以來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老氏所云知白而守黑者也。嗟夫。幼博進于技。且進于道矣。誰爲輸攻者乎。幼博之墨守。可無假丸泥而之圖也。直其游藝之一班爾。

李賀詩解序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州楮陸之平。則必有雁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語之正。則必有竹塢石鼓之奇。有論語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蒙寇之幻。窮則定。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然而變起于智者。又通于智者。三百篇詩之大常也。一變之而騷。再變之而賦。再變之而選。再變之而樂府而歌行。又變之而律。而其究也。亦不出三百篇之範圍。

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其體。幾于一管之吹。李賀以僻性高才。拘腸肝
眼。跳梁其間。其最稱筆硯知者。鏡深釋隱之韓愈。而所極感隸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禎也。賀既
唾空一世。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之。蓋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
傲忽毒人。將姓字不容人問世矣。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
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澀晦之調。
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溪刻。法當天乏。效陶孫考之爲食露盤也。顧其冥心
千古。涉目萬書。噴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鸚鵡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
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煬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
可解者。甘遁世之悶。卽杜牧之接躡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楊雄之言曰。子雲之後。自有子
雲。賀死八百年。而山陰有徐渭者。嗜奇如錯。能以叔敖爲賀。而亦能以侯芭解賀。然喉間尙略
略而神未王也。又三十年而曾益出。立賀于旁。推心代口。一一詰之。而一一通之。通其渾沌。如
取浴室之風。日鑿一竅。通其莽亂。如蚌灰滿髮。從本至條。穎穎見頂。通其乖隔。如舌人辯語。九
譯響應。一說闌闊。而無不笑悅。通其艱險。如危橋耐雪。又如五丁鑿鑿。蜀嶂乞天。一綫惠人以
猿島之路。通其利病。如倉公切肌。低徊久之。肺何以浮。而肝何以沉。通其謎隱。有山鞠窮乎。曰

有而令蠶蠶老。栢塗不能若方朔也。通其支古。則响嘯之碑倒讀。而赤文之龜墮甲矣。蓋益蠶機刃豁。博記繭抽。八面互觀。三長競用。以視視莒蒲。以衫處火澆。神不爲賀欺。而才欲出賀上。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通之。即使賀見此書。亦必噤然大笑。自謂深谷之逃影。今而後詩可以怨者。其變盡出賀。亦了不異人意矣。涪涪之頭得楚太子。潏然一汗。而中心痒痒。麻姑爲我數。抑搔也。真古今痛快事哉。一時紙貴。請自隗始。益字謙。亦越之山陰人。

淇園序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巉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韶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居郡中者有八。而蕞最麗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成者。佳至哉。觀止矣。我腹有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誦古栢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羹牆之暇。蓬蕪擴隙。構園讀書。顏之曰淇園。成而遜余序。序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雜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尋丘。穴溝借瀟。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輿蹄轔。酒澀肴枯。不須興盡。先懷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于日而侈于夜。僦于外而便于家。夕

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搖。城闔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親吏。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榻。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脩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隅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覓。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叢。長而得旺。于相國祠邊。枕負大海。襟帶三江。湖山豁整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窮櫓驚峭。竟日賞心。以几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盤怒鱗森。而匪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臥。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鐘。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煙紅火。俯萬戶則獨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錄。盤盃熱丹脂而勝鼎。叩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吞玕實而成僊。此詎非美箭氏之福耶。吾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辨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山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日供其身于丹峯翠鶴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淇園爲福地可也。或曰。命名淇園。蓋託于有斐之義。余謂竹之義從个。淇園有萬个。而後謂之濔濔。美箭廣四筵而無闌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礎友。

生斐執章焉。如是則子猶能徑詣而曠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茵花館詩序

惟明者信。惟清者貴。此相因之理也。月之易懷也。秋之易感也。皆其心之清明而無以飾之爲也。飾懷者不愉。飾感者不慘。無論疑信。卽笑哭之中。貴賤遠矣。淵明一葛巾。其所爲詩。街口而出。不須修斧裁幅。而坡老以爲極腴極綺。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盡出其下。坡老作詩一生。未嘗有所專擬。獨至淵明詩。一字一句。皆可以手捫得而擬之和之。不啻如雲璈帝鼓。然卽卯君亦謂乃兄詠陶之後。詩學大進。是不惟好其詩也。洵好其人也哉。信之則貴之矣。里中祝金陽先生。岸潔矜奮。古正不阿。通穎博聞。目鑄心入。杯酒之間。偶及一事。則顛末異同。姓名鄉里。具無謬誤。蓋應奉陸續之流也。曾令名邑。典大州。稍不當意。掀髯而歸。清風兩袖。永日一卷。借竹于鄰。席花于樹。奔騰自適。絕不口家人生業。暇則短詠長吟。不拘體。不泥法。不蹈古。不逐今。以自發其性情之蘊。而成其爲金陽先生之詩。然而格韻稜嶒。神機疎灑。自然有建安大曆之致。其才本高。而學識又足以濟之。三長不獨兼史也。然余之所以心嚴先生者。更謂其識在人外。淵明令潯陽。一擲五斗米。終身腰豎。東坡在穎州。讀元載傳。以八百斛胡椒。整驅抵鶻。益歎果里之高。而作詩以美之。先生前令潯陽。繼知穎州。何所符之巧也。然淵明之詩。晦翁猶謂其帶

性負氣而杜老亦諱其子掛懷抱。先生出處和平。遨遊都雅。雜之俗生後輩之伍。絕無凌厲矯亢之心。每瀾乃公。數鮮出酒。陸賈兄弟太丘父子不言。而孝弟仁讓之風。穆然銷人鄙吝。是先生之胸襟。塵情客氣。毫無沾染。更有高于榮桑者。宜其聲之亮以清也。先生詩出。自有能肖先生而信先生者。至于和之擬之。僕之沉淪。正苦望而血慙。而豈其和之擬之之人也耶。

記修養浦園序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始尙已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俠節仁。遺黃金數篋。慮子孫單蒙饑窮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有口有目有祿有緣。何必當單蒙饑也。是故黃金可得。宅田可賣。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山水秀妙。區地扼勝。沒在滄石。心欲有之。則悲曰。祖父不力得區地矣。見山水矣。桐梓拱把。竹樹枯癩。俟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悲曰。祖父不力如事。而能于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徊其下。再三歎歎。以爲安得老吾老。一觴醉之。此真韻祖父也。而其慈也。爲甚大。予游賞山林。半天下。兪州名甚。雲間費甚。布置總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嘉之陽湖。錫山之愚谷。次甯湘水之彭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襄子過我而言曰。子天之中人也。不腴敵壤。處在光黃界。吳鄰楚。雨餘山黛如抹。有徑一隅。幽荷而邃。山名五龍。長

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万个。花稱是。藤羅蛇館。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庶幾衰
北山之江鷗海鶴。孕產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屋之。大父伯仲。又克爲之。荷薪佚老者。以儘講
業者。以奮顏之曰。蒼浦亦既聞于汝南矣。先君子棄藐孤。蚤墓。櫬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戶庭。既
得寧。而後奉遺箒一囊。除之也。用是疏瀹扶頽。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遠公。或摹張緒。或閉
子猶。或臨摩詰。或一局疎簾。或雙柑巧語。或丸藥翻書。或扶筇蠟屐。有舟鷁如。有蹇駘如。有酒
漉如。有歌管如。庶幾哉二三大夫。奔世以來之素也。王子曰。予聞之長公。汝南風氣。適宜。魚米
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天中之美。又在於蒼浦。水光接漢。木氣蔽
雲。赤汗交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予嘗從襄子去。願署掃葉使。安用此數峰青哉。而
襄子猶嘵嘵山陰道上也。文饒之囑。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爲高官。守京滬。若檀
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憂天憫人矣。卽日對烏魚。不似其車塵騾渤之樂也。或者求問
生端。侵攬無已。圖日涉而趣少。門屢飾而關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主定者。爲是松惡其多
號。蘭怒其當戶。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齊諸斧。由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于子孫之求
祖父。與其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襄子遠矣。寄語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
世臣。是劉氏之祖父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似。請以是言不爲記。

而爲記之引以俟海內之韻合者。襄子肯諾。

落花詩序

詩三百皆性也。而後之儒增塑一字曰詩以道性情。不知情卽性之所出也。性之初于食色原近。告子曰食色性也。其理甚直。而子與氏出而詛之。遂令覆盆千載。此人世間一大冤獄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若非魁三百篇者乎。未得闕離。不勝其哀哀之旨。向使不必得之。又得之卽不壽。參差其語。文王將默默已耶。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雄風大略。開口稱善。五臟俱見。至嫵嫵來遲。歎與燭焚惚恍。而讀者先已心傷矣。此皆性之所呼也。若必建鼓而別之曰文王德也。武帝色也。武帝誠已具服。而文王獨非人性也哉。何以知窈窕之必調幽閒也。何以知佳俠之不爲樛木也。是伯鸞必見賞而奉倩必見誅也。甚矣宋先生之拘也。客從燕中來。出戴大圓落花詩六十首相示。乃其刻燭而和友生者。宛妙悲掣。雜之蘇杜。一時難問鬚眉。門人喻安燿王巍測之曰。使君如蕃秀之向朱明。何以霜落水收。乃爾子笑而不應。徐開之。詩中雲心澹蕩。石火世塵。豈在一蝸角。使君自有婦。不勝其回風無處之感也。故以吟代其涕耳。使君昔令我會稽。胸襟而骨傲。惟單弱者愛之。夫惟單弱者愛之。自不應得美官。是與子同病。子向者知其人與其官。而不知其能詩。彼必以我爲非人也。

作求錄序

作求錄者。刻刻丞王子之所集也。王子之先有世德錄矣。而復刻作求者何。曰。猶之乎錄世德也。蓋子近日觀一二駢語。云山林逸士。長往有僻腸。即其父兄不能奪。朝中大老先世有隱德。即其子孫不得知。吾甚疑之。木之有華也。華之有實也。英英纍纍。自以爲翹翹也。而不知其根莖之培于歲月。舍于土膏。資于霜露。厄于牛羊。如此乎其厚且艱也。凡天下之人。相求則相助。而惟子孫之于父祖。不相求而相忘者也。故祖宗之所以積功累仁。子孫未必能知。貽以田疇。或斥之而爲園囿。植以椽廬。或礙之而更風水。授以詩書。或束之而餉蠶魚。奢極則狂。狂極則罔。飽坐僭行。甚至不能名其先世。又其甚者。典坊霽碣。將告身數通。易一頓醉耳。嗚呼。是子孫掌渠少目前耶。吾王氏肇于漢。盛於晉。廣於宋。入明而有上高田北之王。自侍御公以至太守。凡數傳。而衣冠禮樂之盛甲天下。代有聞人。不可殫述。故王子所爲錄者。先之以王言。次之以世系。又次之以名文。又次之以詩歌贊贈之類。俾子孫知君恩高厚。國典輝煌。仕者俱方正清白。雖在金穴。如處廉泉。隱者恬退謙愿。居然有萬石君風。而闔以內。關雝和雅。庭階之下。俱蘭玉森森也。美哉詳而備矣。山陰外史曰。此非獨作其子孫之知也。實欲作其子孫之求也。子孫之求無他。惟是孝思一念。可以假天。則是錄也。其嗣服之漸。而受祐之初耶。王子丞於刻。僅食

剡溪雪耳。而予且邀河潤之澤。又其生也。與王子同譜。故不辭其請。而爲之序者如此。

吳隱君藥園圖序

天下莫尊於無名之禩。玉次之。瑚璉爲下。豈非以其離已漸遠之故耶。唐虞三代時。高人多不語。人亦無從而語之。洗耳投淵。皆非其至。惟世必不知死必不悔者。足以當之。吾鄉州山有唐隱君子吳公。素知其解。懷寶藥園。僖宗朝屢詔不起。是時神州磁迸。視節度如兒奴。靖陵血雨。地哭天愁。先生何難以大手一接緋衣。而顧付之漠漠。若秦越人不相視。蓋謂唐之有天下。綱領不正。穢語孔多。蜚廉氏之馬在龍門。王無功已擇於醉鄉之先矣。卽里中前輩鏡湖一曲。不足贖梯牆出首之恥。而公緒之偏師。何必借校書郎。重至領史館。屢爲令狐。頤詈侮。是猶可以辱隱逸之科也耶。士各有志。生各有時。唐之時非先生所欲生之時。而顧謂其欲得官哉。是始託之冷風白月。漱石枕流。以老其天年。卽子孫有不願與知者。今之爲此圖以高先生者。不過子孫之知先生云爾。錫號文簡。先生以爲渾閒事。不可以號先生也。

閒居百詠序

對開美之人。天下無苦詩。讀開美之詩。天下無苦人。詩從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樂其苦者。惟淵明與觀復。兩先生俱有靖名。其行住坐臥之會。莫非陶情怡性之真。故其詩淡而實腴。近而

實邈。每奏一篇。恍然見羲皇而嚼冰雪。品高者韻自勝也。開美筆耕自給。常不逢年。蕭然環堵。殘書敗卷。一妾執爨。一子力勸。瓶無儲粟。而意若萬鍾。其神氣之所嘯傲。大約在雲興霞蔚。巖嶂鏡波之內。盆菖淵明之菊。無其園。庭植觀復之梅。無其阜。閒居有百詠。無字不笑。無笑不懽。中多以酒爲適。則開美浮自譽飾者。開美酒不能一蠶。而亦無所得酒。酒何可許。開美也。然開美一日無酒。則老饕涎出。聞之友人所乞酒。一沾便醉。戟手歌烏鳥。則雖以酒還開美也。而亦可予。爲開美題像。在方朔司馬之際。今爲開美題詩。在淵明觀復之間。開美必受之。海內或知吾兩人。不妄取與也。

萍吟草序

聲出於心乎。心之司屬火。則其味苦。怨女勞夫。有一聲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動。遽可傳宮刻羽。而文人學士。畢世摹之。不肯追之不前也。故三百篇只風爲詩。其雅與頌。大抵愉悅之辭耳。卽愉悅之辭。而有悠然之味者。亦必寄苦於甘者多也。詩莫名於李杜。而李常遜杜者。李甘而杜苦也。便以兩人論。李之神在夜郎而始厚。杜之法出夔州而益高。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醉李許仲子。廣類於思。博古說劍。意不可一世。舉業不成。游俠不就。既苦貧。又苦病。又苦無知己。數從馬博士首齋齋頭飲。輒醉。醉輒噓。久之成疾。吾每口其佳句曰。病留詩骨瘦。老入客情狂。則何

必滅孟襄陽。曰三徑菊松承露釀。一簑煙雨武陵舟。則何必滅岑嘉州。曰寄興王孫休勒馬。游
蜂街過碧臆紗。則何必滅王江寧。曰牛馬安時論。榮枯付局棋。則何必滅高仲武。此不但其覺
文豹氣吐織一時。而所歷之境。蓋老而辛。桂深則蠶。有餘思也。博士登著作之境。提海內牛耳。
既爲仲子。蘇鮑其然。吾言乎哉。

雙墨閣近藁序

銳頭通臂。矯捷精猛之將。提生人市戰。其勝氣飛呼。足以撼栗萬馬。然是等衛子。代或數出。其
戰也得失相半。而失每不償得。至于沉雄耄宿。虎目眈眈。進有懼而退有規。一矢一楸。都無妄
賢。古今惟王翦趙充國。法老而用博。稱名將第一。蓋其神識高厚。不在機力間爭鏑。見
可鳩茲集出。甬東之海血翻碧。掣食其皮者。咸縮額而勝之。子獨以爲鱸翠以爲彫。胡愈飽之
而愈旨。文章之道。敷則可塗。飾則可洗。同則可裁。直則可盡。晦則可怨。自北地以來。名人轟起。
執此繩之。吾俱不能無編心焉。文章公事也。亦我事也。我有寸心。安能承奉衆口哉。可見苞探
玄黃象窮科斗。天下國家之故。山川萬物之情。禪玄儒墨之貫。盡宜攝于弱毫。而點畫布留正
大。確然不肯狗人。亦不樂爲異。住往于峯迴境轉時。飲石沒羽。栢斨藤籜。令人不知所以攀拔。
而但曉其一段蒼勁之景。譬之秋悲春醉。人自中之。而一時未喻也。吾與見可同師門。少見可

年歲。不曾嚴事。不宜戲見。可無論其腹筒便便。千古自貯。卽其豁鼻卷鬚。載如蝟插。亦時時有老驥伏櫪之意。見可翱翔中外。節鉞之望。赫然勇被。暮風收拾。搆一長闌。東眺大溟。用仇池事。顏之曰。綴墨日吟。噓其中。續有著作。仍以此名篇。將無謂舌眼支行。墨雌善下。我且爲丹穴聖。蛛。自茹之。而自衍之耶。若曰當今之世。爲烏闕者什九。爲鞠通者什一。欲作吐魚。請從蠶始。吾不難效班氏之囁噴。而願矢翟子之放踵云爾。此見可之明癖。見可亦以教冲也。吾秋盡欲臥。見可閣上。啖海錯百種。談兵說藝。呼觥十日。爲期。藜火煙寒。見可儻能自辦。若金壺汁盡。其割心瀝血者。必王郎也夫。

游喚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恆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其走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已也。瓦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魄狹。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陽。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絕世。猶曰無昆侖。劉夢得初見天華。以爲奇盡。後讀九子。而悔其言之失。賢者如此。是安可以責蠕蠕。

攘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爐冶。而但爲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繙黃耳。而所謂賢者。方知兒女子守閨闕。不敢空闕一步。是蜂蟻也。尙不若魚鳥。不幾于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將至。乘燭猶遲。却說言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句中賢者。共識其大。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喚。

名園詠序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說。所謂名也。隨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掘水遶山。相之以動潛。旺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己有。而狂士瞿瞿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廉詰之輞川。甘泉。杜少陵之空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血。爲閩市。爲棘園。爲斜陽。荒草。狐啤。地嘯之區。烏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脩。而所窺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壘中之園。渴。其獨擅者在花。礮礮中之園。粗。其惜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蒨者在竹。與水。而禽石珍瑤。脛飛氈裏。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采。人稱游治家。遽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園。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張司馬。二十年來。園

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盡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鬪寶瀛關。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觀周家東序。目神倦。訖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千古之盛矣。吾友劉迅侯。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下無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與雲。老鼎泣魅。宿帖奇書。病琴瘦鶴。種種韻絕。輿則一棹掛壺。無人徑往。辟疆滌灑。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有獎無譏。逢慨助慷。每於名勝。曾心處。輒爲之憤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肋留味。或擊節於腰。齊之衝。或賞神於牡黃之外。於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毋亦息壤間之大盜也。與哉。予力不能園。而園之意已備。上自雲煙。下及閨溷。皆有成竹於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澆墨耳。五稔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於瓦埴中也。以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屠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屢盡寒暑。勘破玄黃。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魍魎。搶攘忙迫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嶽墳起。欲歎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

之囊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通八極。由佛聖至優施。從唇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假。回回演戲。繼龍打狗。張公吃酒。夾精帶清。頓令蝦蟆肚痛。傀儡線斷。馬牛筋解。魍魎影逃。而愁老胸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知更有苦矣。此之謂可以怨。可以羣。此之謂真詩。若曰打起黃鶯兒。捧開皺眉事。愁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矣。奚其詞也。

澹寧齋詩序

王子曰。吾曾受琴於畸人。恍然知詩之所出。與桐氏爲胞友也。有躁人在坐。迫而琴之。其聲必察。其意必無留餘。而况操之者乎。夫詩亦誠然矣。三百篇之什。寄託感歎。非無砰激而確厲焉者。然味之。則鏗然和平不盡也。其心以有之也。繼其統者曰騷。騷怨乎。然其思獨。其情諄。呼媒顛佩。腸轉而言膠。是和平之善變者也。嗣後有楚聲。曲梁父吟其一也。臥龍耕隴畝。膏藥爲之。何居乎。取二桃殺三士也。夫三士者。豈不亦人中英雄稱翹首。惟是功之一念。橫困其中。則力排南山。文統地紀。無爲費用矣。彼攘攘門構。浼焉汨富貴之波者。何可語此。吾讀萬使君之詩。履夷檢聖。引潔娉脩。覺境空界靜之時。寒月蠡心。秋雲吐口。亦不知人世。上何者爲遊塵。何者爲匿垢。宜其聲之冲以遠也。既生楚中。鄧雪雄風。銅鞮赤壁。夢渚鶴樓之勝。蕩濯其神明。又筮令得沃州天姥之區。民淳事少。吏靜鳥喧。玄覽不窮。丹砂有骨。日與二三博士明經。岸幘揮塵。

汲溪訪竹。一味一觴。各言所志。真亦大雅之符。而清人之福矣。雖然。使君豈百里才。蟄伏折腰。天所以老其矯矯之勢。卽風雲月露。亦不足竟使君用。唯是道心所鍊。得之泊靜者爲多。則今日之南明。當以昔時之隴畝。未爲不可宜。使君自以澹寧命其詩矣。嗟乎。澹寧二字。不易識也。臥龍一生。領受惟此。故雖自比管樂。而伯仲伊呂。乃其文章聲教。經事綜物。無不確然可傳。而陳壽輩。猶病其文采不豔。何耶。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有萬使君詩在。王子曰。吾因詩而知使君。必能琴。請往從學之。

呂恆吉詩序

始恆吉辱過予。其神氣章體。凡數變而不可物。初示之以洛下。僉於思而惟。舌蹇趾澀。無奇也。既示之以山東。儒生禮樂。醇緩博袖。翩翩舉矣。既示之以靜女。目不淫。耳不驚。則醉之以酒。恆吉不竊揚。亦不惱。抵察其汪洋之度。任頭落帽。伸足量履。俱無不可也。使而烈乎。仙而飄乎。僧而淡乎。莊而老師。狎而年少乎。予竟無以相恆吉。已讀其芥賦。苦味文情。津津溢溢。涎噴老饕之頰。遂使九碗澤蘭。三峯玉版。二十七種鮭菜。俱無下箸處。何言肉食。恆吉父爲抱關。薄游南北。嘗著書劍。廟諭之末。又感懷知己。萬里彘絮。以故得乘間訪名山勝蹟。所著有閩粵燕蜀游等詩。而花政居則天姥爲垣。沃州爲棧。其家山廳事之所容與也。花曷有爲政也。蓋古今來皆

卑花者。而治花自恆吉始。恆吉之治花也。以時爲官。以地爲吏。以水爲胥。隸以盎缶。鋤鎌爲圃。簿以雨風月露爲教。以朝夕爲期會。以呵護剪除爲賞罰。以歌舞臭茹爲報成。裳裳心寫。我觀有章。于是緝其長吟短詠之篇。盡籠之于三楹方畝之室。蓋吾讀恆吉之詩。而始能相之。恆吉殆詩人也。今天下人能詩矣。而詩不能人。一切悲愉興比。徵事廣韻。變化擬議。匪不嘖心。但生來未具詩骨。衝口便忤。無詩也。恆吉逸腸雋舌。滿思雄才。無體不規。無書不討。音節高亮。結撰精嚴。寄情常遠。落紙便佳。又攬擷字內。怪怪奇奇。千鬢萬鬢。寶青大碧之秀。歸來玄悟。聊與草木同參。而託之花以自政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若曰河陽上苑。此佞人舉業事。恆吉更有之。而不欲其似。一聞此言。亟洗耳水簾清冷之上矣。故予直以詩安其人。以人安其居也。

倪翼元宦游詩序

會心之時。目不能出。舌不能苞。偶舉其神似者。作韻自詠。此以爲詩矣。詩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詩。則以言人也。自歷下登壇。欲擬議以成其變化。于是開叔敖抵掌之門。莫苦于今之爲詩者。曰如何而漢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擬也。人之詩也。與己何與。李太白一步崔顥語。卽不甚爲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詩。亦各任其性情之所近。無樂乎爲今詩而已。同年倪翼元紮岸。願偉坦。疎光洞于貴賤生死之交。俱以古道自處。而又續學深思。經

緯扶輿。綜覈名物。無不得其要領。宦游閩越。經吳楚燕齊秦蜀之郊。探奇弔古。感懷卽事。興至而吟。得律爲五言七言者若干首。予竟讀之。真如天竿萬響。帝樂醉懸。又如匡瀑飛空。武夷香曲。錢劉岑孟之間。而又不以錢劉岑孟著。皆翼元所自爲詩也。翼元胸次常喜。絕不因一官起伏。是以其詩和平正大。開爽精靈。陳無已反詩能窮人之說曰。詩能達人。然則以詩相。翼元不但天衢亨闕。而名在後世者。亦宏遠矣。

楊冷然秀野堂集序

夜郎有願丈夫。楊冷然出。驤起如眉山。青突萬丈。一時簪履豈母。化爲藜火瑞霞。領解後。遂提旗鼓。下荆湘。入燕趙。取巍科如掇。往來吳會。與二三拳勁角中原。橫不可制。其所謂玄飛孤詣。磊仄冲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問梅射虎。避暑聽泉。麋香。澤畔等詩。而總題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讀而快之曰。神龍不冶處。老鶴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爭十丈之天。不如擴一尺之地。爭萬里之境。不如擴一黍之心。善哉冷然之堂秀而野乎。今夫野之義。對都而言之者也。嗜欲之所叢。人車之所闕。一線樞機。百孔垢蔽之所戾止。村莫甚焉。而反謂之都。豈有舒卷天雲。縱橫草木。布置川嶽。呼遣烏魚。反不得蒙都之號。則野也者。天地間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領略而噉饜之。是故善同者得之則亨。善謀者適之則獲。善禮樂者用之則進。善游

者乘之則入于百昌之無極。無論野之功用。被廣而收多。卽人眼不及郊牧者。能逃其身不處于墟垠乎。一日不得野趣。則人心一日不文。端木氏之哲也。不如子夏之羶。蔡德珪之青石。不如仲蔚之堵。五侯之鯖。不如庾郎之費菜。朱絃牙板。肉好廣奏。不如秦缶之鳴。未有野而不秀者也。冷然以石隱之身。樓居之性。偶來千應。但取四虛。能調苦爲甘。又鋪夷平險。踪跡所及。湘雨湖風。燕燈灞雪。無弗游也。貧家有竹。好事家有石。或花來異國。或琴蓄異時。卽過從而賞之。大節名鄉。可兒俠里。旗亭狗馬。丸劍丘墟。每每咨嗟憑弔。或歌或哭。以盡其莫測之變。韻僧奇客。賢豪長者之交。無不厚烏道蛇盤。猿嘯虎啤之窟。但欲搜剔洪濛。不惜以其珠爲彈。苦家山逼窄。常欲收拾九有于袖中。苦功名暫偶。常欲盟結千秋于世外。是以其爲詩無不平之鳴。而多自然之韻。大抵清肖。落字高古。決格華亮。取響岑孟。錢劉之倫也。予嘗論詩。頌不若雅。雅不若風。蓋廊廟必莊嚴。田野多散逸。與廊廟近者文也。與田野近者詩也。冷然蒙氣盡除。天空獨語。秀野集意或在斯乎。石林中。大蘇正爾。逼人咄咄。必以我爲未窺其藩。何野之能說也乎哉。

朱文懿公文集序

公爲庶常。初謁其館。師內江趙文肅公。從僂偶中望見。卽語人曰。朱少欽。他日救時宰相。蓋代

才也。後公翔翔石渠天祿，斧藻鴻業，以鼓吹休明，歷綸閣講，帷棘院恪，共厥事者凡三朝。有廿餘年之久。晉大宗伯引疾歸臥東武山樓，又數年發神宗之夢，乃大拜。是時天子倦于勤，倭虜交訖，礦稅四出，南北分門，省臺竊柄，議論稠濁，闕廷之間，幾成閔市。公一身處上閔下，狂左牽右，掣同堂水火，觀山川之際，計無所施，惟有堅持國是，斷斷無他，以告蒼天已爾。乃新進驕人，風裁自冒，高其趾而銳其喙，相與侵公弱公，險公穢公，甚至笑罵而含血噴公。且欲甘心于公，公具謂吾有大事，姑與之爲嬰兒，謹謝其藥石我者。上既厭薄羣露，一切不省舉，軍國機宜，嚙息將絕，如線之明，賴公結其天牖，自大章累奏而外，常有密揭上溫室，其事秘，人莫知也。公嘗東顧而唾，謂一介之使，實啓戎心，亟勅邊臣，勾當無何公瘁薨。三韓鼓角，遂敢沸驚，當事者所用，皆所棄至，不可言狀。而後乃今思公，公文字中楮授人，不甚蓄，逾數時，而其家孫調元，與水部公啓元，各出所手錄，更博詢海內，知交藏授，始完輯之，以校閱事屬不佞，不佞童子備官，常奉公杖屨，陟黜以來，未受公之一蹠，然而心極儀公，以公無所私於人也。既在鄉後學，敢僭一言之附，序曰：文何昉乎？其在奇耦二畫之初耶？奇散而爲天，耦合而爲地，文在茲矣。夫子贊易，獨以乾坤稱文，然要知至文出於天地，而天地之所以爲文者，抑如小儒所云雲霞乎？星日乎？山川草木也乎？夫其神光物采，幻詭絢數，皆奇奇正正之象形也。夫象也，形也，雖天地之文

也。而非其所以文也。天之文確然者是。地之文隕然者是。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隨其氣之所稟。力之所及。以爲文之至與不至。是故有才人之文。有學士之文。有君相之文。才人之文。得天地之奇。學士之文。得天地之正。君相之文。得天地之易簡。匪得其易簡也。乃得其廣大。理不大則文不易。理不廣則文不簡也。今試讀公之所謂文。明白正大。一望而知。曾有榛曰蕪喉。牛神蛇鬼。不可方物否。其和平雅厚。如對春風膏雨。時聽肉歌。接倩笑。緩帶輕裘。一賓一主也。曾有怒號雄叫。突兀崎嶇。惡劣惱人者否。赤鳥几兒。黃髮皤皤。韻乃石金。蒼同圭璧。一篇之中。曾有悖語。缺語。浮語。諧語。輕薄人語否。慮心宜口。達意止辭。曾有刻巧鑿新。藤纏葛絆者否。性命安身。家國生理。或爲天憂。或以人憫。懼則紙動。淚則字枯。曾有木楮土羹。春花霜葉。無物不倫。可用可置者否。是故讀其勅頌疏表。質必主華。規以成美。雜之宜公坡老。一時未辨鬚眉也。讀其制舉論策。高闊久遠。曲暢旁通。用之則治。不用之則亂也。讀其贈賀等序。愉悅毋諂。勸勉在末。不僅僅銀黃驪酒。介壽致福而已也。讀其銘狀輓章。山陽之感在耳。車過之痛入腹。骨受何慚。心許不負。則又款款惘惘。成一代之惇史也。公學問淵源。惟以六經子史。爲布帛菽粟之用。去文成不遠。與龍谿雅厚。一時姻友。如趙端肅。羅文懿。張文恭輩。皆以道義清正相師友。又以孝弟敦睦謙讓儉勤爲天下之範。處不盜聲。出則盡命。允釐百工。弼成丹袞。苞三辰而舉萬

象不但其才高學博。乃廣大之氣。公所得于天地者中。而且多故足物也。公生豈偶然者哉。向使天不愛道。假公耄耋之年。謝去相印。平泉綠野之中。展賜書。開祕閣。變化議擬。當必有靈圖。朝亢之旨。益廓其矩規。翊明翼聖。嘉惠來茲。以大不朽者。而惜乎獲麟一歎。筆僅止此。雖鷄林月窟。無不知有公。而吾獨恨翁詆嗜略之輩。終日德公。而昧其心。深其貌。以攻公。讀是篇也。汗亦淫浹於背也矣。

何韋長讀史機略序

兵者。活人之用也。天地之外。惟人爲死活。兵者。惡人之死。而欲死之以活人者也。能求活於死之中。則可以活人。而常使之不死。談兵者莫精於道家。其言曰。人久於機。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死活之根。惟機爲最肖。一言而兵在是矣。人第羨夫水之活也。而不知天下之莫死于水。水在天上則活。水由地中行則不活。在天上者。堯不能制之。行地中者。禹蓄之。若雞豚。而轆弄之。如盆盎。孫子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有水思乎。然未悟禹之治水。實徂於庖犧之治兵也。易曰。地中有水師。地中有水。可以畜衆矣。不言衆。而言師。何也。師者。師也。規矩之謂也。猶俗所謂死規矩云爾。天下有活規矩乎。規矩也。而又有死者乎。死不至而活不深。文王解之。以爲貞。周公解之。以爲律。孔子解之。以爲正。是又皆決然隕然。精於言機者也。顧機之體險。百千萬

億兆皆一人操之而操之之時僅一瞬。故又曰：機在目。此其自死自活。方死方活之微。正不在變化無方。而在一定不易之際。譬之聖惠方神。弈譜有斷。不可以增減後先者。高靈國手。寧知之而不用。無待用之而不及。又况乎巧避習門。而思有通路也耶。今日犬彘未覺。鳧雁屢見。賊臣坑卒。慘於銳頭。將吏操戈。泣惟栗股。皆以爲兵者。國之大事。其神其活。如風雲龍物之不可知。且當拱楛。以俟能者。黃岡何章長曰：不然。將不必其三頭六臂也。戰不必其燧象繻熊也。傳不必其谷神玄女也。策不必其素書金版也。而助亦不必其功曹與丁甲也。前人作車。後人效轍。廿一史皆兵也。卽皆師也。其吉而無咎者。皆律也。無所謂奇。無所謂異也。卽有所謂奇。有所謂異。總之不出乎正與貞。而機盡之乎律也。其戰守勝敗。主客虛實。動靜遲速。種種對待之語。皆在死活之內。而所謂活者。又卽皆在死板之中。六脈倍益。滿盤昏曠。旁人觀之。不知何以妙救。而扁鵲單治一經。仙姥喚醒一著。則人人升起。亦猶是方譜之書也。正謂諸君不察耳。岳鵬舉以爲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然其大小水陸之戰。無不規摹古人。詩歌雄俊。非不識字者。金牌一哭。雖亦天乎。吾以爲君命不受之律。鵬舉猶活動其間。猶之乎華容道上。講春秋不死也。故失機者。卽爲失律。而講律者。不可不講機也。章長蔚文奧探突起眉山。行將著作承明。以垂三不朽。而是編之出。苦心一班。不但行師。兼可籌餉。所云機不在廟廷。則在草澤。不在中國。

則在夷裔。此萬世鐘鼎文也。乃託於坡公讀史一過。止求一義之法。但曰讀史機略。而言不至。兵諷也乎。謙也乎。

黃評事聞齋吟稿序

子與履素同兩席。兩髻覆額也。子曠點。履素雅弱。饒沉擊。餅栗相啖。衣履相錯。書籍相把。著作相賽。文則褒博互雍。武則拳蹠立動。猶記兩相欄扶。一不勝子。亟呼其力來助。子目射之。而不自歸。命子無窘所矣。履素恐蹈公氣。一笑而罷。是時履素喜讀史。漢方駕。手右丞工部詩。唔唔嚶嚶。子笑之曰。家雞不養。打野鴨。履素遠酬之曰。鐵牛背上着蚊蟲。言無庸爾著隊也。三十六年來。風烟分隔。子一官如燕。削誅以至於盡。久老鑑湖釣碣。而履素纔以棘寺起家。舟車南北。邊腹間關。悉以其憂天憫人。思親報主。屈折感難。維衰起敝之念。發爲開齋吟稿。寄予。迫視之。毛骨采菴。緩喉笙煖。玉引仙官。而香榭梅叟也。陳思王頌友。顏彥先贈婦。謝靈運游山。王右軍種菓。不足以出其歡也。失初歲之乳。割中道之攜。弔不歸之雀。哀再至之鴻。如身處焚。焚問天不答。不足以出其苦也。軒轅先生氣絲立頂。萬髮鐵直。楚重瞳冰紋裂背。千人目廢。斬衣嚼齒。折檻觸旒。不足以出其憤也。然而忠厚和平之旨。又每每溢於眉外。蓋履素大忠大孝。大節大情。經濟學問。鬱泮半生。而得一第。當事者不卽置之解徵別利之場。而僅僅以名格隨牒。雖雲

龍霧豹呵角惜斑不自躍治而吁天欲海鋪霧走魅其精光威審有不可一日忍者矣葵陽先生
生在長安時經筵下馬魚裝未投卽暇就子兩兒索日課中丞履常公曾書數行字好先生喜
動顏色曰大郎寫歐已有八九子可效之若使碩寬堂上載觀是篇先生當何如解頤也耶予
言往事以貽履素將復泫然嗚咽不能已也

齊羣玉去越吟敘

謂齊使君曰君之去越也君知之乎君赤子也更復長者風流文采疎腸白意欲以清淨宜民
耳遽降威施之間君不善也天下忌才忌異久矣古來文士定無亨官之理豈盡屬竭宮哉人
久處君於刀砧猶饗其尊俎而不自知此君之所以爲長者而又赤子也長者赤子人以此少
君而臣獨謂君多六月之息三宿而行越既重去君君又復重去越亦必皆以赤子長者諒君
之無他也夫砥石可以攻玉浮雲黯蔽一洗而天根乃見臣願君之母黜也君不聞吳中之觴
政乎近日吳中觴政苛不用理亦既溫溫守度矣監錄事大觥一至便當默盡稍敲屑又一觥
佐史至矣然則君之此行正默飲之日也願以所吟毋出示人也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鑲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

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太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頰精粉肉。響屨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敘。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粟。而安頓詞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者真笑。笑卽有聲。啼者真啼。啼卽有淚。歎者真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傷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瞑。擦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斷草。拾得珠還。蔗不陪榮。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熟書。一身襖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卽鄆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搖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况其感應相與。得易之成。從一而

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過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爲妬語。大覺頹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恆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士。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蓬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持此作偶。乞章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天下護之也。

五一菴志叙

入其鄉。望其桌楔。有大科時。顯則執鞭。廝養卒有勝色矣。何者。有之以爲重也。凡人莫不矜其所生。聖賢豪傑。尤其矜之所借者。也是故鄒魯之鄉人。得喬木之蔭。而舜山禹穴。鼎湖丹井。作書者爭之不已也。不但爭其所寄跡。總之。欲以聖賢豪傑重其土。而以自重其所生也。六合有

伯觀孫氏。誅茆爲菴。置板位焉。如作重之意。祀專諸。祀達摩。祀張果老。祀王無功。祀米仲詔。顏之曰五一。何居乎。其五而一之也。時世今古也。相貌夷夏也。品格又各風馬牛也。俟以一堂。同其香火。如猥客家止。欲趁其醴盎肴俎。牽客搥席。通名白貫。亦得踰時。而可以一之乎哉。一者何也。曰。有六合以一之也。五先生非生於六合。則寄跡於六合者也。其人各有顛末在別乘。第言專諸棠邑人。刺王僚時。白虹氣亘。一祖渡江處。貝葉佛齒猶在長蘆寺。張老騎驢入王屋。然會灌園於此。王無功不忍已之獨醒。悉六合而懸俸國門。逃於酒去。米仲詔文妖藝怪。令棠日每飯不飽。坐客數十人。一夕想西子湖。臂篆雜魚估。隔宿而至。皆六合之奇事奇人也。伯觀以爲仙邪佛邪。劍耶酒耶。風流文俠耶。一也。而吾猶欲執最初獨合之意。證而通之。凡形聲色味分天地之數。後雖俱相濟。未有不相見認者。獨混沌爲帝。造人面之始。其詭也特甚。耳目口鼻眉不相見認。而相爲濟。吾欲以是稍摹五先生。一語殺人。遇物卽噉。專諸似口。息氣通神。獨尊嵩嶽。達摩可作鼻觀。白蝠在趙州橋上。高聳兩肩。一有開召。立捏死。生頗近李耳。人取無用。位置獨高。不可無二。不可少一。王無功似眉。而靈谿如機。咩嚙看世。闖人洞物。米仲詔可以當目矣。是五者。道不相謀。孰離奇泮渙于是。然而清英粉效。玄竅互行。神庭不滓。風塵大宅。共嘘陽氣。五而一也。伯觀所以一之也。雖然。五根自妙。不有精明之府。何以聚之。將無蹙眉肉眼。汚耳

齟鼻食岑之口亦足收於赤澤耶。是能一矣。而後能五之。故吾未見伯觀之面而已。知其面不同於我而矣。此菴命之曰五一可。卽命之曰一五亦可。卽徑易之爲六合亦無不可。六合之外吾無以論伯觀已。

徐文長逸稿敘

文章之託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緞瀆而降者。有仙佛度世者。有神道轉輪者。有龍鬼精怪投胎吐氣者。天之文大而近。星辰岳瀆之文奧而尊。仙佛之文旨而導。神道之文肅而準。龍鬼精怪之文奇而幻。吾以五經窺之。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詩禮如仙佛。春秋如神道。而龍鬼精怪之文。跳梁侏侏。每見于諸子百家。蓋此數族。實出一治。雖帶乾坤之駁氣。而原奪乾坤之間氣。正未易材也。三代以前不可考。吾於短長時尋屈原。尋列禦寇。於漢唐下尋王真。尋楊子雲。尋維摩詰。尋李賀。尋韓柳。尋王荆公。於明尋孫太初。桑民懌。盧次梗。王稚欽。天池山人徐渭。渭之才更刁悍尖濇。欲據諸公之項。而錐其頰。口無舊唾。不少譏呵。目不再覽。每多肝放。又性癖深陰瘠。不愛錢。貧卽露目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不懼死。甚至感憤狂易。槩耳鍾靈。終不死。不喜富貴。人縱饗以上賓。出其死獄。終以對貴人。爲苦輒逃去。與不如公榮者飲卽快。卒然遭之。科頭戟手。鷓眠其儿。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字飲。更大快。一有當意卽

衰童逼妓。屠販田儻。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門。乞火叫拍。要挾徵詩。得詩徵文。得文徵字。得字見激。韻險目。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雖有時榮。不擇茅金。常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畏之石。針堅立破。英雄氣大。未有敢當文長之橫者也。文長意空一世。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上。得其關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已梓播人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辦。其孫宗子。箕裘博雅。又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千卷。讀其文。似厭薄五侯之鯖。獨存蔬筍之味。又如著短後之衣。繩險一路。殺訖而罷。讀其詩。點法。倒法。託法。藏法。灑趣。織神。每在人意中。攘腕爭可。巧進口頭。必不能出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在黛眉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成。爪髮皆轟。子斷以龍鬼精怪之文。起文長而署之。應以牘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是集也。經子謹閱者什三。子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光威瀟。欲嚴文長。以愛文長。而宗子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謀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沾者衆。其必有以處茲玉也矣。

頌節錄序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

死至則可以死。孰爲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死爲責。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股可常割乎。何以醫久病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感不痛之主。一爲未亡人。而遽投纜拒飲。不顧餒人之鬼。斬人之胤者。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遠途負重。畢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爲也。歷陽馬太母。以陽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荷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於廟。抱己之一子二女。哭於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瞰室恆於斯。生戎恆於斯也。太母曰。儻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卽不爾。無人視。廬寒。前二子亦死。卽天不盡禍馬氏。留數人視息。不繙祖武。不讀父書。卽不死而亦死。吾一身爲馬氏之母。爲馬氏之父。爲馬氏之師。爲馬氏中興之主。爲馬氏稽顙之督。爲馬氏禦侮之臣。爲馬氏奔走之僕。不獨馬氏妻也。不獨爲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饒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於是騰仲乙卯來鄉校。辭太母。恍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獨是兒姪也。臣心已完。臣力已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然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於柏舟之間。王言炳赫。黃鵠之弔。名公球琬。騰仲躍然於前。繩繩未艾。而苗苗甫萌也。太母以爲極不足侈事。吾家世貞節。何籍於此。億萬子孫。但願爲福將。不願爲勇將。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後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

江深父五一草序

栗里先生解綬還。據其孤辣之性。松菊正好。何以賞五柳而宅之也。意謂吾實有腰。寧使之披風拂水。鳴蟬聽鍛。且日停午。得三眠耳。深父刺武崗。日食瀆水一盂。李官求玉不可。心不樂與同污。亟謝病去。大吏強尼之。不得歸。築圃一畝。池一方。而植一柳其上。以傲栗里先生之五栗里。後游城郭。猶爾一羨華軒。而深父約面禁趾。絕不晤一俗子。亦不知東鄰西苑爲誰氏。視門外六橋。不啻章臺塵陌之聚。此深父先生之柳。雖分根於栗里。而其寒消飄灑之致。更濯濯可喜也。栗里作詩。至澹至綺。而深父詩謝其綺。而摹其澹。以爲天下之和平簡易無如詩。更無如柳者。又因柳以通詩。則雖謂之深父先生之柳。別開一枝眼。亦何不足以抗栗里之腰也哉。而猶命之曰五一者。景栗里而少取之。謙詞也。其人不亡。則其詩存。其詩存。則其柳不墜。工部有云。老樹空庭得。又云。獨樹老夫家。千載而下。知此語可與言詩。可與測深父之詩也矣。

朱宗遠定尋堂稿序

蓋宗遠之言曰。吾於詩怨明。怨七子。尤怨歷下。其所奉爲符籙丹藥者。擬議以成其變化一語耳。吾聞之不樂也。造物者既以我爲人矣。舌自有聲。手自有筆。心自有想。何以擬之議之爲。而必欲相率相呼以爲擬議之人。彼爲人擬議者。寧渠曾做某子甲耶。今夫太極死圈也。兩儀板

畫也。吾惡知太極之不方乎。而兩儀之不豎乎。矩不謂之規。縱不謂之橫也。甫何爲而聖。白何爲而仙。維何爲而禪。賀何爲而鬼。吾於天地山水。鳥魚草木。情欲變態。道理微茫之故。覺非我不能想之聲之筆之。覺我所想之聲之筆之者。皆天地萬物等。自有心有舌有手。而適以我出之者也。人有短我者。不過謂我詩近詞。巧傷雅。艱刻孤瘠。難爲和者。而我知之不顧也。要以玄黃一判。卽存此一門氣意。自我作祖亦可。無佛稱尊亦可。吾不以我之心思手舌。爲酬贈贊媚之具。詩中絕不及一人。請以語王子。王子曰。不酬贈贊媚人。吾偶步之。然而吾之詩擬存也。一讀定尋堂語。吾且面目灰垢。手足柱蹇。孔竅呆塞。滋味澆拙。窮年作僕。歷世表臣而已矣。吾且常焚筆塚。硯破所穴木。以事宗遠。宗遠得毋猶嬰蹙我哉。

雪照堂四子撫序

故人之子十年不見矣。一日遭之於數十步之外。呼之輒應。其鬚髮已非。其骨肉已換。然而其父之神宛而肖也。不從宛然處。雖終日對徐君之美。不似覲面想閻氏之畫。不泣也。傳聖賢之神者。亦若是而已矣。明興以舉業取士。風簷寸晷之中。各伸一幅。或貌其合體。或出其一支。或工密於白描。或聊略於點綴。或敷飾於青黃。但無失其神者。都在所取。故今之爲舉業家者。皆學傳神者也。聖賢之神。一落於言語。已去其二三。再落於文字。又去其七八。所剩者無幾。

矣。使非平時而壁。落月照梁。積思虔禱。恍惚遇之。而欲于風簷寸晷之中。倉卒呼得。如造車之人半面。此非鬼神通之。安能常詭獲哉。余嘗刻四書古注。久之覺宋人高于漢人。又久之覺明人更在宋人之上。鵠的所在。神往赴之。不可誣也。近日維揚王聖俞作翼注。明白正大。頗爲紫陽功臣。而舉業家有狂怪鬼裔者。視爲淺淡。乃割裂語意。深求拘駁。文字一破。卽與本題爲難。以此爲高。則又黥徐君而弁閻氏者也。紕誤後學不淺。因陵蔡乃。竄作四子摺。以發其蒙。而振其贖。自漢唐以來。一字一句。有肖聖真者。必采英擷楚。以還厥神。始不但益舉業。而且翊道統。可謂一元文明之會。應中興甲子之期矣。

碑園詩稿序

猶憶水樓殘月清之剝芟呼雉也。其言曰。詩道裂於袁二。而袁二之瀟光。如虎睛貝采。自不可遇。予戲謂之曰。袁二疑王大。中于鱗之毒。今二且將賣毒中子。清之曰。何必賣其鳩在盤。吾當一吸而盡。聞嘗口寫其游山詩一二首相示。予未嘗不謂哀梨火棗。快我冷脾。亡何清之死。乃有碑園稿出。僅分許軼耳。山陽哀笛。字字王淩。蓋清之從柴桑受孕。而以強項畸世。遂奪修眉長爪之相。又時或匿影于太瘦生之門。故其摹境鳴事。知矢破的。鮮雋之中。不乏蒼辣。良足致也。清之嘔心舉子業。大精善。屢乙不第。皇天性妬。止令繡雲黃土。封其文字於名山大川。咄咄

怪事。吾家僧綽曇首。珉儉甫濛。具有高才。同此惋歎。問天。天乎喜妬才。更喜妬王氏。何以具解耶。然彼數先生。皆未滿四十。而清之幾半百。又子苞孫角。稽蘊歧苗。正爾方張。再視欄川。清之且坐天上。若塵瀕中。苦無滋味。袁二嘗祝死。亦妙事。不願久生。清之同調。果吸其鳩。安得巧風吹活。立起清之拍掌一軒渠也乎。

南明紀遊序

司馬子長善游。天未啓其聰。不曉作記。記自柳子厚開。其言鬱塞山川。似藉之而苦。吾何取焉。蘇長公之疏暢。王履道之幽深。王元美之蕭雅。李于鱗之生險。袁中郎之俏雋。始各盡記之妙。而千古之游。乃在目前。南明呂大來快士也。居南明而游南明。譬之寫東鄰對戶之照。熟察其意思所在。已非一年一日。酌墨呼酒。生描而活繪之。遂使山川自笑。草木狂舞。又得其敲衮鼎彝。爲之布置。近水樓臺。兒孫佛膝。亦南明所生之地。與大來朝夕俱近也。幸也大來將持此記。以示舊令尹萬柱下史。史且將曰。吾之并州山水。不得攜來。止有夢寐一道。而子乃收之袖中。廬山是故人。請延南明還我几上。大來徒作一郵使矣。

張退如膺薦獎序

呼我以餐。我卽食之。呼我以名。我亦應之。此所謂受也。受者其餐其名。皆我之所原得。而特假

人以呼我者也。無故而獎我以千金之璧。我有駭而走耳。無故而詔我以聖賢神佛之名。曾敢承當之否。余每閱奏牘。其薦一賢。非此賢此望之謂也。皆麟鳳金玉岳瀆星斗之謂也。不則三代伊周。而漢時龔卓。日交騰於赫躡者也。皆所謂千金之璧。聖賢神佛。與我無與者也。廣文官既冷。而又越在山椒中。介子推不言祿。言祿亦不及顧。安所得薦獎之。自而薦獎之。乃退如信友之後。因之獲上。浙故有三臺使。而交相薦之獎之。其所爲牘。質而褒。旨而確。與之者不諂。受之者不作。似嘗呼名受餐之語。而非若前所稱金玉聖賢窠臼枝浮之語也。古人纖欲自矜。竈欲自燃。凡以出於我者爲是。則雖謂退如之廣文。善自爲薦自爲獎也。亦奚不可。吾向從張夢澤觀察所讀退如文。玄蹟超凝。如游灑氣。醉驚繚恍。如之帝所。及晤其儀範。約不勝衣。而整俯谷容。幾無窺其涯底。此道性中龍象也。一以爲青田之券書。一以爲青陽之甲鼎。贊廣文則可。而可以贊退如之廣文乎哉。退如家在天上。於時爲午。而今鐸響南明。益發離文之秀。乃茲一官名賢之所傳寄。而大業之所蘊蕃也。安得日藉寶甍一片。與退如揚挖不朽也。吾不如新昌人士遠矣。

重修三槐家譜序

我王氏在宋。故大有譜。建炎中。虜氛甚惡。南渡分失。戶單而人推。遂僅知祖愍節公。及愍節公。

以後所姓氏。弘治已未。有文器公者。概然於籍談之陋。起而修譜。斷自愍節公始。而不及其先。雖未考前史。而遵所聞。守所傳。不敢誣冒。志慎而系確。足嘉也。厥後有挈瓶之學。見胡澹菴疏。乃欲畔愍節公。於倫之上增一字。曰大倫。又字之以天敘。以影響于王文成之祖。噫。陋斯甚矣。沈約魏收。至今笑者齒冷。而况竄易祖名。諱以覆子孫邪。嘉隆間。文清公出。欲接其緒。塾井坐席。猶未得悉綱目。以爲愍節公係文正之後。而王沂公亦文正公云。然胸中終介介於澹菴之語。所抄述沂公事。頗詳覈。若幾幾獲出青州胎下爲幸。赫蹏蠅字。數年格世。問友質師。良苦也。然猶賴其疑且闕。得仍文器公舊譜。遂老以死。文亡害。先比部執任之手曰。夫譜者。所以知有祖與宗也。人而不知祖與宗。野禽憤也。知祖與宗。而蒙他人之賢貴。避己之不賢不貴。是猶之不知其祖其宗也。是又禽憤之在市者也。不如其不知愈高。乾邑通系北海。李浦山託根唐公。郭崇韜俯伏令慕。千古以來。謂之不肖。吾又聞之。隴西有主持之人。則文皇以天子之尊。不得附之。而今世倖一第。或餽賄賣祖。所賄者降其等。而賄者之祖儼然居上。而當其拜。予更恥之。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小子之言。亦或文矣。其有以述予。蓋予三槐之後也。而莘人也。予死汝必爲王氏譜。是是非非。毋忘予所欲論著矣。小子任曰。諾。不敢忘。先比部以九十四齡棄。親孤去祥琴之後。於是取所遺譜。考其同異。訂其譌謬。次第其生平行實。將有要領矣。而童子師爲

宗人承錫承芳。得假姚江樂湖大參之譜。一加指閱。則亦祖黎陽。吻合至感。節公之孫。樽蹟止。無傳。而榜之子名中者八。越。是爲越枝。卽爲吾家之本。而姚江不知也。蓋不勝其珠還劍合。亡子見父之喜也。遂修而葺之。作凡例以敘意。作世週以存口。作圖系以明脈。作名考以還人。作本紀以昭祖。作列傳以顯宗。作約法以聯族。作文獻以備徵。作集言以詔則。作守譜以垂永。蓋上自司馬。下及歐蘇。而迄於我明。李北郡諸名家之旨式。俱酌而衷之。以成我三槐王氏之譜。庶幾哉先比部殷殷所命之意。爲不倍矣。嗟呼。前人作車。後人合轍。言合轍者之易也。向非文器公及思岐公力存一帙。則我王氏子孫。被羹而祭。且不知何野之從。若文器公思岐公者。與譜俱存而可矣。

地理玄珠序

葬經。福書也。而孝書也。孝書之作。必昉於泚頽之代。是聰明豪傑。不忍鬼其親。而欲以人還之者也。今夫神也。聖也。仙也。佛也。皆鬼也。以爲形既去而神在也。葬經曰。神不可知。吾知有氣而已矣。以神聖仙佛還其親。不若以人還其親。天地不死。賴有氣在中。處爲人。失氣則死。得氣則生。失氣則死。而死矣。得氣則不生。而仍生。萬物歸於土。生於土者。在土爲氣。在地爲理。氣之所在。理卽宮焉。葬乘生氣。一言而蔽地理矣。說者謂青囊祕授。起自黃初平。而郭景純述之。自是

以後。玄澍赤靈。金函畫策。平砂玉髓。據龍賦雪之靈。各有疏箋。而地理之書。紛如聚訟矣。慈水費翁。年或長矣。宿世地仙。一生參契。凡崑崙之子孫。半識其面。是名家之父祖。若探其棺口之所衝。眼之所醉。意象之所擬。規。夢魂之所譜。會。無非此理。無非此氣也。乃盡發諸子之藏。成爲一家之言。名曰地理玄珠。異哉。象罔乃能得之矣乎。翁更精於陽宅吉凶射覆。應口如環。若割肉生之。不窮於響。而修救補葺。一門一戶。可急民用。則筠松道人之手。妙施而不費者也。翁與人子言。輒依於孝。大約先以水蟻爲懼。而福應姑後之。此其旨得大體。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矣。慈水乃孝子之鄉。而又有見梅翁以錫其類。則是書與慈水共流。吞吐海江可也。而寧使蛟龍獨私之已哉。

舊國近草序

學道之人。參雲宿水。苦行萬千。求師化度。何益於事。有一寸仙骨。易得處耳。詩之有胎也。猶仙之有骨也。聰明學問。詩之所必借也。然聰明一點。學問一句。則詩亟嘔之。譽之三尸。狡亂。腦血漏淫。強作大還之藥。卽其丹伴成。且爲寒靈所碎。又其下者。比擬聲口。揣附時代。此又舉筆畫回道人者。鬚頰肥好。叩之不應也。詩之胎在國風。唐人如長卿太白岑嘉州等。俱生而有之。此後皆寄綴祝嘏者矣。吾驟閱戴工部詩。以爲三人之後。一人旣而薄游豫章。其子初士。又以其

詩者文見示。則又所謂戴工部之後一人也。英風火氣。咄咄漢饑。豈請遽高作者。然而神吻意象。澹蕩靈逸。無一首無詩酒。間戲語吾家大令。與右軍匹楛。認爲兄弟。其行草書。則眞父子也。初士之時義。與工部兄弟也。而詩則父子也。初士猶不謂然。詩從胎出。奕棋瓜葛。且讓工部。一先初士大笑。從此家難得鳳皇也矣。

雪香菴詩集序

芳谷使君袖天台歸鈴閣紀游詩。竝出幾十語耳。遂覺赤城之霞。蒸爲五色。石梁之瀑。瀉於長江。瓊臺雙闕之錦。天鐘鼓鳴。而羣仙往來笑咳在雲氣。一時字丹紙貴。願傾使君之儲。使君不能祕也。於是雪香菴之詩集出。菴寄千柳中。而顏則以唐人三月飄絮語。不負此菴矣。讀菴中詩。想菴中事。大都天地山川人物典故之幻。互舉之則來。偏執之則阻。其來也來於鮮墨。不來於枯管。詩三百。賦者少。而興者多。興者少。而比者多。蓋詩本於易。須擬之議之。而成其變化。安得以七子調。掩于鱗之論詩乎。自謝家女形絮爲雪。使君譜一香字。遂攘之爲己有。柳本地縹也。忽作天想。雪偶目喻也。又作鼻觀。文章家割神取氣。亦何所不至。然使君稟才自異。靈洞其胸。電巖其目。曾吐彌成之石。更夢江令之花。故所衝口疾書。滔滔霍霍。吾卽舉柳事。形至其詩。廬山菴谷。旄潭檉河。不足以盡其該博。王恭春月。張緒當年。不足以償其韻姿。翠蓋雲團。玉干

風搭不足以標其隨傷。折圃東蒲。依依畦畔。不足以出其感嘆。目翳潮蟬。肘生觀化。不足以當其遊戲。彭澤署衙。激水聽鍛。不足以肖其孤上。朱衣氍毹。漢苑眠人。不足以示其譎奇。殆有異眼別腸。亭亭自命者。較之西堂春草。吳江楓落。未知賞識。誰屬後先也。使君守我大越。卽託寄鞅掌。而雲梢烏背之意。時時躍然。一訪咫尺。爲我題驪。來山而去。似袍笏巾車間。具多韶灑。其性情玄逸。趣在言外。故能詩也。昔人讀空翠濕衣。月明生渚之句。輒云得天趣。問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奇韓信。則天趣可解。如此可以味雪香菴之詩矣。

賈太傅新書序

漢興有孔門一人。以顏子之才。而出之以孟子之氣。日星其胸。江河其口。稱古今秀才之祖。洛陽賈太傅也。自治安仁義之說出。而太傅之品骨以定。吾讀其書。計其年事。無論百函併發。日所不給。卽世故國情。古今終始。亦豈一弱冠小生。卒卒可辦。想其人必有宿命之通。必有奪竅之相。必有哀樂過人。笑啼自若之僻。必有高趾疾行。長揖上坐之傲。初離蓬萊。卽爲天下第一。吳公所賞識。入朝卽望見天子。登山行路。不知其難。叫關謁鬼。未審其苦。諸老先生對議俱出。其下又不歷所謂老圃宿猾。詐雌故鈍之巧。此大受君子也。得以此失亦以此矣。降灌諸公。馬氣未除。虎心自上。耽視一疋雞。嘵嘵喋喋。不曰改正朔。則曰定官名。能拱讓而安之否。陽武丞

相方亦講法律。重簿書期會。不省大故爲何等。不惟此也。文帝天之所篤也。是時干戈憂攘久。帝大旨欲以緩靜治天下。匈奴南越至亡狀也。吳王張武至不法也。而帝以木雞處之。射獵自娛之外。一切毋動。爲大託之乎。愛黃老耳。由是觀之。太傅紛更之說。帝一謙讓。而蓄憎已多矣。帝先不用賈生矣。不待諸公之毀也。帝又憐才甚。而思一把臂。賈生且前來。又不喜其咄咄。故以鬼神抵塞。使拄其口。而不暇他有所關說。帝之於太傅。在悅與不悅之間矣。帝不用太傅。太傅亦不能用帝。此子瞻所云立談之間。爲人痛哭。不講於優游浸漬者也。優游浸漬。詎可以訓。而獨不聞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哉。功名之心灰。死生之念起。太傅以爲屈子。猶可以他闕。而吾則有立稿耳。弔湘賦服。至於不憂不疑。而太傅之心無可奈何矣。悲夫。太傅有王佐之略。而使其相孺子以死也。當時著述。龍門不盡見。而孟堅所云五十八篇。何彬州以爲散軼居多。予尤疑其有膺附者。如五餌三表之類。太傅或另有旨。不如是之戲也。吾友孟子安能讀大書。絕愛太傅。以爲西京首出之文。不可不爲統合。又爲之分類。而比櫛之。神綱矚目。毫無遺議。蟲魚亥。一時暢然。使海內得觀賈子全書。所謂洛陽紙貴。亦太傅之桓譚矣。

醉吟近草序

沃土之民謹。瘠土之民忍。謹者不過身體口腹之有餘也。從身體口腹起見。而忍者已在心性

之間矣。吾鄉姚人處瘠土，卽饔飧突望，身體口腹常不足。游學走三吳，三吳有餘者，每譴之，常不爲吳語。作姚語，而實暗庇其心性。十七爲師，十三友也。三吳人不論其師其友，而但論其土之瘠。吾邊以此譴三吳人，吳語與姚語何雅俗也。霜降水落，衡門頌存，正欲與鷗朋談鬼妄事，吳鳴球姚人也。以太倉秀才至，師乎友乎，不及論心危之，而心更兀之意。椰榆風浪，遠顧錢塘，豈有白馬素車，作吳觀怒色者耶。已而醉吟近草，從袖中光怪出，和平倩秀，韻格灑然。其氣冲其界遠，其神物主宰之中，靜人曾言。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亦有甚託寄，而膾炙至此。予解之曰：字字緊款，姑言松間石上月宜松，泉宜石。古人信口處，猶勝後人燃髭萬萬許。鳴球草中如此等句，何止翠羽沙金，醉吟者舊香山所署鳴球，絕不避忌，喜相如便號相如。又焉知古人之不同我也。眉公書來，欲廣鳴球於奇絕險絕快絕之際。姚江入海，三江亦入海，請掣鯨鯢，觀其趨赴而可矣。

盛靈飛源往集序

詩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盛靈飛曰：與其解之，寧不解之。不解之口，而解之心，不解之世人之心，而解之自我之心。此棘蒺滿憤之言也。然而持之有故，日所見之字，如黑子之著面，酒肉齟齬耳，適之蟲篆鳥形之初，其醇醞懸絕矣。姑無他引，尺牘在十七帖中，有不通其義者，春秋時

名氏黑眉渾濁。杵臼鞠居。魏鑿履蔑之屬。豈漫無所據。而終其身冒之。古人之書。今人不盡目。秦灰猶出。漆簡難傳。少所見。多所怪也。字既如此。義亦當然。靈飛搦管時。刻空繪幻。踏峻剝幽。似謂點畫形象。一落今人手眼。便當嘔吐三日。孤芳自賞。笑罵由他。此亦藝林之瓠膽也矣。源往命筆。尙謙謙居述之。廡下。從此悟前賢不薄後生。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使世人能解之而不能解之。居然作者復起。永詔來茲。亦不負眉公先生開雙啞法門意也。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嘗欲佞吾目。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墨却。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辱也。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魔。大霧出鎮。短後削歸。絕無矜拂之意。每至我草亭。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輒半响癡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晤。忽從天目言旋。以紀繪其像。以詩繡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鶴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夢魂猶冷。若坐我於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蕊。嗅雪蘭。時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謾謾溶溶也。伯鷹曰。色易衰。書易倦。無數無妒。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卽抽脛詣之。以雨濛故。僅放隻眼。嗟呼。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蒼頡。猶以爲未供其觀也。使人而皆隻眼。與玉蘊分面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我雙眼。所願一眼如

天。一眼如海。問曰。何須恁底睜大。曰。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顏茂齋集序

珠玉有價。卿相有品級。至文字之尊。無級可尋。而無價可問。有一篇之貴。有一句之貴。有一字之貴。當其貴之時。馨香可以達天。高峻可以踰嶽。隻異可以破鴻濛。縱肆亡狀。可以折賢聖之腰。而下英雄之淚。然亦前胎宿世。貴者自貴耳。嘗有人詩文見餉。且令標之賞之。揀金磔也。摘翠毛也。囑其中邊之密蠟也。字畫形象。猥冗可憎。而予於此道。分別太甚。一不相得。如得血刃之鋒。急求老杜洗詩眼。急求大蘇洗文眼。窮齋兀兀。持此兩訣而已。慈水顏茂齋。貴人也。生平不相識。突遣我讀書。佳山水歌秀婉哀。清金絲響動。已而閱其雪履。已而閱其閩粵諸紀。詠已而盡閱其文賦。啓牘等諸體。且閔裁也。蘭波其口。晶彫其肺。斗肥其膽。鏡通其識。尺幅之中。高華麗采。英傑翹峙。富不濃。貧不儉。酸。居然一羶衣貴公子耳。茂齋不得志於場屋。喜爲山水游。凡一石之雋。一壑之靈。皆以筆底收之。所至倒屣。而欲自熱。童子之寵。逢人驚座。而每不領安邑之肝。更可師者。文人輕詆茂齋。性喜譽人。介人易忤茂齋。性喜合人。才人矜滿。茂齋性喜受人。時而杞憂。危涕。時而諧怪。傾絕。意其自處在蘇杜之間。來如靜雲。吾愛之。去如遲月。吾思之。始終謂其氣骨之貴也。唐有僕射。狎出天街。卑田院。乞兒睨之曰。吾耳目不捐。彼口鼻不

加也。姑布子鄉。鼓其唇曰。位置少異耳。嗟呼。貴賤之在文字。豈特位置已哉。

惹雲小集

草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雀也。自胎亂以至於禿。其情濳影魄。卽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篩月則幽。撲雪則韻。籠雨則閒。此天文之妙也。綠光萬頃。湘浦朝川。朱晝老秋。楔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廬。宜禪室。宜翠袖倚暮。宜紋枰落子之選。宜丁丁出塢。宜青眼人箕踞。或不適姓名。來諷嘯。此人事之妙也。而所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塞瓠子之口。作金姑之聲。規閨僧之漆。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僞篋筮。瓠心灑汗。記面塗油。更苦甚者。削茹行藥。刻粉留題。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諂頌。便來借資。曰清曰直。曰虛曰節等事。而竹無可訴免矣。汜人吳爾常。蕭疎逸澹。訪我釣磯。以所爲惹雲草相教。赤焰正攻。鹹水忽救。情濳影魄之間。人與言俱妙。仙邪雀邪。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常。竹中人二箇。一顧幼陶。一支小白。皆高士。東南之箭也。夫物我嗜好。必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塵肉肥重。坐對此君。自有飄飄欲上之意。爾常題之爲惹雲者也。若曰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諂頌借資之。又下者。爾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曾氏世乘序

王思任曰。予讀曾益世乘。益泚然愧焉。予之譜三槐也。亦甚歲矣。或鼓或罷榮。而紓之茅也。其

心偷也。至曾氏子何毅也。其所爲世乘。敍封焉。自昉德明也。敍姓焉。而鄒之爲曾者。昭也。敍遷焉。由鄒至魯。由魯至楚。餘由楚餘至建武。由建武至越。上下三千年。恍然捧其板重。豆俎往來。關荆棘以奠之也。敍派焉。明江之出於岷。河之出漢。而支不瀆。宗閭不奸嫡也。於是乎爲之系。以承其世。於是乎爲之錄。以發其皇。於是乎爲之評。以宣其哲。於是乎爲之議。以快其忠。於是乎爲之志。以壽其藏。寵其貌。於是乎爲之考。以明其爵。章其祀。於是乎爲之贊。以攝其芳。於是乎爲之勅詔狀牒。以播其徽。於是乎爲之傳誌狀序銘碑些輓。以永其人。佐其品。於是乎爲之書記啓跋詩蹟經傳藝文。以散其馥。而鴻其閭。於是乎爲之呈結帖札祭畝楮域雜述。以舉其織。而括其無漏。蓋井井乎犁然其備也。而世家之盛。有羨而莫望者。子皙成章。子輿宗聖。文定響金右之歌。司農抗不奪之節。皆曾氏一氣所傳。而習者故足矜也。卽翰墨蕭編。左史歐蘇。王介甫其人也。不則秦晁山谷。伊師晦老其人也。入明來。猶楊用修。李原德。晉陵新建王薛輩其人也。銀鑊簪笏。豈可賂哉。夫事親之大。本於守身。身從何起。身之上乃身也。而身之列。則但謂之身也。是故列則有宗。而上有者祖。不知者爲草木。微知者爲禽獸。夫欲以一人之精靈。吸合三千年之髓血。非有集烏之感痛。指之通乘。弗世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洙泗之英夥。而獨以天經秘授之。曾子提喝大旨。歸於揚顯。夫使子孫共知其宗其祖。而不至於草

木禽獸人各謂此身鄙國之自也。毋敢屑越。以辱前人。則顯揚不既矣乎。毋寧茲鄙之先奴也。是生大禹。禹之幹蠱生不能揭父。而以鬼神致天下之孝焉。今益之乘。遡參步禹也。神明之貴也。而孝更通於神明也。然吾不能無望於益者有三。曰司農之廟未特也。三節祠祠矣。而徒有力者負之以趨也。曰文定公之嫡未正也。在南豐者。卽羅文毅同梓里。猶訪之。廢然也。經博一鹿。爲郭崇輅遙遙竊去。文定公不來食矣。曰雲門先生之志未信也。肅皇帝時。上書報可。而短掌獨拍一老褐袍。誰應之也。任聞之矣。天子之孝曰就。就之言成也。卿大夫曰譽。而士曰究。究以明審爲義。義之所首。能先身乎。益今明矣。審矣。新天子正講脩身之學。欲以親親賢賢教君子。且夕幸太學。顧問宗聖裔。安在得此。乘置金櫃石室。間必有譽而乞就者。益生平綜古該瞻。吐鳳嘘龍。若復爲太史。則續而祖。明良會。合此其一時矣。

李大生詩集序

五色之中。惟蔚藍最秀。從色從骨。出者秀而不遠。從神出者。逾迷愈深。極一樸笨之山。迫視之。礫硯黃雜也。若置之地表。數百里氣霽。筆插旗張。則瀟關半暗。齊魯青未了矣。以此思天。天何以秀絕。至此使令有心人癡。去漆圍吏臥于北隄。忽一哈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蓋山之骨不可憑。則山之色不可定。天有骨乎。天又有色乎。色既有正。誰爲閏偏。遠而

無所至極一語是矣。吾從蒼蒼處起想。則名之曰秀。但濡其少許。在女西子。在男衛玠。在禽曰鶴。在花曰蘭。在植曰竹。在菓曰蘋。在蔬曰筍。在味曰天花。曰江瑤柱。而在文章中曰詩。詩之神何在。則又不在遠而在近。其骨其色。卽近卽遠。有夸父之所浩歎。章亥之所弗追者矣。余嘗言作詩如寫照。一見而呼之曰。此某某。果某某也。詩在是矣。若復煩巡譚環視。尙復有此人邪。如學李大生氏。生而願岸。英妍美好。雙耳風行。一如削玉之駿。看花馬上。微髭未吐。卿堤一帶。麗人笑指。若箇揚州。少李行卷。一出市。閨檻破人。但知大生文早于第。而不知大生詩早于文。爰自數音噓噓。便喜韻言。宿慧旣通。前身詞客。詩家最苦。七言沾手卽難。多兒少吉。往日堆湊成癖。近日假玄實弱。而大生爲之。趣盎味流。不啻鏡花鹽水。至其五言之清矯。樂府之古澹。絕句之飄騷。漢唐兼用。元宋亦來。而總之一字曰秀。蓋不在聲律。不在字文。不在學問。不在資穎。而自有萬丈碧落之意。攪結飛盈。使我神快。大生猶喃喃歷下。何中原雙鬢之足雄也。大生有太翁。封吏部。教子未爲文。而先爲詩。有兄道生。一爲詩。而不愿爲文。此秀之所從出。蔚藍有種。惟白榆知之耳。花萼聯珠。安能彷彿其父子兄弟之萬一乎。

李太虛大椿堂集序

姚江講知。盱江講明。將毋同。曰。微有異。兒生先首而體從之。一辭混沌。見光則漸喜。喜者其知。

而見者其明也。大學頂門出此一字。而以天爲大。凡欲天之下者。皆從此受新受亮。顯其力不
大于躁動。而大于靜止。是故電之智不如星。星之智不如月。月之智不如日。而日之智不如天。
予於此少有參焉。驟晤豫章李太虛先生。首挈此語以相證也。先生繼恆山胙土之節。暫爾錦
旋。過蕪上。曠就子。爲班荆談。因命河朔之飲。每飲而予醉三參。每談而予紛宛。宛然者七日。爲
予言宙合古今之故。言死生性命之微。言治亂循環之理。言山水南北之異。言文章失得之繇。
莫不鏡覺機敏。珠圓品透。使我並坐而不知其膝之欲前。吾觀其爲人。似乎眼有冷縫。耳有驚
雷。舌有奔泉。肺有林屋。腸有轆轤。腹有對簿。而總之其心有天光發彩之妙。所著樂府。高古占
逸。如獨鶴之凌霄。所著近體。恢洪展肆。如大鯨之掣海。所著放歌。奔騰跳艾。如神駿之下坡。所
著試牘。典確真式。如老農之談穡。所著疏章懇款。迫至如良醫之發圭。此有用之文也。身在木
天。不忘其本。乃以大椿名集。此卽天明之最初處。偶一解頤。語雖謔而莊。雖迂而急。言胡兒脫
殼習弓刀。我人出胎學舉業。人知弓刀可以殺人。而不知舉業可以殺虜。何也。弓刀血氣也。舉
業心知也。肯鍊心氣之靈。自制血氣之蠢。大城若干。小邑如許。備虜者陟。殺虜者封。日以虜爲
事。虜不足慮矣。奈何來俱蜩縮。去則燕啼。窮年竟日。以八股三場五花四考。軟媚人之筋骨。而
耗勞人之神。瀆爲此。其言皆鏗鉤確鑿。救時急著。揆路不遙。太平有日矣。先生兩握文衡。名魁

大元俱出其門下。而每見操觚。披蓋。傾蓋。卽如故人。卽童子。以數藝來謁。皆爲之悉意點攬。鉤分針緝。隻字不遺。春風入座。接引娓娓。此真婆心愷切。若欲天下卽在此時共明。方爲愉快。先生狀貌。頽然翹秀。每立談時。疎眉剔豎。撫胸撐脚。轟笑喧然。然而淵凝嶽奠。神氣俱靜。明從止出。其明乃大異。日孔堂不知誰等。而吾以黯昧劣庸之品。得附于明證先生之末。故樂爲序。其大集如此。

冒伯慶詩序

伯慶長予近十歲。萬曆中邂逅何景耀家。一見莫逆。已而數過太冲阮氏。杯堂論文甚懽。適伯慶著一綠縑袍。容儀不整。疎步高談。笑自謂貌侵。不當得功名。予謂蔡澤亦可兒。伯慶曰。以口舌自求相印。猶之妾婦耳。是時伯慶爲忌家所中。削去秀才。不屑也。旣子倖一第。三爲令。一領雲司。伯慶未嘗過而問焉。有筒便。數行相思已耳。今年伯慶死病革時。挈全詩付其猶子。如太白囑陽冰事。且要之必以山陰王季重序我。嗟呼。生死交情。一至此邪。近日後生狂。亡賴輕罵。王元美不知先生是坡公後身。肯引進後輩。卻不輕許後輩。先生言詩。生平心折者三人。一爲俞仲蔚。一爲胡元瑞。一卽伯慶。仲蔚五言。已入聖域。元瑞比擬錯綜。詩有唐骨。似乎法老子才。伯慶自漢魏至宋元。皆食其蜜。而遺其滓。其所爲詩。如海雲獨鶴。古洞鳴泉。突口開來。致多子。

韻。盧次樓賦奧而詩不成。謝茂秦詩佳而人未品。伯廉守窮餓。一博山鱸自供。異書數卷。朝夕玄對。所至滅竈辭肝。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骨傲而不肆。意狷而不僻。間或酒酣耳熱。高詠閒情。託思好色。點綴水壩。隱映鏡月。亦借此以豪其吟詠。阮籍臥鄰女傍。實無意也。伯廉人與詩。並是峨眉織薛。有明傳高士。伯廉定當首據一席矣。嗟呼。峨冠大肉。其湮於荒草殘碣者。何限生前有詩。死後不堪蠶覆。視伯廉所得孰多。人患自不能傳耳。不患貧與賤也。

三春九夏社詠序

予髮燥時。從玉山程孟孺所。晤李惟寅先生。得讀其詩。後又從劉百世所。晤李汝藩先生。得讀其詩。今髮種種矣。又得晤元素先生于白下。而得讀其三春九夏之社詠。予何幸與高陽之裔多所遇也。元素以侯封。世鎮南國。長江組練。霜月並明。萑苻膺臥。無丸可探。而得以其暇。爲輕裘橫槊之舉。流芬著菜。叶徵賡商。亦大似鄴下公子。集應劉諸名士高會一時矣。將惟隴西最盛。而詩至少卿太白。又誰敢與爭衡者。是不獨將有種。而詩亦有種也。離離山上苗蔭。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左太冲其有感於斯乎。

鄭逸少詩文序

三十年前。予郎白下。得讀逸少文。以爲逸少承明金馬著作之廷矣。今予又郎白下。而逸少依

然一澤掖也。嗟呼逸少。豈揣摩之未工乎。逸少曰。唯之與阿。其去幾何。吾子亦既工於揣摩矣。而顏驥如故也。有門戶時。子不知出。有黨時。子不知植。有中立之名時。而子不見收。吾子亦居然一逸少矣。以爲工乎否也。余曰不然。我輩之鈍正。我輩之所以爲工也。水花時卉。何如老檜。鈇斲。文章節義。皆准山嶽江河之氣。是不大鬱。則不大摠。吾官不如人。而年尙在。子功名不如人。而文仍在。昨所讀時文古文。併五七言近體俱妙。探河星之窟奇。摹鼎物之雄。神規先正。字必驚人。以易道論之。屈信龍蟄。必無埋沒精光之理。朱買臣曰。再待我二年而後嫁。人言五十當富貴。近矣。近矣。

梁山人梅花詩序

貴人公子。貯金屋而醉蘭膏。翹然自以爲得矣。而天壤間有一種蹢躅之冷士。視之一哂也。顏回甘其巷。原憲甘其堵。於陵仲子甘其井。侯生甘其門。而漢陰丈人甘其甕。或老其鬚。或鷄其皮。或槎枒其骨。或支離其體。或擁腫其軀。或偃仰其臥立。彼皆欲自放其天。於幽清介獨之地。一或塵處。卽以爲大溷耳。是故桂可得而宮也。蓮可得而沼也。菊可得而家也。牡丹芍藥可得而幕也。蘭芷辛夷之屬。可得而盆之。叢之也。惟梅花不入富貴之堂。而富貴之人。往往欲竊附其韻。強冊之以春魁。媚名之以瓊玉。虛崇之以鹽鼎。彼以爲大辱。奈何哉。使我擊跽連卷。於粉

簾香埒之下。供人耳目玩也。不得已。寧惟是道院僧籬寄一枝耳。古今愛梅者不少。詠梅者亦多。然品既不同。言亦自別。杜甫以來。可問也。毘陵梁以寧。既文既博。亦玄亦史。閉扃苦寒。深巖坐老。作梅詠八十一首。以合九九之數。韻則步高季迪太史。吾未見以寧。而詠其詠。則字字梅花。咀冰嚼雪。庶幾暗香疎影。忽到牕前矣。或曰。以寧胡不自爲韻。而韻以太史爲是。不然。梅何嘗不官。予爲工部。梅之屬也。官則何常。但欲其有梅心。有梅骨而已矣。昨冬在都門。于廟市聘取一本。置之齋頭。宮詹何龍友過我。唱而且賀曰。幸未拗福祿字。予佞之曰。獨不有壽陽粧邪。請以此作梅韻參。以寧必且曰。子首鼠兩端。卷梅詩擲還我可矣。

方澹齋詩序

五經皆言性情。而詩獨以趣勝。其所言在水月鏡花之間。常使人可思而不可解。吾嘗謂太白終在少陵之上。卽其寄託游仙泳女。一再讀之。飄淫恍惚。而別離短促之景。具是矣。吾友方汝善。詩胎也。以鎮伯守陪京。家赤貧。旌旄舊秃。干戚冷然。而部伍整肅。無敢不稟于度。入其堂。幽籜森如也。此外環花。擁竹。調鶴。讎書。驛惠泉。煮順酒。曾醉我以蘭。又醉我以桂。予偶于役鳩茲。而汝善詩來。譏征勸諷。朋友折贈。勞勞亭上。曾無此也。汝善詩豈敢遽謂奪開元大曆之座。然其發思必渺。寄韻以冲。勝句佳聯。每以不思不勉得之。吾家右丞有云。夙世命詞客。凡爲詩者。

必藉今生燃鬚。探討回腸。所得無幾也。太白一生服謝語。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此兩言者。亦有甚濃致。而氣象混茫。非江非客。詩胎讀之。便如隔世事。汝善澹齋。近日所獲。豈什百倍於此。吾展讀其筮。酒酣耳熱。而江上數峯青也。

心月軒稿序

始吾家阿咸以樓船將軍駐粵海。曾共寅侯獲夷銃。每言輩上君子多矣。卽無如寅侯膽智具足。且其詩文字字皆丹。不止珠璣百貫也。今年過邗。逢逢款乃。交臂而去之。不意寅侯未能忘我。且言我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煖。予何敢當。寅侯知己也。寅侯函其心月軒稿示教。子燒二尺燭。爇筮引航。一目一口。覺兩腋風謾謾。如從松下來。輒謂詩文一窺。決非今生撮辦。有心及之。而舌不能及。有舌及之。而手不能及。有手及之。而學問考訂不能及。大約底滯塞昧之人。去此道遠。而朗圓英爽之輩。入此道近。寅侯落筆。墨蕊皆香。廬山三疊。峯鐵萬仞。五泄龍居。雪銀雄走。吾快讀一過。生平樂處。哀梨火棗。無有此醜也。寅侯關於邗浦。而余亦適復關于蕪陰。鐵研代端。土灰作墨。日言阿堵。時握算豆。覺措大眉宇漸變。白衣兒賈而來。心月一照。粲然掬水。冷沁一時。乃知令尹喜。自是真人不在老子下也。

雲霞館游草序

予垂老爲閩吏。日在蕪江上。負弩作鷺儀。意殊刺促。悒悒。俄來緒圻。長甘大嶽。謬顧曰。王先生海內姓氏人也。願一交臂。予驟接之。如玉峯隱映。恍然在赤城瓊闕之間。其人白皙。廣上而髻下。雲唾若香霧。已讀其寓草。又讀其山房近稅。抑何曠曠昭華。漱芳灑液之多也。大嶽爲諸生常冠軍。奪整而舞。幾入穀。而以數奇塞抑。不得中臂之。李廣每當封侯。輒失道。乃走名山大川。上羅浮。探禹穴。邀游齊魯燕趙之墟。攬奇弔古。以其一腔。垓堞層巒磊落之氣。發而爲聲詩。飛騰絕跡。高視中原。吾黨如塵。灑然。故其格品孤峻。音節唳清。駿發踔厲。穿天心而出。月脅駸駸。乎攘大曆建安之座矣。或謂大嶽屈首就五斗。春穀喉銜地。簿書鞅掌。何暇拈韻。事不知韻事何常。但得韻人。自饒千古。陵陽多勝蹟。工山潦水。削翠拖藍。太白之酒坊。笑語未斷。明遠之旅寓。鱗獵如新。大敬胸盤丘壑。筆吐烟雲。江花陶柳。正鳧鳥僊僊之始。半閒亭上。得句應多。當與游草競鳴。魚筍不遠。託清弋而時時廣我。則所謂邀天之幸。予日望之矣。

孫念雉吏部文集序

共一官也。含鷄戴鷄。子之以計吏題才之署。則骨是金鑿。委稱冰玉。王鈔仰天。呵氣便數丈矣。此其故何也。門旣繭封。謁如鬼探。呼殿傳街。冒詢于進者。以手推爲善物。而言漸蟻密也。雖有冲人。不能不峙其目於眉上。不能不冢其腹於領前也。且言吏治。而暇文章。崇禎庚午。歲暮雪

飄。國子先生擁襖傲舍。爐存似紅。有客寂止。願一交臂出。乃孫吏部念離氏也。予隔世人。實未知吏部函予已久。且悉甚。輒謂予曰。不佞多病。不喜官。今茲了局事。非予好。得見子。則此來不負。予行且歸。不喜官。子何以得函于吏部。而久且悉。悉且誠。至此。送登騎一人。攬轡一人。呵一小吏持刺。此爲吏部乎哉。子答之。謂而吏部且寅出。子盟之酒。而吏部未午來。吏部凡數而予。子僅一書簿。何稱施之不平也。未幾。以詩若詞及諸體遺予。子讀之。歎曰。昔者吾友王聖俞言。文章進則謙。文章至則盛。吏部之謂也。予少爲輕薄。言人當自揣其分量。有大誥在。毋作非爲。而忌者目攝然。而子言終不薄也。土梗繡乎。殘膏馥乎。補袖而舞乎。未卵而求時夜乎。蟬葉翳其目。而曰。人莫我窺乎。騙市人而戰乎。假玄假淡。以爲自然之白描。有心之淺墨乎。此其人。天未與之。而人亦未嘗自與也。吏部賦質。奪萬人之座。又苦心讀書。摹古濳今。不知攢眉燃髭者。幾何年歲矣。於是博收研入。因趣流聲。大小疾徐。高下不覺其鐘之應叩。而響之答桴也。所爲詩。如沈雄老將。劉柳屯田。不驚不躁。又如鄧林深鬱。括蒼寒杳。不可一望而盡。韻則大曆之前。格取夔州以後。而所謂樂府。古質玄眇。語不多而意厚。頓使獻吉于鱗。有尹邢瑜亮之感。至其小詞婉妙。置之稼軒少游輩。誰復分曉。喉舌。假山以南。盧次榭騎。霆叱斗然。其所傳止幽鞠賦。雖旨闢騷壇。而花筆亦盡在是。則何如吏部之武庫東序。富美百射。淫神而炙胃也。予鹿

鹿出長安。望盧溝涔涔。便如鏡湖台瀑上。垂老復作馮唐。喜南郡山水清麗。再欲一歌華表。而
關邸報。吏部果即請休沐去。交臂而即。誠言如此。大英雄也。自位峨眉積雪。骨堅眼冷。下視培
塿萬綠。不啻煮攪一汗釜中。從此約精返照。以自究其明正遠悠之事。增一語不如減一語。願
以此語爲赫蹏。而且致贈。念雖且何以復我。

王實甫西廂序

詩三百而蔽之以思。何也。思起於心。而心不能出。夫其有所憤排焉。有所感歎焉。有所呻吟焉。
而各隨其思之到。欠以爲聲之工拙。故曰思則得之。國風精于思者也。忽一語焉。創之曰窈窕。
窈何解也。窕何解也。窕之乎。見之乎。抑有所本乎。嗣後屈原得之曰要眇。宋玉得之曰嫋然。武
帝得之曰遺世。太史公得之曰放誕。淵明得之曰閒情。太白得之曰擲心賣眼。少陵得之曰意
遠態濃。而思路如岷觴漸濫矣。西廂譜元微之事。凡數本。俱可觀。而王實甫獨登峯造極。凡曲
皆牛首。而廂獨首鄭及鷲。以爲有天姥之教。而後發塗山之歌。誨子夜之造也。不從老陰少陰
生耦。則無以起奇也。兒女之情。千曲萬曲。非厭襲可啞。卽戾幻不情。間有文章綜錯。不過山異
海肴。斷不能出梁肉之上。蓋味至梁肉。所謂無以尙之。是造物者酸味之極思也。此書何以異
此。思起于佛殿。終于草橋。既至草橋。亦可罷得。而無已之求。實甫實有以侈之。然觀其詞章變

化高妙。入聖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淵。而終不出其位。或者實甫身有此事。而借微之以極其思。未可知也。雖然。思之既得。又不如其未得就懽。而後賴有夢思。善讀西廂者。把臂入林。只當以酒澆之。躍起三尺。曰。天壤之間。乃有實甫。

姚永言游筍序

秀瀨所結。山水與文人共持之。山靈欲函文人。其言曰。吾不暇就子。而來飽子。醉子足矣。文人曰。而賈也。我商也。我一見子。卽挾子而行。當列子之貌。摘子之神。奪子之趣。販鬻于好事臥游之輩。而且奈我之不律何。於是邢史姚永言約醉李曹允大爲吳越之游。置游筍。筍者。圖之謂也。游始于西湖。而西湖遂從永言歸邢水。子昔手西湖之圖。按西湖之志。欲據而有之。而所謂水光山妙。樵實卽離。常跳擲于圖誌之外。崛強而不肯俛首。今讀永言詩曰。石石點。曰泉泉湧。曰洞洞飭。曰巖巖立。如羊之聽鞭。而錢之就串者。何筍之能收拾無餘也。永言夙世開明。天都苗種。望其眉宇。皆濕雲蒼翠。而虹腸繞劍。木氣灰空。又于感懷弔古。飛升禪悅之間。大有領會。故其所爲題詠。玄冲冷入。宜其筍之口哆而腹枵矣。一渡錢塘。金庭雪竇。智師諾叵羅之奇。坐千青萬青。而遠人以事。促永言暫還。山靈謂此史大不耐事。向吾示之以筍。鞞耳。便饒舌。至此嘗試與之再來。而今未可也。

猿聲集序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此若谷先生託爲猿聲者也。先生中人疴霧毒。謫五溪。幾
隣蠻貊。而今得龍躍鳳鳴于聖人之世。哀定思哀。而聲始出。以予審之。先生心空界遠。腴飽眼
甘。度摩天之嶽。過屏錦之山。入玉華之洞。其往也聚糧。其歸也如負寶。無所謂慄慄胸懼。如哀
腸之欲斷也。然而哀亦有之。哀靈修之窘步也。哀落英之冉冉也。哀羣蛾之狂撲也。不則其弔
汨沙而思銅柱也。不則其些國殤。譜戍苦。歎難占。箐伏之民。爲羅施狝。控所魚肉也。顧先生之
哀也。終不敵其喜。遇石鐘而濤鏜。上庾樓而月靜。泛赤壁而鶴橫。搥鸚鵡之鼓。舉岳陽之杯。聽
湘靈之瑟。吞雲夢之烟。續桃源之榜。攀綠蘿之絲。咏陶而陶。和蘇而蘇。擬杜而杜。似乎笑口舒
眉。筆飛楮動。一往歎然。不必其子環之日也。又惡在其爲哀也。然而青袍芒屨。荷戈百舍。割妻
子友朋之聚。而入夜郎魍魅之羣。則雖欲弗哀。又焉得而弗哀。語不云乎。詩窮則工人窮。則韻
則先生之哀。正所以成先生之喜也。湯養仍演盧生。若只邊功河功。出將入相。亦何多味。趣。今
之了無災難。食羔帳。煖唱和。于金門紫闥之上者。豈少若而人。然其言山言水。不幾于鵝鷺喧
雜。亂我心曲也乎哉。猿聲聞而集乃著矣。

深柳齋三集序

雜序

說者謂今日無詩。非無詩也。夫人而有詩也。夫人而有詩。皆人其人之詩。而無其詩也。今日主上未遑于詩學。此下自公卿至童子羽納。卽無有不言詩者。豈惟言詩。帙矣。刻矣。播矣。傳矣。進則爲帶。而謁則爲贊也。然而望之無詩也。何也。色不易倚。自以爲倚者。未嘗印其影也。有假靈之派。有假刻之派。有假澹之派。有詞賦之派。有道學之派。近日又有時文之派。無以焉之所則不新。無經句書語則不巧。此其賦質命胎。原無此道。萬不得已。左屈右支。以詫于衆。各號曰詩。而詩之道于此乎大苦。豫章徐若谷先生。峨冠嶽嶽。正氣雄文。隻身千古。偶以所爲詩見示。且冲其志。讓其詞。若謂王生可以商兌者。及讀其深柳齋三集。無高不潔。無古不妍。無範不圍。無情不盡。有才而不用才之一路。有資而不用資之一分。有學而不用學之一字。似于線灰絲跡之中。獨舒隔石維龍之手。又于熱頂殺喉之際。忽投返精奪舍之香。吾極愛其五言古。此少陵摹十九首而縱橫之者也。吾又愛其五言律。此岑劉王孟所衣冠也。吾又愛其七言近體。則北地信陽歷下。弇州所躋步而輸心者也。大都法老筆蒼。工深力厚。紛披灑淅。潑墨具有詩意。可謂蓋代之能手矣。江餘劉大司馬。過客署。言及先生。吾東家丘也。實未嘗詩。想在夜郎之後。大作伎倆。予笑曰。此老柳生于肘矣。其連拱九成。圖寸高尺。蓋不知幾歲月也。江餘曰。鸚鵡語方知。子向也三眠而三起。今當與之爭席矣。

殘草序

水廷尉小集有客鬼至虎視玉山一坐掩映問誰何氏乃治粟將軍李如初也明日以所著殘草投示滔滔曠曠之致多丁慘惻湫滲其感懷託贈賦物紀游別有生面老手以發其沉雄牢頓又何競病之多奇也將自吉甫卻毅以儒文起家延至投壺嘯咏銷干戈于俎豆之間而武穆先生滿江一詞血水飛立幾欲踰扁賀蘭張睢陽殺妾掘鼠之際戰苦雲深壯吟憤律夏夏乎出金石之表此皆氣不止而聲隨之如初胸中吞八九而貯百萬手蓮華之劍射月如鉤吾欲其肘斗大印橫行匈奴中標柱勒銘以歸方赴柏梁之會則此草爲檄凱之首未可自位于殘也。

偶居集序

妍花媚葉灼灼盈盈小在膽瓶大寄彫榭非不可以憐目也亡何瞬過萎乾不足以當一帶至鈍麤古柏拗蹇溜銅氣意蒼凝手脚槎放朴至之極真標弈然風爲之裁月爲之華久特聞於古上其託根者異耳學人腹餽爛帖括二千篇逢年糊氏視爲己有技盡矣卽一瓊牘羽吟不知從何處磨縞此非父師之罪也誤在功令長老子孫不敢破非常之原耳然而豪傑之士陸梁跳跌恥一字不出於己命一筆欲高於人讀今人未見之書行古人未到之路淵鑿其心木

難其守。靈囂其舌。嵎虎其睛。於是命古而古。命今而今。命文而文。命什而什。澆淺莽滔。播騰鼓。翕而後爲合。喙鳴。鳴喙合。則山陰鍾百里。使君之偶。居集是也。大凡讀書之人。生於鼎盛。則虛生於困貧。則實。不幸少利則淺。幸而晚達則深。酒肉昏神。綺羅軟骨。談弈廢時。佚游短知。故富不如貧。敲磚盪擲。手不觸書。譽笑沓來。是我卽妙。惡趣日濃。磨光不透。故少不如晚。更人家有缺陷之事。或以孝哀。或以忠激。或以節苦。道理切磋。心性動忍。此又疾疾玉成。篤愛豪傑之處。不可不感天公。使君十歲而孤。五十而後貴。耳目界冷。精神提束。閱世皆係靈文。代觚不僅傳字。而獨喜歐韓蘇大諸公。所謂知博守約。辭賈取真。霜落乃見。天根好色。無如淡掃。其言進其心遠也。吾嘗誦少陵古柏行。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塞通雪山白。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恍然見百木之長。以此讀偶居集。爲之一快。

蔡漢逸梅花詩序

花事多矣。惟梅花見天地之心。何也。似謂五行爲體。一陽稟氣。人但知其魁於春首。而不知其父在子先。蓋天地之心。從堅凝寒沍之中。發而爲和。絢爛乃早。故太羹玄酒。惟凍士所噉。而富貴淫軟之夫。不許著一夢也。固陵蔡漢逸。稱獨行高品。家貧力學。滅火更炊。踽踽涼涼。自食其力。而所抄讀。亦幾遍鄰架。呼其同味之友作楓社。又從吳江冷落處。想至孤山。乃於歲暮罨瓶。

雪牀縮蠶之際。織梅花詩三十首。備極楚致。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之下。漢逸學袁宏。朗誦其作。予聽之。以爲此心詠。非詩詠也。觀大士密祕在色聲香味觸法。梅得此詩。而梅心始露焉。得不謂之心詠。時李青蓮在采石座上。清風白月。共聞此言。古今人不甚相遠。咸曰正爾是。

閔齋詩稿序

子繕起郢園。復壯顏其堂曰醉衣。而聯有若論詩人還我部之句。晉陵楊升芝給諫。戲欲分之。卽何不還拾遺。一時白下。遞爲佳語。旣而給諫以其閔齋稿見數。揭函一射。萬丈焰芒。眞拾遺也。杜乃三百篇後一人。國朝以似續而爭其座位者。不啻數十氏。乃弇州以爲孫華容得其肉。謝東郡得其貌。王華州得其一支。而鄭閩州得其骨。唯李北郡具體而微。予自笑得其撰。而羅覆吟詠給諫之詩。則得其性者也。杜自言爲佳句。就癖。其實鄰於癖而不居。老更凌雲。江河萬古。癖乎否也。掣鯨馭虎。方駕屈宋。癖乎否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癖乎否也。夫詩與文不同。文有累言之而不盡者。詩則一字之落。聲到界破。文有一言之而卽盡者。詩則一聲之轉。語去境存。共題一江山。共詠一花鳥。共寫一懷抱。共贈一友人。有我言之而不妙。伊銜口而卽工。此尙可於言語文字中求之乎。則所謂性之也。杜本性生。而晚律益細。所以食隻無前。自負必果。亦

自知其性之高絕。無待後人尊之耳。今給諫詩。提青結水。汰味洗空。先之以新異。繼之以澗恬。終之以奧麗。讀其述懷。可以對付遺悶。讀其秋歸。可以對付吹笛。讀其靈洞紀游。可以對付灑瀟草堂。讀其詛魃快雨。瀉墓黃河諸作。可以對付發秦州玉華宮石櫃閣。讀其烏語。可以對付垂老別。讀其悼亡。可以對付八哀。讀其蚤朝元日。可以對付退朝口號。蓋剜靈鑿秀之手。惟自不同。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岷嶺之上。有開明之府。其闔之門。四照不夜。是名曰閩給諫。而且齋之。遂又詩之。或謂此耳。

何龍友先生詩集序

三王之祭。先河而後海。說者謂天漢之源。長水一位。是故其貌武而心毅。而吾獨謂其氣不可迫犯。想蒲昌初注。金蛇倒瀆。一瀉於徒駭馬頰之後。誰敢得而涸泳之。豈惟論河。凡係神物。俱先氣至。松柏有松柏之氣。鍾鼎有鍾鼎之氣。游人賞士。一見而魄爲所奪。不自知也。吾欲以此觀香山何龍友先生之詩。龍友瓠肥龜腹。休休几几。其行如坐。其笑如春。其愛人敬人如不足。其飲如裴弘泰。自杯勺至觥船不謝。吾未曾見古人。驟交龍友。一揖卽知是韓富歐陽之相。余以老鄭虔出郡。輒喚韓月峯。醉予報國寺松下。納數詩汗箴上而別。質明過涿鹿。讀之。幾欲帛裂驂脊。因思白溝淶水。猶欲搏觸薊恒。矧四瀆之精。流駛竹箭。一曲千里者乎。近日操管家譚

詩。萃於法裁。剗棘於品格。夢詭於澹玄。刀圭於韻字。閃條逃寄。無可奈何。而詩道遂大苦。至龍友爲之。截斷衆流。獨行浩氣。無畏無疑。觀其渾茫吐飲。大口洪言。夔州晚節。雖自予以雄直。欲擊鷗碧海。恐探氣評源。未易先龍友而祭也。王弇州謂天地之靈秀。迫於海欲盡。而乃爲嶺南饒奇宏麗。羅浮增江之勝。空青丹砂。文犀瓊象。沈水之香。媚川之璣。雕飾天下。而近融其液。爲詩文。而得所謂孫賈五梁公。實黎惟敬其人。以予所知交。則韓高郵。張民部。亦涓涓波綺。宛在水中矣。近與宗伯李伯襄。朝夕白門。往來唱和。輒北望龍友。有一輩之思。然亦欲以滔滔南紀。開神潤化者。敵龍友。且以伯襄先之而任也。從而其後也。

袁臨侯先生詩序

飲之趣有酒。聲之趣有詩。此二氏者。不同族而同祖。何以明其然也。茹毛飲血。不安其飽。而思醉。飛土逐肉。不安其響。而作歌。於是薪火遞傳。青冰層出。酒之屬。若而品。詩之屬。若而類。遂至巧。歷不能算。而總之自趣。助也。人不能酒。其詩未必鳴。太白酒勝於詩。故詩有酒氣。少陵詩不忘酒。故酒入詩神。吾以此冷趣。看世五年。前忽又小草走長安。雪夜晤大行袁道臨侯。目如巖電。筋節矯束。居然金翅秋鷗也。曼倩玩世。笑言啞啞。善戲謔兮。呼予痛飲。予九攻之。而能九守。乃三戰之。而自三北。予乃目攝臨侯。而臨侯爲御史。予入國子。馬上執鞭。輒擺轡調笑。移時乃

去長安道上。莫測也。臨侯勸大噉不法。又規乘人取忌。借闢事鐫秩。行行重行行。子處白下。而予又郎籍部。移檄葺其舍。且職掌討。予所主何事也。予曰。司空見慣渾閑事。則予之金。臨侯不憚。則又解之曰。行人子羽修飾之。聞者絕倒。一日臨侯袖詩一帙。過而教我。予驚焉。愧焉。悔焉。笑焉。以爲人且包我而不我知也。弁州論詩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獨曰。一趣。可以盡詩。近日爲詩者。強則峭峻。豁則弱。則淺托。淡玄。診之不靈也。嚼之無味也。按之非顯也。而臨侯遇撓。據心。感懷發語。往往以激吐。真至之情。歸於雅舍和厚之旨。不斧鑿而工。不囊籥而化。動以天機。鳴以天籟。此其趣勝也。古之善飲者。淳于髡。其次陶元亮。又其次蘇子瞻。飲多亦趣。飲少亦趣。卽不飲亦趣。若必由觥罍至盆盎至船。豕接牛喘。眠井底而埋鍾下。酒又何趣乎。吾見臨侯之酒。遇敵知難。半逃於諧。而謂其有飲之趣。至其詩。新彩異光。不尙比擬。另有遺世蕩蒙。積涼望遠之意。則趣真足以盡臨侯之詩。而併可以盡臨侯之人矣。

洞庭嚴氏家譜序

譜何昉。其昉於作律者乎。蓋王子觀於律。而以己身中之。悟縱橫之旨焉。有姓來。譜亦煩塞。而歐蘇獨著。李獻吉猶少其詳。所自出。吾謂獻吉之譜。可師。貞義公以下。何嘗不榮也。以今觀文。石嚴先生之譜。豈不侃侃而鑿鑿乎。王子曰。文石先生所作譜。一舉而三善備焉。曰慎而胥。曰

理而嚴。曰仁而勸。平江路判官四十八公影祖耳。以居洞庭爲始者。影而形矣。爲此說者。疑確不可知。而總之。從海虞相國起見。先生曰。吾所可知者。吾祖伯誠彰德公耳。祖伯誠彰德公。猶之乎空同之祖貞義也。人笑郭崇韜。迄今齒冷。不具論。惟鬼最信。不謬非類。今祖他人之鬼。而置其鬼。他之鬼不敢食。而已之鬼且爭食。爭則不懼。不懼則不食。不食則餒。此不肖之子孫。狗豕亡讖。以禍其先者也。今嚴氏之食何懼也。故曰。慎而胥。世之薄也。身之外。卽榜分。愈分而愈遠。狂子弟醉嘔據上坐。或走先其尊長。五服懿親。歲時不相接。至老死未識貌容。此於同水木何居也。又或蛤蚧附寄生。視僕隸之產爲疎密。無貴賤竄閭之別。自此譜一出。而嚴氏有倫有敘。町畦明。樊圃立。誰得而好之。故曰理而嚴。澆惡相尋。富者千鍾。貧者不飽一菽。他雞馬博塞。贈捐無論。出財與兄弟。銖絲不假借。兩富攘冠。兩貧斷骨。而或魚懶羊貪。心盲目白。又鼠牙雀角。一姓之訟。十年不解。觀斯譜也。則有敦睦周卹。恥廉惻怛。學苦勞儉。一體一氣之思焉。故曰仁而勸。高皇帝以律治天下。名爲大誥。詔家藏一本。得寡其過。以贖減等。嚴氏之譜。卽嚴氏之律也。令子若孫。各手一帙。使之盤盂几席之近饋。享吉凶之故。有所仰瞻焉。有所寅顧焉。而又有所屬聯焉。三綱以明。五典以正。卽公此譜。式萬姓。鼓吹休明。用弼維皇之大誥。其誰曰不然。而文石公之功。寧在洞庭嚴氏已乎哉。

天隱子遺稿序

自弇州挾歷下鞭馭盱衡。海內後先才子。俱上贊貢。而所不能致者。會稽徐文長。臨川湯若士。其鄉則嚴毅之先生云。然弇州心儀先生。不過望有素封。某子甲函盛幣乞弇州碑。不可得。得先生狀。乃躍然許之。以此知其不過望。而心儀甚也。先生家洞庭之游。不知城闕顯何字。自署天隱子。言其隱以天也。既席祖遺。不問家人產。兀坐一室。矢作蠹魚。走古書竹素間。自蒼頡所孕生之字。無不讎也。無不狎也。以故胸藏萬卷。落筆雨風。飛行玄貫。不可測禦。賦壓三都。詩高大曆。有所觸吟。皆得其情境而止。卽其贈述生死之文。甘言不溢一字。真所稱布帛粟肉。豐玉饑穀。非近日剝飾之儒。所可望萬一也。而吾竊欲儀圖先生。慧心藻筆。似得湖山之助居多。觀其邃窈幽沉。無景可迹。是靈威丈人所探林屋狹圻之天也。而其斗壁之勢。鉤戰鼓隘。是石公踞齒與崩浪相呼擊也。銳筆插空。俯凌突絕。是縹緲之瞰莫釐諸峯也。魄張氣浩。萬頃渾茫。是具區之霽秋一碧也。至其煌英輝麗。繡簇錦生。則火齊丹珠。綠苞翠羽。映蔽花山綺里之地也。大都天授清通。書緣濃結。既無蠟頭蝸角之分。又無塵雜諍囂之漏。是以思路雲翔。墨池秀遠。得遂其千秋自命。造物私之。獨隱乎哉。天既隱先生。先生亦欲自隱。凡有著作。卽語名山。至先生子仲仁。稍稍出枕中之寶。爲之編次較整。而厥孫汝茂汝泰。乃授之雕。幾以公海宇。而先生

之全豹乃出。若使神宗時蚤見此書，弁州之獵，豈能先殺之而驅哉。是可以序先生矣。

辭國詩自選序

彈琴者在甲肉絃微之會，而聲自出。然問之甲肉絃微，無聲也。詩之爲道，大類於此。情境所觸，語言文字不足以盡之，而盡之於一二韻語。第語在韻先，韻從觸發。詩乃佳耳。古邗鄭超宗，負凌天之翼，空視海下，其爲沸滿者，不啻蚊響。又能讀異書，發異想，交異人，踏山浮水，游都歷國，皆欲取其精英，以供藻筆。所爲今文古文，具稱蓋代。而其詩復滌空孤詣，容與澹涵，不樂人選，而自選。意謂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也。不知詩者不選我，既苦選我，又更苦超宗待天下人，亦大不優矣。試以此說示姚永言，有共相啞啞者哉。

應天癸酉鄉試武舉錄序（代）

今上癸酉應天鹿鳴之後，復當騰揚。舊士直指，遲公以壯猷元老，一經而一緯之，乃集七郡良家子材官世胄，併學使者所錄，矜士咸集。姑孰黃山采石之間，應應矯矯，鏗何耀也。試之日，選上制，試力，試拳勇，試技擊，馬步矢具，如格，再問方略可否，而檄不佞。某以李官典厥事，鎖闥竟日，拔其尤幾十幾人，以貢於司馬。不佞當序首簡，則有窺於上之神武，爲不可幾及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奴插交訐，盜賊四起，叛卒梟噬，薄海內外，猶蒙祖宗世澤，莫若覆盂。

乃上不以為安。而以為危。日蓄自有盛聞。鼓擊而拊。脾長太息也。向來右文上牘之右。武邊事。債。文吏立逮。而武夫或得寬。原妄一罪。弁取巡方之管。上謂左忤立。擢使者。甚至謂引繩批根。短後衣。逐憲長故事。武大科。僅得比孝廉。而今臚唱宴饗。特命重臣主之。賜袍甲儀樂。送狀元及第。恩榮與進士同。至謁選需次。毋許少滯。抑見大吏不得頭搶地。體類一如文吏。遂使羸官。衰於清省。上式蛙買駿之意。所以鼓盪爾諸士氣。義亦何其曲悉而兼且薦也。上又以技勇不効。黜主者。若而人獻疑者。曰。奈何。心知鼎血氣。為不知上意。以為心知無益。盡空谷也。縣官賴爾曹備緩急。爾曹且以裘帶唾壺。吟弄風月為事。託之乎敦詩書。即不肯為麀虎。而鸞鳳是學。作此噉噉。平時跨怒馬。繡蹴天吳金。僕姑綠沉是飾。抵掌借箸往往。自予以雄虜薄都下。俱咋指閉門易市。而陳面若土鴉。何取武成二三策哉。自骨打孽裔抗顏以來。即無能一據其鋒。矧云鞭撻。至令讀史家。味踏破賀蘭滿江紅詞。涕沾沾下。而兀兀匍匐轅門。僅於優鮑演。斬王席上。一吐華夏之氣。凡有血氣。即有心知。又何待上命而始羞中國之無男子也。金陵諸郡。係高皇帝豐苜之地。帶江枕海。稱東南半壁。衝則四戰。險則偏安。高皇帝以弓劍彈壓其間。玉帛一統。必無窺伺之患。而說者以為遠慮尙稽。近憂孔棘。荏苒聚散。山藪藏疾。探丸舟接。孟河禦貨。馬悲祁績。爾諸士念及粉榆。亦既髮指。皆思得一當。以保墓廬。而不聞之乎。國恤鄉愁。皆

一體也。今試武。武式試。文。文式。棘章諸君子。駸駸乎超距入都。目覩聖天子龍光矣。願以一腔熱血灑之疆場。爲國家雪百萬生靈十餘年痛心疾首之恨。受命忘家。宿野忘親。援抱忘身。不爭客氣。而爭真氣。不用塵心。而用實心。則上之觀人。洞於觀火。通侯斗印。且將旦暮遇之。是心知之勇。較之血氣。更倍萬萬。上亦何嘗必用翹關索鐵之輩。學一人敵爲也。

唐詩紀事序

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漢之策。晉之玄。唐之詩。宋之學。元之曲。明之小題。皆必傳之言也。唐詩更爲功令之首。上以此取士。下以此立名。故其精神獨注。祖孫父子兄弟朋友。自相模範。切磋商。宜其言之獨工矣。然詩非他也。卽三百篇之薪火也。善作詩者。必起於知詩。善知詩者。必起於知人。嶧山夫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其讀小弁雲漢等詩。俱因人以知其事。而意志逆之言外。所以孟子之文。疎爽而條暢。善於形容比事。卽言不聲偶。未嘗不詩也。宋臨卽計有功。宦車生耳。勝游已遍。自謂老矣。無所用心。取唐詩姓氏一千一百五十餘家。臚列其人。悉傳其事。使後之讀詩者。恍然如見三百年中之鬢眉嫩惡。此亦唐詩中之軒鏡馮圖矣。海虞毛子晉。博雅君子。無古不探者。復以有功所紀。較其說似。而精整付之彫幾。夫前人精神所寄。後賢皆肯繼其志而續章之。則今人不見古人。焉得此恨與哉。

賀仲來詩集序

余諱詩垂四十年。見風氣日殊。在昔操觚著詠。祖初盛而宗嘉隆。如大官宰醴饗者。屬屢不失。漢威儀。近則南風不競。家玉川而戶才江。尖纖淺露。鵠形菜色。黃口易以登壇。枵腹俸而纒拙。蓋年來習俗。薄蕩芬。並至譴者有文運之嗟。匪曰無關於小技也。一日。丹陽賀仲來文學過。余出其游覽諸體。如冶城西冷。三湘八桂。弔古紀勝。覺肘後飄飄。舉。繼述則郊祀房中之嫡。惆悵則江州長恨之優孟。君蓋融液漢魏初盛。而清真峭邃。時出心性語。則又踞晚唐而近。操南音者之所豔喜也。留曹無甚事。謁接憊時。讀此如服清涼劑。又若以身游洞庭君山間。水波葉脫。鴈聲漁火時云。君家世不乏賢彥。先以儒宗。國寶以閒雅。四明狂客以辭不停筆。當代更盛。仲來以儒業。修古不墜厥緒。將來維持氣運。不獨矜五字長城也。吾老矣。後生可畏。惟仲來可與言詩。而豈徒哉。

水署閒吟序

夏陽鎮南北腰膂之妙地。自北而南者。苦大陸之洩渤。於此得舟。得魚。得筍。得南酒。自南而北者。定天塹之驚魂。於此得岸。得驢。得菇。得北鱸。治河使者兼收而並蓄之。無外吏擊踢之卑。無巡方疑怨之苦。不耐之客。不必踰垣。所歡之交。但移寸步。歸則閉門讀書飲弈。雖南面王之樂。

何以易此。然而不樂也。土漢不足以當甲兵。樓雉不足以成睥睨。一蟻穿堤。問使者萬蓮借米。問使者漕舟呆滯。問使者官舟否塞。問使者客舟禦掠。問使者權舟遊滅。問使者則當年樂而近時不樂也。至南屏趙使君。能以不樂爲樂。能以不樂爲樂者何。蓋先天下之憂而憂。故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讀河上紀略。不樂甚矣。有河上紀略。而後得有水暑閒吟。所謂能轉不樂爲樂者也。使君使豪雋疎。飄道逸。上大都張公之棗。大谷之梨。如入口風甘。吾亦工部也。不須用何遜杜陵爲。佞既有南屏。使君又有載晨爲之子。而錢大年爲之倩。此一吟也。樂哉吟矣。

十錯認春燈謎記序

臨川清遠道人。自泥天竈。取日膏月汁。烘燒五色之霞。絕不肯俯齊州。榆烟片點。於是四夢熟。而膾炙四天之下。四天之下。遂就與傳其薪。而乞其火。遞相夢。夢凌夷。至胡柴白棍窺塞。昧哭其中。竟不以影質溺。則亦大可哈矣。道人去廿餘年。而皖有眉隱山樵出。蚤慧蚤。復蚤貴。肺肝錦洞。靈識犀通。奧簡徧探。大書獨括。曾以文魁髮燥。表壓會場。奉使極旗亭。郵道之踪。補衮益山龍。穀藻之美。著作建明。別有顛尾。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謗。涓涇倒置。遂放意歸田。白眼寄傲。只於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揚。一日拍案大叫。以爲天下事有何經正。萬車載鬼。悉黎丘耳。乃不譜舊聞。妄舒臆舌。劉雷晴裏。布架空中。甫閱月而春燈謎記就。亦不減擊鉢之敏。

矣。中有十錯認。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倫物上下。無不認也。無不錯也。文符闕縫。巧軸轉關。石破天來。峯窮境出。擬事既以贖貼。集唐若出前緣。爲子監優兩夕。千人萬人。俱大歡喜。或癡其神。或悸其魄。或顛其首。或迷其淚。真有此學官之兒。真有此安撫之女。奪舍離魂。飛頭易面。亦可謂僂師般倖之最狡極偷者矣。然予斷之。兩言而止。天下無可認真。而惟情可認真。天下無有當錯。而惟文章不可不錯。情可認真。此相如孟光之所以一打而中也。文章不可不錯。則山樵花筆之所以參伍而綜也。作易者其有憂心乎。山樵之鑄錯也。續道人之殘夢也。夢嚴出世。錯寬出世。至夢與錯交行於世。以爲世固當然。而天下事豈可問哉。

馬訥齋詩稿序

馬侍御之令吾山陰也。昔人所謂日噉升米。不飲酒。以治行高第入西臺。敢言直概。一時震凜。班行持斧西蜀。熾巨魁。功在景鐘。亡何以它誤累。及歸歷陽。逍遙詩酒。間哀其游宦所至。覽勝酬答。得詩如千卷。但以訥齋稿行。蓋公所自號也。夫有道之世。昌言危言。卽寓褒誅於詞章。無所忌諱。公之以訥名集。其深之乎藏用也。余嘗以古相擬。其沈深閎奧似楊雄。其爲朝廷出議論。定大計。如周昌。其貞忠見諒於主上。更建奇功。尙未能大用。亦似文章令天子歎不同時。而困頓孤憤之韓非。其爲詩也。溫裕清和。得風雅之旨。大似陶元亮謫居以來。不以放逐自懷。或

慨牢騷。所詠多山川風月。匡時戀主之致。又屈宋輩所不能髣髴其曠懷也。夫古今遷客逐臣。氣少和平。長沙弔古者。貽誦于術疎耳熱。鳴鳴者。招尤於怨望。公神游天際。胸括物外。星斗昭回。天空不泮。雷破柱而不驚。水虛舟而任觸。一觴一詠。脫略跌宕。洋洋盛世之音。豈升沉枯菀之足攖其襟邪。今苦由支床。攀柏廢莠。未遑預助勸事。天子一日思忠孝骨鯁之臣。追鋒脂轄。侍從賡歌。與天下同憂樂。以詩編爲無逸。爲爾風。爲卷阿。余不敢復擬以其倫也。

鍾山獻序

三百篇多婦人。女子。卉木。楊柳。黃鳥。草蟲。無不摛之詩歌。以爲得性情之正。漢魏以後。秦嘉封械以贈偶。蘇蕙織錦以寄夫。詠絮標靈於朗秀。頌椒著慧於才誠。至明而稱絕響矣。若楊文憲夫人雁羽滇池。離懷酸楚。玉臺粧鏡間。指不多僂。近吳越中。稍有名媛華什行者。人寶如昭華。琬。能使閨閣聲名。駕葦砧而上之。茅止生氏以徵辟入史局。尋從戎。提數萬師塞上。以及明珠。蕙苴。行吟闕海。則其內子宛叔。長纒短詠。樓上陌頭。無不若吹羌篴。度胡拍。而製寒衣。止生題而行之。以爲原本三百篇。而神情欲仙。殆阿母池畔。而玉皇案前物邪。夫苧蘿一女子。才調無聞。千載下猶能與后妃分庭。現靈於牛丞相。豈非神物不朽。婺星一點常明哉。鍾山之陽。燭龍銜照。瑤谿赤岸。皆靈境也。而宛叔實產於建業之鍾山。經所稱女子獻者。以爲楊氏前身。何媿

焉。

沈文端公給屏奏稿序

臨胸太史馮用韞曰。國家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當江陵持乘時。權三而重七。及其敗也。帝漸壯。防簡跋扈。遂盡收關臣之權。浸假至長洲。太倉潑水。率用將順敬謹。不言溫室樹。而以模稜行。容容之意。是時關臣之重。猶三迨宮中。儼面而視。帝倦於勤。一切糾繩之。揭。不省不報。於是言利之小人。得行其志。而中央之人。爲政。帝於關臣畜之而已矣。當是時。蒙面具官。託言不可黜。不可磯激。帝有所批答。即從內降趨閣。亟票不得置隻字。居給屏者數記室耳。而重之一字掃絕矣。賴晉中王山陰抗疏拂袖去。一絲九鼎。而關臣之重。隱然有不可則止之義。未幾而歸德相公沈文端出。几几徐徐侃侃。諤諤其爲庶常也。新鄭器之。而江陵憚之。笑比河清。望如雞木。帝在左。公爲講官。晉旨洪亮。辭意明懇。帝改容而傾聽焉。既晉大宗伯。毅然以典禮教正風俗。剛浮薄。黜譎詭。爲己任。宣麻之後。陛見。恭陳謝悃。以勿欺二字爲贊。屢疏請賜燕見。得盡言天下利病。屢疏請罷鑷稅。屢疏請補大僚及缺官。屢疏辭典試。屢疏因天變陳言。屢疏乞休。屢疏救咸陽令。宋時際。屢疏教言官曹學程。以至黜商累。有揭阻催積逋。有揭分首輔之謗。有揭催定國本。有揭言必繇衷。語必盡正。上不謁踏於天威。下不胡尾於夾輔。無委曲

射影之思。無譁張麻沸之態。讀其奏稿。懇款緊切。賈太傅陸宣公之後所僅見者矣。公既以昌言見忌。復又以臆直見擠。宵小集苑。遂起而乘墉以攻公安。一妖男子布書于帝怒。乃大口如箕。織羅多事。欲置公於不測。賴帝聖明。知公有素。一切不問。而放公歸。公出都之日。邏卒猶磨礪以需。而公視之如疾風暴雨也。當是時。子待罪姑孰。入計與公無生平交。而悉公之顛末。愧不能以小臣上章救公。而公歸去之日。子不及知公所爲矣。逾三十年。而子小草復出。與公之聞孫試同起部。德業相勉。出入相友。出公之綸扉奏稿相示。子不辭而以童年所觀記者。敘之。今夫三危之露。不可以急喝。千里之募。不可以救饑。而所謂獲炙熊蒸。焦醢蠟臠。不可以長腴。人生所急需者。水穀肉魚而已。讀公之奏議。奧篇奇字。不著於目。博徵僻引。不苦於心。既得告君之體。亦爲經世之文。典謨訓誥。直夷質直。此誠所謂水穀肉魚也。水穀肉魚。可以處常。可以應變。公感時觸事。一疏內云。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憤而不已。則變而爲逆。今日義興瀨水桐城。在在告叛。有不如公之言者乎。惜哉。神廟時不得竟公之用。而公之言猶在水穀肉魚。卽可以爲藥石矣。起部公其亟進今上爲乙夜之覽。無筭而退遜。庶幾知皇祖朝有社稷重臣。其言不朽如此。以爲黃髮赤心之勸。

季叔房詩序

今天下之詩。出進賢冠者什六。出山中野衲者什三。而側注先生處其一。然側注先生實無詩也。衡宇不揚。精魄不聚。足趾不廣。帖括橫其胸中。口喃喃未暇。能以時氣發古心否。予將老矣。復于役蕪湖。季叔房褒袖廷見。出一帙代雉正。在箕會頭屑額之。不省叔房踏步而去。意謂關使者浪得名。大僧父耳。亡何雪片如掌。燒燭引魯。視其帙未三行。急跡之。則將束裝渡江矣。余於是三頓首謝過。緇盟去。適豫章宮允李太虛過我。問日下異人。則以叔房對。太虛又急逆之。聘歸。盡以其龍沙驚閣。瀑布雲屏。金輪鐵峽。粘天截漢之勝。餉贈叔房。而叔房之詩道益大進。未幾。予又領江州節鎮。太虛叔房數相過。過則下榻彌月。叔房飲如裴弘。秦于定國。至多多許。則益詳整可愛。乃市螺蟹斗酒。索予序。序曰。自古言詩人者。詩從人出也。果其人而詩也。即欠申笑噫。謂趣溢流。果其人不詩。即拈斷枯鬚。灑乾心汁。非不聲偶。五七而土鼓不響。蠟渣何味。叔房胎賦。翹奪萬夫。筆探鷲鳥之毛。墨服蒙苔之膽。學得風母之杖。靈徹歸終之知。不獨詩高大。曆而所戲爲小詞軟曲。雖美成山谷蘇大秦少。亦靈解頤遜首。我明秀才盧次樞謝茂榛。恐不能屈叔房於槃匱之坐矣。叔房更饒爲古文詞。而八股一途。皆以鐘鼎綠烟。埋泉斷劍。不款不識。不孚不理。創意爲之。異日弋獲。必不容在木天。然木天中著一叔房。庶祿閣火青。緹有光焰。得無怡然不屑乎。所著近稿具在海內橫目者有人。以予爲阿私所好。則請罰黃龍一雙。以

代饜養螺蟹之過而豈其然乎。

王大蘇先生詩草序

黃玄宰先輩與予論畫。有生動之趣者便好。不必人鳥。一水口山頭。不生不動。便不須著眼。予謂此說可以論詩。蓋生動者。自然之妙也。孩兒出殼。聲笑宛怡。若塑羅漢。窮工極巧。究竟土坯。大梗耳。唐人之詩。韻流趣盡。亦只開口自然。莫強於今日之詩。玄深白淺。法度文章。何如捏作。要不過惡墨汁之圖傳也。行人王大蘇。使過潯陽。望其眉額。卽有詩意。少飲敵衙。盡籠華子岡。麻源谷之雲。撒爲碧唾。無論其他。卽數十莖鬚。松拂柳。有百尺爲形。千尺爲勢之氣。所著有蓬草。鬪草。梁苑草。雪江草。近草。皆自詩自序。序則簡率高真。韻致遒上。句容族少。宰復明過我。一手之而不忍擲。再觀其詩。灑英爽發。如食梨。如騰駿坡。如聽鳴泉。絲肉漸近。輞川在是矣。因言吾家宗寶代愈生奇。請以白馬丹雞。結宗社於三千里之內。少宰曰。然請大行先蔽扶球。以執牛耳何似。

語石居序

前世好僧。因一念墮老。罰宰官。前世好官。因一念墮落。罰作和尚。豈不對待也乎。彭澤縣觀音閣長老法迦。前世好官也。所著心經解。痛快直截。乃以孟子解論語。不以郭子解莊生也。所作

語石居詩。大有禪凡權實之趣。予昔泊舟虎丘山下。夙起喚友人陸務滋。沈叔賢。書記劉文備。王端於將暝時。走千人坐上一蘇不到。觀其朝氣。至點頭石。偶推之。三動。四人驚惑。而吾不欲以語人。恐人不誠我。不知人亦石耳。比之於石。猶其頑者。生公說法。千百大衆。無點頭者。石出補點。何足怪也。繇此類推。人不堪語。而寒山一片石堪語。可以皮相之乎。吾願迦公將詩作偈。時對孤阜。救此淪胥。一切哀苦。永無屯難。凡爾風雷龍鬼。江內驛馬魚豬。蝦軍蟹史。悉來受記。使此詩爲結想。密教與準提等。大放便事也。仍乞迦公謝却僧官。使前生今世。算子清楚。更又大放便事。迦公得無受想一笑哉。

吳誠先句香齋詩序

余納江州之節。歸田園。燕而猿鶴笑。每想竹風梧月。手一篇逸。我以老。顧姓氏雜。投篋匡稠。濁避客如逃雨。然安得素心人。相與晨夕邪。誠先自墨離來。以年誼辱過。甫望眉宇。而折其紫芝韻。遠莫名其器也。子侄輩不揣。採菱雪藕。飲之小齋。余半渡擊之。脫巾席地。稍做家蘭亭故事。酒酣。以其句香齋詩稿示教。今之爲詩者。寄緜祝嘏。非不薰脩極力。而俗腸艾氣。出胎可憎。至讀誠先片語。便覺梅橫婆律。猶不敢望天霞月露之鮮貴。自有陽羨書生。則香丸女子。歛袂退矣。雖然。詩以聲教者也。既作無聲之詩。又肯從香結撰於耳。何薄於鼻。何親觀大士說法。一

切皆無請。誠先下一轉語曰：黃藥道人，也得木樨之力，則茲集也。大國之芬伊始也。余向欲築一館，顏曰山香。就時當以此詩置之。水沉板上，聽句與山關，亦大樂事矣。誠先何時再過我。

潛園小草序

子昔跨蹇，令茂陵入關未幾，忽扇烏天，半大青，方突驚知是削成也。蓮掌秀矗，玉盆鬼擊，移換萬態，令我一顧一絕。山自雪峯奔峨眉，而至太華，高占五岳之霸，故秦之血氣，獨強其心智，亦最悍車鄰，駟鐵以下可味也。民部韓二水架上見詩一集，題曰秦聲，讀未數聯，公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問誰撰，擬民部笑曰：秦人之弟，實爲此言。予不覺其心遜口前，如食哀梨，惟恐其遽盡也。旣而天驕上公車，取道白門過我，癯然骨約，似不勝五銖衣者，而又和雅冲抑，若靜雲春曠之及匿，其所爲秦聲，而以潛園小草見質，豈有少於秦乎。秦自李杜右丞迄崆同浚谷諸君子，削天掘地，立祖標宗，天下莫敢衡視，此已事之較著者也。天需用峻靈之資，發玄探之想，語必宣心，聲能破界，奇縱娟妍，法矯老恪，具有椽大之筆，而猶退居小草，則將來之詣造當何極矣。龍德用九，其在重淵也。聞有夏鉢之韻，卽是其吟，龍性好吟，吟成乃飛去，然則潛園之潛也，伏強而力大，天孺尺木之飛，在旦夕乎。

高安王氏宗譜序

日月互承謂之冒。日月分列謂之明。蓋吾讀高安王氏之譜。觀其所述之冒。而知其所作之明也。必安公來獨城。生二子。曰碧泉。曰野雲。泉取杜崗謝榮山之子蘭秀爲嗣。是爲謝氏之王。雲取菟田黃桂先之子爲嗣。是爲黃氏之王。黃氏之王數傳而有文讓公。登狀元。羅一峯榜。擬疏改姓。問之一峯。一峯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服。示不忘也。吾子有父在。其稟命行之。於是歸而謀之父。號慎獨者。慎獨公曰。不可。旣承人之後。而絕其祀。不祥。惟以黃氏祖族明其譜。而兩傳之。是爲兩得。於是姓仍王。卽無敢議改。文讓公而後。三登甲第。五鄉薦。七明經。今侍御公一鶚。持節按三吳。澄清東南。且半壁而庭桂森森。列起未艾。豈非野雲公之貽謀。而慎獨公之孝義。有以蒸發其瑞乎哉。王子曰。慎獨公之功。更在野雲上。蓋野雲主生。而慎獨主成者。功不在多。一念而大天之於人也。惡其薄。更惡其欺。有親父子兄弟如陌路。不認識者。慎獨之於王何其厚。而於黃何其明。皎然不欺。則冒黃何害。惻然不倍。則終王何傷。此所謂一念格天者也。至於謝氏之王。又令名敍。卽多華胄。不欲爲崇輶。則侍御公之識。又遠出尋常萬萬矣。茲一譜也。雖冒而復明。君子知其可傳也。可師也。

越游草序

西鑿阮霞嶼吏部木容。箚中鬪場。花裏之白鳳也。天以此人降中和之山。開百濮之運。少年上

第箴仕李葵州。妙言香字。落紙盡煙雲。有越游草行世。眉公敍之。引箠中。自失語曰。幼學困經術。壯仕困程書。老則自廢。此謂官下無詩。然而不然。霞噴何嘗不時。文何嘗不聚。令卽遽除。他日何嘗不可讀書。豫章生七晝夜。便欲參天曹。公射獵不忘把卷。稟賦有異。則方圓並用。揮絃數鴻。何所不應。吏部襄惟露冕。一行折獄。敍流。一行品鷹。沈謝同異。而以其効力冲心。發爲短長歌詠。其崑謠珍錯。如雙龍洞之晶氣。萬象闢寶。其遠討窮誅。如朝眞之詰曲。不了大勝。隔凡其妙活解頤。如石浪之輸江疊海。其狡幻疑眩處。如叱羊亂觸。駕鹿耘田。其瓊藻麗敷。如華蓋之綠青乳滴。老蝠僂舞。其神巧之種生。如松鬚虎草。每合一丹。可免五嶽洪水之患。然而猶未得形至。其詩若文。必欲形至。吏部芙蓉峯而已矣。金華山盡萬片鴉飛。獨聳芙蓉峯秀矜端儼。正居羣幕下。如狐偃顛頤。趙攀等擁一重耳。雖饑渴蓬累之間。不衫不履。自有晉公子在。蓋天下惟清眞獨貴。望而得之。所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霞噴方握銓管爲山巨源。以人事君。後拂袖辭熬。蝮歷三洲十島。走千百由旬以還。其麟車鶴背之本色。將所得於游者益洪暢。而此固游之前驅也。是越以使其君重。越何光采甚哉。

董蘇白蒸園詩集序

太白詩仙。少陵詩聖。定評乎。曰。文近聖。詩近仙。兩人皆詩人。皆仙也。何以知之。兩人題詠。俱有

遺生破死之念。但太白少而仙。少陵老而仙。太白快而仙。少陵苦而仙。太白飛揚縹緲玉臺天。闕而仙。少陵乘簡步虛洞府五岳而仙。詩之眉目千萬人。所共見者。豈能飭爲之說。大方伯董鍊菴名噪三十年。不識其面。予以從大夫之後。于役星渚。數與走匡廬三峽谷鳴布瀑之間。班荆衍飲。子常坐其元氣中。竊然可卽。無論坦衷真至。一望而親。一親而厚。卽其眉衡骨法。壓撲森古。大有蒼精入夢。丹髓貫筋之意。子醉而戲之。謂解子之犀釐。釋子之鶴采。頭上著一點籀冠。誰謂非稷丘鮑靚之似哉。鍊菴笑曰。固也。吾每眠食不忘游仙。吾家去此山。宿春而到。旦夕結茅於九疊雲屏之際矣。乃出其詩草數十種見教。洪之憂天憫世。細之稱物導情。出太白者什一。出少陵者十九。夔州之律。晚年更細。飯顆之容。勞瘁太損。蓋公之質穎無前。而又仰拾俯取。左方右圓。卷不釋手。記必鐫心。旣以江漢濯其胎神。復以岳瀆縱其耳目。蚤沐敬亭之雲。尋飲武夷之水。燕磯牛首。勝拾籃輿虎齒。黃箱奇探。畫楫日觀。雷首峻入玄術。以至浮梅炎雪之鄉。雲關玉壘之嶠。聖燈鬼彈之國。鼻飲竹孕之邦。莫不叱馭冷風。澆漿醇土。宜其詩多異想。筆有天工者矣。公有雄文。尙留闕闕。吟亦多物。而總之集曰蕉園。予既觸時忌。刺促以歸。而公方大用。以奉潘版。不屑出。楚山越水。相憶實多。曾許爲公鼓詩。因宄病久稽。不敢造次。亦於蕉尾齋中。輒舉數語。以附于殘心拔翠之義。不知能有當於公否也。

胡青蓮檀雪齋

胡直卿先生大集至。而余方刈穫。遂爲之言曰。得時之稻。莖傑長稠。穗如驥尾。稱之重。食之息也。明興。按宋軀之後。青霽無色。於是北地起。而歷下翼之。漢官復觀矣。至弁袂執盟。書俱克棟。然其內亦多食糠而肥。於是劉子威農丈人輩。又欲以珠玉海丹奪五穀之位。而時人未之許也。詩文至今日。則荆棘糲交。馬通災木。家饗一帶。人盡五沙。而其道乃大惡。此亦不以溺自照矣。直卿胎清賦警。才絕萬人。其文力強上。不啻舉海神之脛。而扶羊侃之指也。更把卷借陰。羅譌盈架。天上赤綠之文。人間蟲鳥之字。無不刻目。卽成。呼來驅役。以故有所吟著。必滿入三玄。絃恢八極。衆體備工。新裁獨富。摘歎洽之靈根。發鈍遲之敬竅。凡有聲音。剪其百舌。一騰楮墨。便許千秋。試觀其全篇。莫不波輪風立。嶽戰石飛。斯亦學海之長鯨。藝林之乳虎。橫視而齧吞者矣。而說者謂直卿奇奧之處。澁步時多。熬牙亦見。不知艱淡之忌。忌其詞也。非忌其旨也。道雖易前。獨不曰賞而隱邪。今之君子。一領測注。父妨刻而祖賢書。此外氣墳鑿度。視爲何物。間或逢年。木天惟衣鉢之課。花銜苦押簿之勞。雖其授受世承。而亦質品所限。自吾目中所寓。闔楚尚有幾人。然求其削進棘猴。廣通駭象。字若鮮花發露。思同靜竹之參雲。如我直卿者。豈遂肯以鼓旗多讓哉。今上留神文史。方陋傳粉大家。日令君山待詔。而願與相如同。時當雲物甚

美之會。直卿含香侍側。何可不自斐然。倘以此集獻乙夜之觀。是必有移饌奪袍金蓮歸院之寵。以食力田之報。予且拭目以頌之。不必俟揚雄之後。再一揚雄而後知之。世有此萬斛稻梁之鷄斯也哉。直卿謹矣。

涌山閣詩文集序

任城王曹彰。能負太廟萬斤鍾。而頓白象之鼻於地。不敢動。南梁羊侃執泗州十石人長八尺許。對擊之俱碎。又能直上壁。七步橫躡之。得五跡。此皆力之不可解者也。世界中自有神力。總之曰風輪。鳥以之走。鯨以之載。犧以之經。僊佛以之超世。而文人才子以之爲言語妙天下。柴桑文燈巖使君。天授明通。高眉剔振。而又付之以無畏之力。雄刪強扶。苦盡萬書。曩子訪九疊雲屏。耳噪其氏。常跡之不可得。既子領江州之節。巡徼登陣。望去石林堂。一座紫風翠簇。雙劍倚出空表。而使君甫魁馬長安。止見其飛行公牘。以爲此虎於文者未易才也。已而李醉李予。且穰鄰氓。叨河潤。遺猶子登三謁賀。而涌山閣之集至。山以涌名者。匡阜走江如濤。至此閣一涌。不親履其地不知也。觀其著述。多所評駁古獄。爲之反平。老巢因而發覆。可驚可怖。可信可從。不必踏萬仞之巔。而自有霞思。天想人路。莫攀者。諸游記則安道腐肝。于麟吐舌。石公捧心。而溝啓之王郎。第有見之狂走已也。至讀其聲偶。言言清上。理孚瑟。若皆崑山丹水之膏。味韻

悠悠。又桂棹梨舫之爽。險奇幻出。極鐵雨竹王之怪。曲行幽冷。罄盤羊穴鳥之勞。咄咄精光。不可追視者矣。使君讀書古廬山寺。千峯爭霸。竟日雲喧。氣色高寒。人盡兩絕。以故得低其心氣。研攻靜討於竹素版碑。古人相對不語。而語之中多所悟發也。予昔浪游。謬謂此山永無色界。正堪參坐半世。而使君生有清福。已先家之。且欲以之爲泛宅也。將軍河曾未拈出。予極愛其青坡白石。泉如鵝擘。徘徊久之不忍去。而使君遂謂三疊猶在尹邢。予極謂天池嚼蠟。俗禿惱人。而使君意復如是。春秋自主。誅賞不亂。此其具有大識者哉。去大識者。大力之母也。今而後予不敢以窺牖之明。謂天下盡無手眼。游山談藝二大事。將北面燈巖文使君矣。

夏叔夏先生文集序

詩以窮工。書因愁著。定論乎。曰非也。文章有歡喜一途。惟快士能取之。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元亮。子美。子瞻。吾家質甫。皆快士也。其所落筆。山水騰花。煙霞劃笑。卽甚涕苦。憤歎之中。必有調諧傴舞之意。蓋天稟原空。則塵粘自脫。卽能解快人不可多得矣。天都夏叔。夏快士之後身也。毓靈於黃海。降體於長淮。游學於錢塘。作秀於荆表。而授徒於石門。慈利之塾。胸吞雲夢。盪日月之兩丸。脚踏天門。看楚吳之萬動。貧無他好。止好讀書。其讀書也。衣被寒飈。灰中藏火。晝抄夜較。廢箸操錘。一如甯越人不休。人臥不臥。以故惠氏之車。李氏之架。陸氏之巢。任氏之

苑孟氏之窟。俱積於叔夏一貧如洗之居。平生氣節孤峻。眼界縱橫。堅忍饑寒。不求不校。自貳謁外。不走翟公之門。自學俸外。不受胡奴之米。自師事張西銘。賀對揚兩先生外。不題安石之版。不讓茂弘之道。能飲能弈。能讀能歌。所著有日出言。忘憂草。仍臺集。帖雲集。仍園詩略。易安居楚游詩。皆遺興漫吟。毫無勉飭。表箋誌贈。具見清真。潔則淡月鳴蟬。和則春波浴鷺。詩口文心。不取鉤棘。而自然有夏玉縱金。編珠貫貝。開眉鼓腹。闊步揚衡之致。所謂著體之衣。葛裘便適。家常之飯。蔬筍皆香。不須求足而自足者也。教子義方。不尚文字。一以槐室爲卷取。一以眉山爲鉢授。而長公遂襲然先鳴。李我大越爲斯文盟主。亟掃鈴閣。以迎杖履。先生猶遂巡白嶽。不屑就也。夫歎喜種子。在文章家爲亨機。亨不止於昌後。在養生家爲活機。活不止於壽身。諫菴於此中得少領趣。何時而先生再請明證。一商確未了乎哉。

柏州遺烈冊子序

成恆者。夫婦之道也。在六五之繇。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蓋貞乃婦之道。而吉非婦之願也。婦人吉則夫子凶也。此言夫婦之小者也。若夫大夫夫婦。則乾坤之道也。地道一挈。而卽以妻道配之。又以臣道申之。有常得主。則夫婦之常也。無成有終。則夫婦之變也。聖人言至夫婦之變。而僅云無成。有終。則夫婦不當以節論。而責任匪輕矣。余嘗謂下宮之事。公孫杵死之。此

但講易之恒着也。程嬰抱孤匿山中，卒大其後，此真能講易之坤者也。故妻道至恆，而貞者至坤而始大。閻巖柯太母蘇氏，綺歲歸朴軒公，廿四而寡，剩腹一雛如碩果，當斯際也，一繆閉可。以謝朴軒矣。然何益乃公事，而蘇太君毀割其容，堅忍其憤，爲公護一線之脈，內憂外侮，啼寒苦餓，皆一身辦之。四十年如一日，乃至衍大其裔，至今日簪笏玉起，子姓如椒，繁實疊疊也。此其功詎在程嬰下，而說者猶然以栢舟咏之，謂不二庭也。不二庭直恆道耳，豈所以語蘇太君也哉。予少讀易，竊以此旨論古今存孤之節婦，至於褒言幽蘭，秀荒草而錦黃雲，則有煌煌天語在矣。

祝氏事偶序

繇旬廣在四天之下，至古今益寥廓，更不相及。人僅七尺，生年不滿百，大都視比比，少所見多所怪也。仲尼兄事子產，趙衰輔讓胥臣，聖賢重讀書，何有我等。予昔髮未燥，有志爲徵事之學，極服吾友阮孺乎。通籍後，服吾師黃昭素，前輩焦弱侯，皆不減張華荀勗裴子野之博，既而中廢里居，得從吾師胡仲玉，交好祝元美先生，先生亮節高風，拔塵旂立，其於學也，藏焉收焉，游焉息焉，便便其腹，坐若洪鐘，小叩之小應，大叩之大應，予每過之，輒有吾家王儉之愧，然而位不償名，壽不符德，人皆惜之。生平作述，甚號夥頤，而遺書有祝氏事偶十四卷，事偶而題之以

祝氏者。意謂此一家之言也。夫偶之爲言同也。天下事有故同。有誤同。有似同。有小同。大同。將毋同。而總之俱有對待。則命之曰偶。先生披閱之餘。精神所寄。豈以此關美炫多乎。蓋比擬有強記之功。讀書有誘入之路。持之有故。則覈之必詳。卽訂譌較癘。不至問具敖而冒三家。斯亦教育承學之慈母導師也矣。昔漢武擴獻書之勸。一時闕下書積丘山。宣帝立白虎觀。召問五經同異。博士弟子雲集雷鳴。各據所得。甚至河內女子。亦來上書。今天子崇獎實學。剖格求賢。使先生少假須臾。以觀德化。當必以安車玄幣。徵晉鸞坡。而擁皋比。截蒲流。奏之英。辨聲識醇之輩。俱出其門。而取中秘大典。一鳴演之。更且竟所未竟矣。奈何鼓吹休明。天不憖遺一老也。雖然。其書存。則其人存。先生蘭玉出林。如筍異時事。偶歸入皇家。祝氏不得擅爲已有。易名之事。俱未可知也。

林木道詩集序

味有厚薄。非段成式之所知也。天下之至味莫厚於水。而酒茗次之。酒多一粒。茗多一柯耳。諱詩亦然。向嘗謂子瞻絕萬夫之稟。不甘擬杜。而常欲敵杜。至以杜詩絮之子。瞻舌本。幾碾已完。而少陵之津。方濫觴而未艾也。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解杜者有百家。竟不得其真。攻杜者有百家。竟不得其似。則亦姑且俟之。而孝廉林東方氏。崛起仔肩。以杜爲事。膽府決揀。口門爽

關心如靈照之珠。筆乃胡旋之槩。感懷卽事。贈景投人。若崩若興。若幻若住。浣花草閣。韻有餘幽。白帝鹽城。律俱入老。而東方氏方綺歲銳途。光力過扶桑一丈。使從茲成其變化。則過都歷塊少陵。前賢之畏。更有疑也。夫水一耳。盧鴻漸能知中冷。王荆公能知三峽。而不知滋穴之水。名曰神瀆。蘭椒遜臭。醴醴辭甘。此惟博於水者能淡於水。讀東方氏之詩。而以味求之。是果能飲杜者哉。

送岐山周老公祖榮陟濟寧衛經歷序

余昔令槐里。道出野王。過甯邑。大行山下一黑子耳。私謂此四戰之地。蝗包山腹。飛而食人。五板土垣。莫衛也。項者。寇躡晉豫幾逼而甯陷。令及尉死之。是時丞爲吳門岐山周公。暫運去小灘。妻若子入晉井。以免。歸見積骸股。乃大慟。或勸之行。謂狐狸晝嘯。鬼夜哭。公何戀此雞肋爲。公曰。吾行也與哉。令戕尉害有丞在。朝廷命吏也。取篆鳴鐘。集父老收拾殘喘。聽約法。日者之滑。以城惡故。速鑿渠。丘之輒築之。登仍品。穴其濠。而誘覆之。第囊瓦不用尹戌言。雖城過百雉。何益。於是乎議守。守之如何。富以財。貧以力。力者主之。而財者奴之。一時踴躍超距者雲集。而公以爲不可用也。仍議募設鄉勇。幾何人。驍勇幾何人。授之堅銳。教之擊刺。又爲之摘冒汰羸。休老鼓壯。人人惟敵是求矣。而又慮庚癸之呼。沙籌之唱。無暇求敵也。乃議餉。益祿不可。

仰屋不能事出倉卒。乃媿命貨郵。賦勸議輸。盡出其月廩星囊。以及其內子之簪珥佐之。曰何如沒於賊乎。民大悅。旣而客兵至。公亟令逆之境上。酌村堡之稍可支者。共其不惜。且數之詞令。若來勤王。大庇我邑。不腆一牛之犒。不足抵弦高。客兵相戒無譁入。向使閉之城。而又逃之野。其禍有慘於受賊者。兵去。議巡警。議鞭賞。議獎同心。十室之邑。風鶴所共。方有乘危以射利者。而輕薄少矜。強作解事。隊長三尺。目中何有一丞。張仲景之醫。不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佞在江州辦賊時。同一啞藥之局已耳。然而公得展其用者。以一邑止一丞也。向使令掣之尉。又踦之公。得有今日乎哉。城甫備而賊又至。凡五輸而五墨焉。事急賴公。事平不賴公矣。公無金入長安。地方重公。而長安不以公重。此有吾郡府參軍之遷也。吾郡幕不能重公。而郡則或能爲公重。山稱臥龍。爲千巖萬壑之長。二千石以下。得署居其中者。皆洞天福子。且去公家僅五日。公得驢味二年。以酬萬死一生之苦。公卽無所表見。而文亡害。亦何不可以重公。公於寧爲丞。又爲患難之丞。吾所謂一丞可丞也。公於吾郡爲幕。又爲無事之幕。幕亦不知若而人矣。使公自匿不余示。余併不知有公也。公尙得以幕見哉。吾郡何地。而公以一事與乘人左。是仍以寧治越也。卿法我法。得遷任城。公猶幸矣。故事衛幕視郡幕較薄。然以朝廷用人之意測之。則濟上爲軍國咽喉。尺籍伍符。參軍得以稽覈之。朝廷未必知用公。而又似知用公者。則

天之所以用公也。濟上有公。在吾何憂。揭竿輩哉。昔祖逖陶侃。澄清節鎮。名流千古。然皆起自參軍。今上立賢無方。一言稱旨。不惜畀薇垣之座。以風勵天下。公處囊之穎已著。今官地俱得自見。無謂世無喬琳其人者。以刺史求刺於錄事也。公生命屯蹇。多所剝歷。四歲失怙。五歲失恃。爲母姑所抱。而又見背。艱苦萬狀。讀書不成。乃譚兵說劍。間關寒餓。得入春明門。以筆札之役。受知戚畹周長公。一見呼爲宗寶。乃授之婚宦。以至有今日。讀公自序。其生平真令人可涕可歎。一飯不忘。而報恩必篤者。皆骨脊男兒之大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公年踰壯。余舉此兩語贈公行矣。

東坡養生集序

盈天地間皆生也。蠕動者生。天喬者亦生。衆生之生。與蠕動天喬者等。蓋生而不知其生也。知其生者首之。聖賢次之。豪傑以爲生者短。而不生者長也。是故鷄以日出。卽料理此生。常恐一失其寶。則不可復得。西曼東。孔柱下漆園。以至龍門栗里。少陵太白。皆孜孜汲汲。同講此生者也。坡老出世。靈奪無前之竅。眼空不壞之輪。散爲百東坡。作儒。作仙。作佛。作名臣。作遷客。作游俠。作騷人。畫師。作文章風流。諧謔滑稽之韻士。聚爲一東坡。則刻刻作生計耳。無論其參悟濟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卽最纖之事。飲有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游消遣。有行

游消遣之法。土宜調適。不燥不濡。火侯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養之者。老髯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踈有曠而無偏窄。有把柄而無震盪。有順受而無逆施。燒豬熟爛。剔齒亦佳。拄杖隨投。曳脚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能養生。白下王武工。甘貧高寄。博古清真。心怨琉璃。神車碧落。喜讀公書。而掄其趣。旨者爲十二卷。總之曰養生集。以行於世。意欲使井觀瀾處之輩。獨破其昏。而節省其無涯之欲。皆以有生之一日。乞公少許爲樂。不至與蠕動爭夕。天喬論年。此亦老婆心切。有當於坡公者也。不但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也。

銓史紀名序

三代以前。吏治無所懸絕。卽漢唐宋來。以小吏起家作三公者。比比有之。高皇帝任官之初。猶行古道。而近日明經取士。非舉業不掄。非科甲不貴。妄一少年。突取青紫。臨政視事。不知掣令爲何物。以故懷刷舞文者。得闢其請。而吏治乃大壞。南北銓曹。制度惟一。第北炎南冷。有識之士。不欲以身名之皎皎。就濁世之溷溷。常樂南而鄙北。何者。利不爭趨。則害不蒙冒。與其攞利。何若成名。此南曹掾史之初念。卽有足嘉者矣。今天子破格求賢。虛衷詢事。日者一椽上書求免。覲卽不難報可。一男子伏闕稱旨。而薇垣畫省之席。卽尊顯之矣。僮諸椽史奉法循理。冰兢

雙蓮積小臣而爲大臣焉。知不三公如古初也。維揚張某。鳩茲陳某。皆名家子。讀書學劍。綽有凌雲之賦。而抑其志。於數馬循牆。講讀律令。此欲有實用之品也。所紀同事之名。編年詳地。垂之永永。倘能盛德大業。壽輝此紀。其視成均勒石。又何以異哉。

高故下詩集序

白能絲可讀詩。詩不特不易工。猶不易讀也。詩出布衣者。取韻什九。少讀冒伯慶詩。喜其雋冷獨上。既讀柳陳父詩。喜其優孟唐人。翮翮可愛。既讀葛震甫詩。喜其朗滌空圓。以爲布衣止此。而垂老得讀高故下之詩。始愜然歎予曠之狹。而予心之濶。替不洪也。詩者。韻之道也。兩大之中。韻莫韻于山水。無倫之內。韻莫韻於朋友。故下誕長武林海門天目。盪其兩丸。靈岫明湖。快其千古。而又稟絕人之資。負蓋代之學。吐氣捲縮。抉指入壁。家既赤貧。遭亦多難。而喜種梅調鶴。喜揮劍撫絃。喜徵歌買笑。喜訪戴留髡。喜神仙佛事。而喜喜交讀書之人。與之素心。朝夕所游。荆襄吳粵。唱和皆名宿。故其爲詩。法老而格峭。一有拈合。妥麗泓品。如珠林積雪。玉澗飛流。而曠遠澹兀。不可一世。則海上之寒山。雲邊之夜火。別自有孤清處也。詩有聲口。一聞卽得。若復蘇掇塑捏。如何而詩。則詩之韻已去久矣。吾以此得定故下之詩。謂其能在前耳。故下原山吟。擲詩胎西渡。而予向來不知。若以樵枳討子。又何辭于故下哉。

劉雪湖梅譜序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卑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俱俱土也。有榮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不知莫大於聖直精神任之。莫遠于鬼直思慮通之。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腕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翻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弈者可知而不可解。即可解而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遠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鬢鮭背。兩瞳孔如碧。照而神甚王。方烹臥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爲刻之於姑孰官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

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奔之。信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雜
序

雜
序
終

10x

游喚

山陰王思任季重氏著

紀游

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頃子姪輩向累稍謝。偶讀駕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屐及於窳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滸。勅一書記。一童子。一庵。一管辦。二粗力。人行矣。會隣友鈕履孺來船。一言卽解冠橫臥。予壯其無隔宿之謀。牽衣之態也。共行之。檢筒中得同年秦觀察一郵符。少借官德。從娥江發。經台甌。訪括蒼。歷婺睦。順流錢塘而下。如探牛斗。舉浩浩乎元空。坐漢槎遠也。蓋玄暢於游者。凡兩月。予嘗謂官游不韻。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窮游不澤。老游不前。稚游不解。閑游不思。孤游不語。託游不榮。便游不敬。忙游不懶。套游不都。窮游不樂。勢游不甘。買游不遠。賒游不償。燥游不別。趁游不我。幫游不目。苦游不繼。膚游不賞。限游不道。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謂游。則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乎盡測之矣。至於鳥性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卽彼我共在。不相告語者。今

之爲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呼！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語人也。

東山（上虞）

出東關，得箬舟，霧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帶，坦迤，絳直，絮綿中埋，數角黑幕，是米糲濃墨壓山頭時也。然不可使類見，恐遂廢其畫。亭午過菴壩，江魚入饌，兩岸山各以淺深色媚，行伸脚一眠，小醉而夢舟子突叫看東山，山麓巉石，獸蹄，守江如拒，從謝公棹楔上，磴路每數十武，長松繡天，濤聲百沸，又壑中時有哀玉淙淙，草多遠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當萬里流也。池上數級，得蓋微洞，文靖攜妓常憩此，李供奉憶東山詞，花開月落，幾度誰家，何物少年輕薄，然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竊謫曲折入國慶寺，寺僧指點調馬路，英風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韻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獨琵琶一洲，宛作當年掩映態，古今人豈甚相愛，那得不爲情感，東山辨見宋王埜記甚詳，吾以爲山之所住，偶然四隅耳，何以喜東不喜南也，夫東山之借鼎久矣，足忌之而口祥之人，遂視東山爲南山，絮令家有從未而識，而輒謂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決曹江之水，一爲洗清兩字冤也，山可矣，去其東而可矣。

刻露（嶺南）

浮曹娥江上，鐵面橫波，終不快意，將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漁火村燈，與白月相上下，沙明山靜，

犬吠聲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棚也。味爽過清風嶺。是谿江交代處。不及一言貞魂。山高岸束。妻綠疊丹。搖舟聽鳥。杏小清絕。每奏一音。則千巒峭答。秋冬之際。想更難爲懷。不識吾家子。何故興盡雪谿。無妨子猷。然大不堪戴。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厲心脾。豈其可過畫圖山。是一蘭茗盆景。自此萬壑相招赴海。如羣諸侯敲玉鳴篳。逼折久之。始得豁眼。一放地步。山城崖立。晚市人稀。水口有壯臺。作砥柱力。脫幘往登。涼風大飈。城南百丈橋。翼然虹飲。溪逗其下。電流雷語。移舟橋尾。向月磴枕。嗽取醋。而舟子以爲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

南明(新昌)

過剡縣十五里。青驛背上。望見二山。追蠶之痕猶在。而澗填之聲隱然也。生鐘生鼓。豈在生山。生水之前乎。從鐘鼓山取谿入谷。是武庫鐵帽。堆閣多多許。一嶺鑿百級。入縣畫中路矣。嶺下方塘澄澈。蒼松傲睨。大楓數十章。蒼以他樹。萬頃冷綠。人而俱失。入寺禮石佛像。端嚴福好。卽耳長丈餘。齊永明中。僧護見神異發。北山愚公。願三世僧。此相始成。前有狻猊二石。俯仰似悲。云是智者大師所著。師寂後。一泣天。一號地而死。凡名勝之地。僧各奇一說。以靈其主人。將母同耳。由僧寮仰視四壁。斬削俱青瑣紫玉。老樹髭髭。倒尻橫肋。壁中一壁。有百尺松窠之前。峯如白上。危置一方石。是仙人博局。五斛玉塵。不記河人負進也。予直走其顛。天風急。幾吹墮。乃

坐伏稍窺崖絕萬仞急飭下始大怖寺左有二厂疑是蛟洞虛榻入之陰風沁骨濕碧侵寒苔
瀾盈尺雨甚凡三宿寺中每出寺門望雲飛多龍氣往來各巖熟看大楓樹若至深秋便如萬
點硃砂映發出土繡綠小橋紅寺騎驢至此或當醉心絕倒亦直得號天泣地也

天姥(新昌)

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笋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過桃墅谿鳴樹舞白雲綠坳略有人間飯
班竹嶺酒家胡當鱸鮑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婦過會墅入太平菴看
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葉離屣不啻雲鳳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幘去禪其下自不
來俗物敗人意也行十里望見天姥峯大丹巒起至則野佛無家化為廢地荒烟迷草斷碣難
捫農僧見人輒縮不識李太白爲何物安可在痴人前說夢乎山是桐柏門戶所謂半壁見海
空中聞雞疑惹其顛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丘俱在明昧之際不知供奉何以神往
天台如天姥者僅當兒孫內一魁父焉能勢拔五岳掩赤城耶山靈有力黃綠入供奉之夢一
夢而吟一吟而天姥與天台遂爭伯仲席嗟呼山哉天哉

天台

宿桑洲驛之次日取石梁道一過李氏隴山不守度矣蒼壑亂撐大石怒特谿如萬鵝壁翼先

有高鶴長鶴。叫雪飛來。草木惡塞。一線黃泥。斷續入天。望前行人驛。俱畫裏尺豆。忽露忽習。而子亦寄命懸絲上。幾不知馬之幾足。有一巖喚吊溪。戴一石如巾子。中隙明截了然。不知何人搬置。去六七里。忽有黑豬數萬。埋頭浴背。負塗涉波而來。一行人怪笑。相傳錢王策此石津。饋塘失曉不得去。以理察之。是山所融結俱圓塊。水勇士搜。則纍纍滾積下。吾姑欲其妄言之。妄聽之也。雖然欲駕虹則鞭之。欲起羊則叱之。吾惡知仙人趕石。非誠言哉。或易之曰。萬馬渡。三豨四竊。其形共見而馬之與。自此上數十嶺。如拾浮屠級。雲物漸多。予順風而翔。儼然翼有所遇。須臾霧合。人山俱失。如魚游氣水。同行人恐而相呼。謂山君或乘間而一跌。則蛟龍之宅也。旨哉。歷下生之在太華也。予其善載腐肉朽骨者乎。不復知有天矣。

踰嶺霧盡撤。望台山一圍。碧浪萬千。則又仍在天之下也。然是嶺不得卽落。不可輿。又不可步。仄劣陡懸。前顛滅。方許後踵生。洪厓肩當於此際合拍。自此見山田如肚幅。又如耳。層疊相有。塔出森黑中。是萬年寺矣。寺故帛道嶽福田。八峯圍拱。雙澗合襟。能於花瓣中自開一平局。風氣之所聚也。巨杉戟列。拄天衛佛。氣象沉肅。一戒石云。萬年古樹。神仙留此。有人伐之。其人卽死。常是游行仙護法作棒。試登妙蓮閣。問所爲。袿衣寶蓋者。僅留宋記。而聖母所賜藏經。金鐲玉潤。規模宏遠矣。上人雪堂。邀人噉茗。坐竹閣下。流泉潺潺。曲徑花深。就樹陰作小圃。藥欄點

綴。文潔可愛。雪堂虎林人。文字知識也。苦山之中。拂以杭式。使楚楚有快致。仍步出寺門。酌路橋上。予與容鷗紅飲。而雪堂爲之白醉。止予再四。其如石梁。忡忡何。然而馬首屢回。予每飯不忘鉅鹿也。

過蘭若堂。截溪作沼。杏綠蔽封。人如翠鳥。往來枝葉上。穿弄。踰鐵船峽。羅漢嶺。山益幽險。奇邃。輿窮而步。一嶺碧陰。浸肌染骨。眉額相照。俱梧竹氣。藹暗中竇。透數點白天。不知何處轟雷起。則趾及上方廣之門矣。清池一鏡。斑魚數百頭。來迎生客。意是瀟湘綠雨。下青風也。急捉僧從。右肩。上曇花亭。禮大士已。觀所謂石梁者。五月水大。壯上兩壑。殺洛關。梁上梁如獨木橋。笋背龜形。長亘二丈。廣盈尺。而五六步中。卷隆寸許。牽連對壁。路絕。僅容一佛龕。有輿夫不識。浪欲過之。然萬山砰礮。已奪氣不前。探首梁杪。一窺。即股戰齒擊。一行人不笑而怒。急牽去之。而所謂梁上水者。從瑪瑙牛腹飽積。起走梁下。直掛杳澗之淵。他山瀑布。俱圓渾條直。不盡布義。獨此扁落梁。若機橫其上。真是九天飛屑也。

曇花亭。建自賈秋壑。故有賈像。王龜齡宿世。卽嚴首座。曾寫石橋碑來。龜齡二詩可讀。舊傳此山內有方廣寺。五百應真。羅漢家焉。而瀑布則從入之門也。自曇公拜入後。無敢有問津者。亭像俱精妙。今杭人爲大悲所潤。葛乘家入道。在天封寺。壁間詠。惟楚柱史楊修齡。妙得石梁解。

出亭左嶺有蓋竹洞天。大硃篆。瘦硬不減李當塗。數折而下。坐石橋松樹間。望驚瀆之翻落。恨不多人共之。更恨奴子且別往下方廣。覺公喚取活火煮本山茗。眼見萬里天上水。須臾到口。冰壺洗魄人。在雪宮。不禁此清絕也。

入寺逕。新篁數千。大可掬。俱慘碧滴人。竹裏界飛泉。如翡翠中。餓數條銀物。雖俗喻。差可擬耳。瀑既善吼。人不得隔丈語。而四山白晝俱陰。夜更易。不無恐怖。眠覺公樓上。喧極反寂。然夢中時時是雷雨。明日從竹西至潭下。飛濺射人。陰風逼氣。急走還。但覺淵注停渚。納而不流。此必有物受之矣。而覺公爲我言。斷橋之瀑更勝。予已心折石梁。低徊久之。然不得不痒痒斷橋。過強嶺暗溪者。再始得大壑。著芒屨。持一健兒。行六七里。苔砌巖數四。容孺笑予未縛。熙而楚聲。爆脛下。則以笑酬之。山深無聲跡。亦無樵處。一行童先驅蛇。艱苦嘗盡。至橋上。俱大卵石相對。中可跨。故斷之。實無橋也。石既圓滑。稍不戒。無何有矣。乃伏石上。推首窺之。則玉龍下注。不知其幾千仞也。聲色俱厲。爲之神滲肉飛。是瀑下有數坎。秋澗時水下一坎。輒停一切。又下。如切方片玉者。乃足佳。今水盛直下。徒雄雪耳。何能薄石梁。而逃此寂。聞爲然。下數里。一展珠簾水。則蛟人之窟。萬顆圓明。抽襲冰蠶。向月下。織結晶絲。箔者是當嫁龍妹。恐石梁之火浣。欲裁作奴衫也。予薄伴矣。

出原路見輿馬如就枕。都不記撥幾何惡溪巖也。踉蹌開口嶺。馬蹄謝矣。強借輿之半旋而上。望脚底朵朵碧蓮花也。一雉驚飛下。半日不得竟。乃墮之。始入潤。而帝居青鳳。彷彿翻翻矣。入善應寺。反廣衍有田池。宋儒走之。當又有一番理氣。卽竟力克華頂。訪智師。拜經臺。降魔塔。伏虎壇。俱爲瓦礫。而太白讀書堂。踪與二頭陀坐靜。至義之墨池。一勺水耳。其寫黃庭之洞。近亦蕪塞。大抵台山以華頂爲心。華頂高一萬八千丈餘。山郭之浪湧雲屯。其勝處在夜半觀日。霽後觀海。秋淨觀錢塘烟霞。衆視頂爲歸極之所。而予獨謂其癡肥童淵。不過一高而已。予昔登清涼之北頂。右手招太華。捲舌一唾。左落東海。千山萬山。大者豚畜之。小者馬蟻子也。項王一呼。千人自廢。安敢摩肩背拱。遜雁行乎。司空見慣。一出頭山。渾閑事耳。然於形家看個字龍。分宗出祖。亦不爲無補云。

從華頂還善應寺。步二十里許。旣餒且渴。裴晉公逢着便喫。而苦無酒。取左嶺下。見娑羅樹花。九房六瓣。何必減優鉢羅耶。捲丹草更奇。而有白花種種。山鳥尙疑。僧定不識。一絕逕至天封寺。溪田廣正。藏納苞聚。訪所謂大悲者。立關二三語。將由受者不可多。使與者忘少。殿上阿羅漢。一呵卽活。云是羅漢。自脩自證。其二飛至國清。相傳智師開此地。有神遇。因號靈墟。宋改額天封。無他異。但卓錫泉澄澈。今古則佛門之大湯池矣。從天封右逕箬篁中。過三村舍。出來董

子毛髮皆古。雞犬見世人。各有傲慢之色。極力走三四峻嶺。約十五里許。始至開口。與輿力合。勃率稍定。乃得瞻顧所謂華山頂者。冉冉天半。是雲中君也。然予尚在山之傾。視下方。不啻禪履幾千仞矣。夕陽將至。亂峯丹紫。馬頭映射。步步看九腦芙蓉。怪峯異石。方圓長短。各如鳥獸器物。人人比擬一事。以相誇示。轉而上之。約三十里許。至金地嶺。均訪古定光。址已莽爲農舍。尋佛隴大慈寺。徒有燕巢之形。去數里許。一壁刮天。有天台山三大字。畫每徑四尺。矢勁鐵強。云是美髯公筆。不知何據也。

復上嶺。至塔頭寺。觀大師化身。而樹封竹暗。宿鳥催呼。前林無路矣。則從綠隙中。聽下方鐘聲。隱隱盤折。尋去一逕。腸嬾嬾盡。而溪橋出。方田綠稻。羊眠晚香。所稱爲高明寺者。寺是大師讀楞嚴風巖至此所建。而寺主人無盡師。說法南明。天樂佐響。乃東南無畏光明幢。偶出象山兩高足。延入禮佛。鐵像精立。而予則疲於津梁。橫身卽樂土矣。詰朝由竹廚下。看幽溪。坐般若石。聽浪春。捫一仄逕。取圓通洞。三大石堆成妙。有天來雲。聽呼入泉。喉亂放蝸咽。鶴清。或直吼下。如獅子作武。又或素獨筌。或擊萬鼓。攀蘿上松風閣。幽贖左壁。骨繡毛錦。燈公十丈寶蓮舌。無庸導師。便便然靈文玄對。不可謂單直蒲團上來也。

去此三里許。一石跳地插天。欲往從之。茂草跋扈。遂別去。取舊嶺上數里。望台邑一方。相耳。俄

有蒼葭筍一枝。沉黑拔起山尾。是國清之塔矣。路眩陡不可輿。勅股健束。速向鞋底下取塔。取而益隔。旋十數嶺。一蹊俯千丈餘。一道銀布。從絕澗拋下。乃石梁小弱弟析居此。而日夜啼號者。馬懷入寒。各不得語。亦不能轉換回側。稍延至容足地。塔出馬首。予然後有國清也。寺若成。國卽清。初疑開山之識記。當在塔已。而訊塔是隋時物。無有知其宗譜者。寺前大谿環之。有橋。蕩裳薛積。橫亘其上。而四顧松楓。俱數百年老漢。蒼髯綠髮。腰曲臂擎。各迎谿舞。右澗合襟。至萬工池。池邊七石塔佛。立山門千餘年矣。斗拱如洗。卽罽窻無一蛛雀。云是魯僮連斤。異蹤爾爾。寺僧體虛。肅入見古先生。後遂省寒山拾得灶。灶石儻存。閩丘太守訪僧灶下。見拾得薪。其脛乃拜伏。而拾得謂豐干饒舌。遂呼寒山遁去。夫豐干饒舌矣。拾得又何許添足。至笑罵引避。菩薩曉人不當如是。問大師談妙。諸天散花。亭在何處。及瀉山戒壇。豐干騎虎之踪。俱隨烟鳥沒矣。獨飛錫一泓。明珠夜月。相傳葛洪金鏡定此趾。而大師以錫據之。大仙老佛。豈若小兒奪黍子然。吾從五峯下瞰。寺在玉瓣中。天關地軸。道眼所收。佛仙反不許爭風水耶。殿右一井。題曰曹源。是宋曹勛筆。偈語禪可。是晚携酒脯。臥急壑亂流中。雄飲大叫。觀秦王獻俘太廟時。先後鼓吹。浴鐵三萬。生平以來一日也。國清是天台最初寺。名旣舊好。而山清。水清。松清。塔清。鐘清。鳥清。橋路俱清。僧更清。而予所居塔左。靜舍益又清。六七日大雨如注。與谿爭響。頗煩咭枕。

上躡屐出寺門。峯頭白雲下來。追陪欲語。杖履衣袂間。皆作冷香拂拂。囊中米盡。虛上人磨麩。默同入綠均。撥竹本。討筍燒羹。得飽快。已而入台。胡令君遣饋酒具炙。自潯陽。何暇計安邑之累。而家人往市歸。復得溪魚。肥活可人意。遂又邀寺中小友。往壑上飲食。虛上人取石銚。燃竹枝。試子蘿茗。有英公能作世語。復能操南音。每一發。雲止溪格。手激泉花。足棹瀾雪。蓋止願今生國清矣。

雨稍霽。虛上人爲赤城從史。赤城去國清五里而近。遂拔足走。看萬山俱雄青。雖碧。獨此山壁立數千仞。頰面橫掃。中有綠間。遂若霞氣。上下三兩層。與公以城字之。真能目此山者。霞標一語。當賞二婢。取山肩左上。見二小屋。炭瓦紅牆。近視之。則山魃肉土廟也。至前僅赤岩耳。流水涓涓。路遠壓其上。卽不見喘息。至上岩。玉京洞天也。仰視蛤呀。玉膏乳滴。作雨簷聲。洞天縮人。而無數竹青。引萬山丹采。從隙中。插入人骨。不定何色。面面冷陰而已。尋別蛇路。必欲登峯詣極。崖葉茶香。正爾撲鼻。而苦滑足劣。樵人大呼不可。相與勉息。跪石針上。草弱難援。一步一算。偶窺犂削。幾下韓退之淚。猶幸風微。不至同姑。齋落耳。遂得觀曇猷洗腸井。昔尊者參方廣。有羅漢云。其胎時。非畦。穢不聽入。因洗腸。此處遠井。非盛。亦神異蹟也。夫了元燒猪。南能食肉。邊菜。遂爲千古借伎倆。天台僧非熟時。將洗腸耶。抑納肝耶。

至頂上觀梁岳王妃所建浮屠。草深一丈。螭豹隱忍避去。不可久停。放眼一觀諸山。伯仲十一。玄初十九。乃還。下探釋箋巖良苦。又訪結集巖。無有知者。至下岩看吳觀察赤城證三字。吸茗而下。雨大注。同行扶掖。急走還。次日天不雨。同虛上人探寒明兩巖。從天台西丐取道。家家溪樹。翠冕雪雁。雲磨水春。想桃花點綴武陵源。當不勝此。村盡處。一橋虹偃。四山舒展。民有麥禾之樂。二十里至龍山寺無奇。又二十里飯平頭潭。小橋溪店曲巷短岡。差不俗。渡一兩溪。雲山紺縹。恍然曾過來。猛記得幾年前夢中境界。毫忽不爽。過折岫一何姓家。千尺古松二本。作老態。商敦周鼎。辱在賣漿。可奈何。憩孟湖嶺。聽割麥種禾聲。聲山響。數家峭壁下生活。山水隔絕。另有日月。見一石如獸踞。一石如黑靈芝。莖細而房大可愛。山皆石疊。簡精詭戾。裂縫披麻。如今所食錫瓜。又如折破蓮臺。託在碧盤之上。大類雁盃。山上洞無數。有仙人棺。龍鬚洞。奇甚。下山則大竹古藤。長松樟柏紅豆樹。勛纒骨挺。蔽虧攢攢。於是謁寒巖洞。如灰箕。道士開口。五臟皆見。可函千人。龜蛇上山石亦肖。巖左大廳石觀瀑。絕壁光削。約五百丈。練子水拋下。濺石珠碎。右有雀橋。如壺圈。削剩一條。對不可上。奇險孤匿。似薄石梁。猶着人脚者。呼農僧共酌。吟寒山子詩。是夜夢殘鐘冷高山。臥反在水中。中央。明日過無字崖。看明巖寒拾二峯。似和合仙抱韻。兩人真石交矣。巖下有通海池。植鐵色紫荆樹。經八寸闊。回望象縮鼻狀稍似。殿頂削崖屏漢。

相傳聞丘太守跡。寒拾來闖入。不甚宵。惟席帽半身。以意逆志耳。至所謂馬跡。則各目其三。而予似五之。從壁縫看起。一馬出門縮首入。一馬昂首相倚出。中一馬翹足長嘶最辨上。一馬首修甚。正對人。見前二蹄。背一馬首入內隱。此馬後露其尾。五馬天骨開張。神氣皆竦。面壁聽之。騷嘶不斷。玄黃牝牡。蹄耳不明。俱不妨天閉神駿。閱丘棄而去之。何不遂贈玄冠之使。使免跋涉之苦。壁頂掛一瀑。銀繩條落。半墜潭。時綏綏灑灑。似一束碎雨。對山一石。孤立二千丈。松柏植其上。必雲間鶴得訪之。由苔砌入洞三十丈許。愈深暗。從左隙出。見白狸伏在穴上。雪毛森磔。嘗穿穴至前巖。取飯。僧苦之。以塔厭其足。踰數步。一石筍斜插。如萌怒未伸者。至合掌洞。前後天通。此中必無六月。又上一洞。却對唐馬一幅。而洞腹用大石擊之。輒鼓叫。又上一洞。忽見達磨像。首出藤葉上。儼然西來生氣。爲近日四明劉光祿破識。寒巖奇。是詩料。明巖巧。是畫料。寒拾復起。又當拍手而呼蒼天矣。仍從孟湖嶺下。嶺根村一支。逕渡三四溪。至白衣廟。小山突兀。溪如明河。決溜而三。虬松鼓譟。與之爭霸。力不勝而咽。一佳境也。

行二十里許。至廣嚴寺。隨喜榮羅漢肉身。問貧婆鐘。已灰劫矣。行二十五里許。宿長塘范氏之樓。山民強作解事。方行九賓禮。苦求解不聽。而腹又大枵甚。欲臥。時又相與爲聲折。天未明。急去。取三茅村。撥盡山坳。得桃源。無洞有巷。曰桃花塢。三樓。屋顏以儺仙。亦無劉阮像。剡僧雲公。

止焉。引入看金橋潭。飛泉杵鏡。坎坎幽疑。大小石壑相望。不知誰曰會仙。而所謂雙鸞峯者。二頂葱蔚。亦因事而授之氏也。更入惆悵谿。路盡則相與撲跌。捫山骨得跡。一趾遂喜。掙一跬。力窮之谿始盡。山俱大青古綠。恍然三山十二城。絕無聲聞。杳然太古。同容孺及二長老。二僕坐石上。嘆謂今夕何年。容孺遂擬去。謂水迎花笑。定有人出。必待夕。予笑曰。誠有之。但竹卜易得。比之釋不甯方來後夫凶耳。然二美之贈送。兩倩之再來。此地此時。不堪柔腸千古。記得周美成詩。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此紅淚下語。年年血在桃花矣。問所謂瓊台懸闕者。土人俱不知何謂。雲公曰。吾嘗以杖作眼。

行三四里。過瀑水嶺下。高壁障天。清溪照石。望桃源瀑布。似驚虬倒掛。幾百丈。村農兒女。小橋邊行汲。入竹去。仙家矣。籬花自笑。居人何必解東西也。雲公數乞路。野人都不應。行五六里。一老叟指點。似有要領。而雲公十年前。曾望見來。於是得入。見所謂瓊台者。玉山寒並。已爲厭腹。而予遂欲如桃源例。竟之初。囊裳去。轅從樵路。峭入。已而樵路絕。俱壑中行。容孺乃大恐。求止一石上。予單扣着草屨。持一方竹。取鳥路已。而鳥路亦絕。僧僕呼吸叮戒。一步潭。卽一步石。或不可則退之再試。百計闖入。石盡山寒。山盡石寒。則以竹剔莓苔。蜂綴而猿接之。眠撲偷過。窪降懸滑。以千尺計。俱數十處。閉聽一視。而僂倖齋粉者數矣。喜雨後如秋。輕陰皎淡。不熱苦人。

約五六里許。瓊臺正面。削突整巖。是一萬雉方玉樓。大翠大錦。蒼葢而成者。一山稍圓。直佐之。而所謂雙闕古鼎。兩柱峙插其上。碧盡霄霞。令人魂絕。此皆王子晉葛鍊師魏夫人輩騎青鸞。步雲氣。汲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子何以至此。罪耶。福耶。游耶。夢耶。始皇失志於東海。武帝絕景於蓬萊。予一日而有瓊臺雙闕也。子何以至此。正精迷意喪。而寒風陰氣。逼緊衣裾。僕云十步外一大黑潭。溪盡山盡矣。視聽之。波沸沸圓折起。有龍物將出。怒人急走。還不自知其步之翻捷也。乃從山上隔三里望。呼容孺。容孺得空谷之音。輒大呼。作僞笑。察其色。髮未解。其詰之。乃云。岡上忽忽大動。若虎出。吾其淵矣。二僧相視而笑。意問謂吾之所憂。有洪於虎者。相與汲溪啖餅。果慰藉。別雲公去。得輿路。纒四五里。上斤竹嶺。輿不得用。予勝具。能緣高若都盧。而是嶺則足所未閱者。高不過十四五里。但峻削陡險。僅容一脚步。步則以膝承頷。有千餘折。氣喘盡。乃上十之二。渴燥甚。無所得水。覓得一隻梨。不僅是。張公大谷至絕頂。路忽大坦。走四五里。無人。不知何處下落。金洞庭。乃分探之。始走至。至則爲桐柏宮。九峯環囊。三井玄。滿址如仰盂。有平田數十頃。乃司馬承禎修鍊地。按真誥。記吳有鈎曲之金陵。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災不生。洪波不登。是宮肇於周。靈於晉。盛於唐。擴於梁。宋其爲瑤池蕊室。玉宇丹台。白鹿青禽。靈芝瑞草者。不可勝紀。而今僅僅一寒道士守黃雲之故堂。半丘腐麥子。卽不死之靈粒。何以盛衰。

懸絕至此。然道士猶能指點葛井宋壇。一一在寒藤蒼蘚中也。西行五里。訪元明宮已廢。取道仙人蹟。望吹簫台。遺響絳雲。眇無定處。捫蘿至瓊台之上。又歷南踏雙闕。但覺絕壁森倚。呼吸通翠帝之座。玉泉華琳二峯當其中。闕後千層峯巒。如大海紫瀾。乘風而擁。此天台之心矣。勝游哉。第不敢俯窺。予語道士。此下可徑行否。道士謂必無行理。而予謂從萬仞之下飛來。則道士以腹誅我。徐大受山行摘句。大壑之心。瓊台突起。嵐光波綠。狀如削瓜。語極形容。似從下而得台闕者然。又云俯百丈龍湫。心悸骨驚。不可近視。則徐仍從金庭取台闕也。予以窮日之力。察之。則台闕之勝。據其巔。反無所見。必望妙於登。而仙路凡隔。人不得入。何能而知之。予其破鴻濛者乎。與公之賦天台也。曰倒景重溟。崑峯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而結之曰。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笈。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意與公闕此神秀。未曾親走其上下。止欲擲地作金聲已耳。還至宮飯罷。謁孤竹二先生石像。冠貌甚古。台山借重首山人。豈九天僕射之說耶。捫宋乾道碑。十行香火文字。恨韓擇木所書。崔尙頌被風日蝕盡。猶豫走石橋。出洞門。盤折而下。十里許至福聖莊。觀瀑布。夏雪春雷。江懸海掛。穿當年瀑布寺中。竹窗松檻。不知何人。年年臥看。濺珠亭。僅有遺礎。然飛沫時時。穿葛可人。予初在桐柏宮。見平時衍野。一豁苦礙之目。似入潼關。驟得百二山河者。及回首瀑落九天。仰觀所下嶺雲封樹滅。而後知桐柏。

宮地在天上也。予目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相與唱凱還國清，疑眩茫然者兩日。人聞長見畫，老去恨空閒。每誅斯語，輒欲擊碎唾壺。萬年老杜不得接天台一面，而寓公相處甚久。台鳥盡皆熟識，其酒脫者來掌中就食。一月之內，自魂魄所徵候，口鼻所受納，以至便遺所化，捐無非雲氣水聲也。天台何以侈予，而予亦何緣得見侈於天臺也。外史氏曰：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略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峴嶂嬌血，奴僕羣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田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彫鑽，腹字多奇，令人解頤蹙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恍惚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爲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鄧艾絕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爲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嘔，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之。第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一，因宜

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卽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十三。停勻冲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大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趕八第十五。餘如廣嚴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梅山歡溪。頤堂察嶺等。尙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予。或足尙妬爾。庶幾獲附予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鴈蕩(樂清)

鴈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存姓氏。大人家劫灰未盡之花園耳。山故怪石供。有緊無要。有文無理。有骨無肉。有筋無脈。有體無衣。俱出堆累彫鑿之手。落海水不過二修。穿鎖結織。如注錫流觴。去來燒脚下。昔西域羅漢諸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賈休作讚。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漱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構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頂。見一大池。羣雁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稱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有雁蕩。沈存中以爲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臯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爲界。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八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

三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也。過盤山嶺。至絕崗嶺。望見淫作矣。至大荆驛。石青亂拔。尖者筆上。方者笏整。予嘗朵頤桂林千筍。不滌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澗路紺碧。照見魚兒鬚髮。若得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癡對。定須看殺衛玠。予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下巨首瀑布。便欲走還。嚮田宅。攜雞犬。願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履矣。向今繞腸三匝。尙未知所適從也。入驛古樟抱十人。樹中巨母鬚。難爲同時馮異矣。於是取美人蕉勸酌。暇欲睡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谿。涉兩小溪。經嶺村。沿門市米。不曾玄山之寶。山中僧皆青烟白水。黃獨蹲鴟。與人至此則以告。猶幸有斗升自活。兩山門據入其中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爲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秃背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笑絕。老僧巖不待問也。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盤環。橋拗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更覺鐵氣。飽健洞空。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其名度命洞外。橋久渴。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未之奇也。險嶺則海枯天泣。眩怪狂走。同行人大叫。一叫一好。過雷岩。殷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從一斗上。牧兒以洞爲鑪。看大樸頭小樸頭式。如今之朝冠。思廊廟耶。諷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峯。宛然可望。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笏

峯纒解籜數日。跌坐其下。觀照膽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北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滾落幽谷。時熱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暗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雁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指點蒼崖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涕矣。五老峯不如白岳清壽。然杖履排列。似甲子井井。不是混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塞。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櫃。玄冰轟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乘家同二女。佞佛寶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列尊者。而首座諸詎那相最古。上有水澀。方池。鶴爲浣心處。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卽字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我持僕肩。功更倍上。而與夫跳浪洞中。大呼喊。則聲滯滯然。壅滿。折轉如線。片時乃引墮壑口。出經響嶺頭。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闔山寫壑。汲乳耕雲。坐臥俱游。桃梅作曆。業已天矣。又何必披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爲茂草。但星橋無恙。水瀝洞玉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叟。一人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聽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積聲索磨。字字洪朗。吹游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壁壁夾立。通玄之窩。連雲之罅。懸雨之澗。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脚攔筓。骨勁甚。每筓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靈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

上一圓石曰頂珠峯。一山巖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鐵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孟。名義俱確。獨白雲寨未安。過石橋得寺門入之。步遂不能前。吾眼魄出胎來。頗亦平等外境。一日騎驢過華山下。偶覺身小。今入靈巖院。是兩番境界矣。正面曰平霞障。障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右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予在靈峯時。第盱目對之已耳。至此則而須折仰。以鼻捩天。看孤烟上壁。不及十分之三。化爲烏有矣。而七分壁。亭亭闊闊。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竈下。還有米鹽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旗扁出。似扇而猶折。蓄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至天柱。平地轟起。孤圓削直。絕無牆壁。帖肉相對。已有箭餘。衆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瀉。胸中鑿通萬里。亟喚酒炙。而雲來爭坐。予便走僧寮。或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瓦上矣。廣寸卽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能逢鄉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選蓋礪屐。從淨室取危逕。篋簞屯塞。石齒礪聲。不認草花。但見寒綠。僧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畫。乃晦老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腳邊俱南星草。芙蓉葉。夾藤牽蔓。腥濕礙雨。巖上亂漉。反覺天漏。緩首急足。強挽上。始至洞。忽起頭。夥熙一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蝟磔。垂瓠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有口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

毛骨爲之栗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椰榆。實恐有葉公之事。此似境耳。視艇斬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龍鼻水可明目。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女峯。意中嬋嬋。朝朝以洗頭盆挹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峯。尖勁有力。不止起八代之衰。而雙鸞峯。似從太山崖。戢翼於此者。獨秀峯。昂藏自上。顛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巒面永歎。竟萬年我不得上。予亦不得下。何至相絕。乃爾。而老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受人間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湫下如白蛇。驚滾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二里。有泉標起二尺如劍。雨復甚。還下稍憩。俱不解其故。馨囊醞。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哈臺大躬快執。至曉遂搔首捉衣。急出溫看。愈故愈新。然畢竟是天柱了饒也。望屏上。口開翕霧。云是安禪谷。而旗峯半一竇。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盡。草大不可上。望峯頂石如蟾如兔如龜。絕肖壁間燈影戲。石石傳神。徙倚山門外。鐵色樹一株。不忍言去。遂從橋上飯罷。別僧出山口。有雲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段三四丈如壘。方裁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寨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寨也。天下事可以吾一目悉之乎。出寨渡谿。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閃國一現。遂爲雲所妬。登

鞍嶺以待之。雲且呼。薰銅我。於是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惡知非
應真之化體邪。望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寺遺蹟。一峯吻吻嶽嶽。
安得浪指爲馬。沿澗有大峯人立而怒。對壁爲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謂是蟹足。稍
入澗。有剪刀峯。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張肅之易其名爲巨螯。而未決。予以爲山波似海。既有
彭越。那得無鱗蚌。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大約似虎頭虎眼。入益幽長。耳根但聞雷走。過一
庵折徑而上。數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團白柱。又不知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旣雄
惡。而潭洞凶暗。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略定。諸家摹倣。各得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
霧裏傾灰倒鹽。中段攪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煙素火。裹墜一大筒百子流星。九龍
戲珠也。雋法師得道後。口若懸河。意詎那對瀑子在川上時矣。臺上數十級。有看不足亭。奇峯
胸後。驚水眼前。若肯移貨小齋。敵朱夏。還當向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絕
頂五里。尚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處焉。此龍叢二僧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爲
蕩湖。是卽宋人見雁之頂。亦有烏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事矣。還從錦溪出壑。身如霞
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璣。頗爲龍漱
所掩。卓刀峯。僅當徐夫人一匕首。而含珠峯。弄丸于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睡驪者。終當風雨

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水奔呼。至寺後忽靜如凝。從左嶺邊下一谿頭。瀉八尺水。屏聲。聲月珮。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峯。不可響。戴辰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鑊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麗。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于是從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春鍾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回望一百奇峯。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而戟槩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房西序。赤弓大貝。紀獻天球。一有顧命。卽俱陳出。上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果。隔別中。妙有囊實。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竹。金線鳳尾草。香魚白鷗。山樂官。雪鬚猿。一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游。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峯之洞。白雲之寨。卽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何以勝也。雲壯爲雨。雨壯爲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有哉。至于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剔地。則予尚有葛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孤嶼永嘉

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曰孤嶼。謝康樂所朝夕也。喚去城百楫。東西兩山貫耳。海潭注其間。故

於山名孤嶼。而於水又名中川。宋僧蜀清了爲龍說法解脫之。土其官。而兩山屬。於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寺之左爲文丞相祠。丞相曾航海求二王。至寺題詩壁間。八行墨淚。天地無光。今尸其貌。穹窿其語。以爲江山重。前有浩然樓。拜先生罷。一登眺焉。而江山于是乎大且尊矣。右爲卓侍郎祠。侍郎永嘉人。死靖難節。月午天空。可伴文丞相歎語。故匹之。方丈中留高宗手書清輝二字。儒夫乃有立筆。山故東西塔相峙。而予翔西塔之顛。憩于澄鮮閣。望海山如鐵城。屏紫堆青。俱以頭面衝中國。萬里風來。點點從闐。灑中瀟過。頃刻飽我衣袂。石帆月竇之間。俱銷人之所出沒。懽呼。海大魚突起。豫且之網。霜跌銀跳。俄而益箸鮮矣。夫惡知非白龍之肉。海若勸琴高。一轎執事下邪。寺門榜曰龍海珠林。王季中飲子酒。令童子歌其尊人八聲甘州詞。真有大江東去。浪淘千古氣意。寺門前平白如砥。老松疎樾。剛濃染碧。寒落杯中。吹臺霞晚。望僧閣俱在竹雲裏。禿禿鶴放。一舸縱還。穩坐天上。眼花雖亂。絕無金魚片浪之憂。正人來止。文人言集。酒人腸洽。然則水中之山。除訖蓬萊。抑孤嶼也哉。

華蓋永嘉

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搆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予旅居鹿

城外去華蓋鳥聲相答而遂無如此溇溇者何矣。出門敗格。凡十餘舉。不謂容成。大玉之天。反忌勾漏。合窺識。子友莊使君。實長此洞。言乘漏景。必觴子是。問杯入掌。而滂沱建瓴。下山不析。眉目久之。待乍霽。遂索輿。取道蒙泉。上顛亭。看山海雲物。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大江乃抽匣之劍。光采陸離。然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觸膚薄射。元氣闌入。都無所見。僅有積穀山。惚恍中聊相慰藉耳。而所謂容成洞。春草池。謝岩。郭祠。俱從屐齒下失過。然華蓋能妬子。不能禁子不看風雨之華蓋也。乳柑若火齊。時稻蟹食流琥珀。吾當來住。夢草堂。拄九節短筇。日日踏華蓋頂門。歌呼笑罵。醉則遺溲而去。吾之憤憤于茲山者。庶有象乎。

仙巖(瑞安)

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不安於泉。躍而爲瀑布。石梁曰。吾以之爲驚河。吾以之爲狎雷。而我其雄哉。大龍湫曰。夫匡氏之子。九華之生。將起而角之焉。用此壁立爲夫。不空行。而天弔者耶。仙巖曰。是誣其祖矣。戴鼎盛以席垂成。胡不起家自奮發也。於是乎有仙巖之瀑。瀑不他熱。賴從已腹中出。如千本火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烟呼雪喊。鼓鐵亂鉤。人相對。止見口張口翕。必欲相聞。則更語之。或帖而附耳。對瀑爲澤潤亭。子友王季中。輒浮大白。叫

何如捉子臂。蘇飲以敵之。而山人王碩卿。年家子吳聚伯。吳閔仲。俱修其喉。作笑語。而瀑以爲
侮。予遂盛氣相加。腥。露雨撲人。旋舞且呼。且逼。似不欲寓人一瞬者。予曰。子母然。我勸爾杯
酒。三伏月。還當著故絹衣。向君從容食白粥也。季中語之曰。山陰道上。人其言咄咄。吾輩一日
東道主。於是雨漸撤。而瀑怒稍戢。入仙巖洞。觀所謂梅雨潭者。飛沫濺流。此地必無晴日。一涓
射風口。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爲苔滑。一決其袖。而氣吸不得呼。幾爲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
作此觀矣。傍洞壁出噴玉磯。忍說之。則洞渦杳眩。萬斛明珠。拔山搗下也。急走上。而葛衫眼眼
粟寒。鬚髮是根。俱爲雲霧泚盡。於是仍登亭。愕想之。巖名仙。謂曾此有仙飛去。雪寒月冷。力量
在八素之上。方廣以羅漢。此以仙仙佛。了不異人意矣。亭前一樹荷。甚而不免爲當戶之蘭。季
中力勸僧。卽充之青眼。不妨頓白。季中言。振玉亭上有三泉井。黃帝池。雷潭。龍潭。更奇。遂清遠
而足不能詣目。雨又甚。願以異日相攜。擇石齒窺通玄洞。洞可達梅雨潭。望之窈窕。而爲水所
壯。據轉翠微。逕酌流觴亭。奔泉驛酒。如浪不可少。待不能勝。遂走憩蓮亭。託遠公以避難。亭下
池可方畝。玉蕊。含。萬衣。簇碧。放蕩時。繡作瀑花之布。滿山荷韻。不知是泉。花香也。臥象與
獅子。二峯。鬪積翠之勝。彷彿瓊島石磴。曲屈泉從屋上。經過屋下。俱是雲確。亂絲濃寒。竹松都
無語處。反有怪榕十丈。寄巖而產。遂拜嘉樹之封。此下爲虎溪寺。有慧光塔。陳止齋祠。有虎溪

橋。虎溪不在此。而宋安禪師曾騎虎此出入。故得名。有溪山第一坊。是晦翁字。寺增廢而復起。永嘉王陽谷先生之力居多。先生卽季中之父也。

外史氏曰。大羅山之南。有二十六福地。其仙巖耶。王謝能發明山水。先後永嘉。不少概見。何哉。吾聞之劉涇仙鬼。惡聞涕唾聲。則力能秘吝之。不則滄桑未換。海若之所宮耳。夫山水靈物也。其生長否泰各有時。哀嬾之外有夷施。夷施之外復有飛燕。吾又惡知千載之下。仙巖之外。不以悵王謝者而悵予也。

石門(青田)

去青田三十里。懸谿齒齒。錫張舟。鬪縫中。轆轤上。浪大於馬。稍得洄渦。看石門。破明羅縠。簪棘密蒙。玄熊啼號。猿鳥見人。反怪立不去。兩壁劇峙。雲氣往來。譏呵甚憚。折數十步。二員山。竄伏而無懸蓋之頂。童涸無衣。村朴自守。有田家老瓦盆。意從草畦中。又折入數十武。望見天壁。百丈瀑布。懸空飛下。雖未敢與台蕩執圭爭霸。然亦是觸強。趙佗壁脚潭。玄暗不可狎。前一石柱起。而岩下。厂曠。可盤桓。二十人斜劣而上。舟子縛夫。各置一石小洞上。各明其游。以危及潭。根者爲勇。此地虛清杳漠。道書稱玄鶴洞天云。予自觀瀑以來。驚于天台。畏于蕩。歌舞于仙源。而苦于石門。蓋境物所遇。皆吾性情。此窮塢困源。無線通之地。有箭括之天。凶湍險洑。煙絕人稀。

赤筋白汗。邪許萬端。以至於此。亦何爲者。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逕。既登石門之頂。遂力營所住。其所云乘日用慰營魂者。以爲是皆二萬六千日中之日也。爾時吟中未及飛瀑。豈大故秘之邪。向使得有垂虹溼雪之觀。則功役更常無已。其爲累東甌者不淺矣。夫游之情在高曠。而遊之理在自然。山川與性情一見而洽。斯彼我之趣通。可告來者。石門大苦境耳。賦一丸泥封之。使隱君子長不知名。亦未爲不可。吾不欲附和謝先生矣。

小洋（青田）

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閩仲送我。擊容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權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旬。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鵝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翻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鑊銀紅中。金光煜煜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裊。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妬海壓凌阿閃。一漏卿麗之華邪。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背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

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遭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曩吾稱名取類。亦自人間之物而色之耳。心未會通。日未曾觀。不得不以所觀所通者。達之于口而告之于人。然所謂彷彿圖之。又安能彷彿以圖其萬一也。嗟呼。不觀天地之富。豈知人間之貧哉。

歷游記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游北崗山記

游金山記

游焦山記

游齊山記

游九華山記

游敬亭山記

游子房山記

游樂醉翁亭記

游歷下諸勝記

游靈巖記

觀泰山記

歷游記 目錄

歷游記 目錄

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

游嶧山記

游五台山記

歷游記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二十峯之想。已而手弇州太函歌菴諸游記。則神淫淫三萬六千頃湖波際矣。前游者曰。非筇輿不可穿雲。非峨眉之屨。不可破巨浪。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檝。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李庭堅往。會庭堅曳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羸糧。以癸丑十月乙酉。從胥門發。十五里夜宿木瀆。漁火星綴。舟如孤驛。四人作吳俗。關百老戲。酒語清安。明日丙戌。登靈巖山。山半借松。碧如褰繡。書生危坐不語。觀西施洞。犀牛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吳王箭涇。一水邪射。里許甚無謂。相傳吳王箭之所及。遂涇馬。當是醉中令耳。入靈巖寺。塔勳鐘殘。秋深僧老。艸花千本。望門外湖氣。迷茫滾入。雪鏡一片。爲之嘔茗。延佇者久之。登靈巖閣。是周公瑕所顏。此三字殊不惡。木葉已脫。空曠烏悲。閣後二智井。云神異。僧曾以此出木。或有之。磔磔走絕頂。坐琴臺石。憶夫差當年亦韻甚。正不知黃雀之寄耳也。若美人能爲洋洋操。久有太湖志矣。三友笑語下。十五里。及胥口。風小忤。而日迫崦嵫。泊舟伍公祠下。兩老木夾一古柏。禿立丫撐。穆穆乎老相國陰風靈氣。小子越之人也。首濡酒拜而不

仰急就舟臥。次日丁亥。板歷羅窟。而寢甘未喻。乃開雞唳白雲中。推篷視。則東洞庭山足矣。早市魚得銀箸者千頭。一飯爽極。沿山俱素封丘隴。從曲徑入翠峯寺。碧甃欲滴。大約在濃松肥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怒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曾遠欲纂中冷惠山之座。則吾舌尙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領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卽文字耳。從右肩躡。至法海寺。積葉封山。足音四響。飯於芝臺上人之榭。萬木枝窗。秋聲蕩整。意頗冷之。芝臺出唐畫。隨喜乃如來示寂圖也。廣三十尺。脩益之。寶相福嚴。解脫自在。而一時天女龍神。悲頓皇感。眉號口哆之態。俱無絲髮遺憾。可謂其死也哀矣。此北宋以前第一手。恐閻立本趙千里輩不能辦也。乃登莫釐峯。看東山。自西山飛下。崩洪穿度。相隔四十里。隱隱馬跡蛛絲。兩山既共湖相望。而大姓時往來婚嫁。故兩山人相見。互稱爲東山親家。西山親家云。是時與澹湖指點龍砂也。日落半規。以其朱光飛躍。注射湖練。煜然萬丈。茫穎胸爛。不啻五金之在鎔。俄而西山化碧。又閃爲紫。予不能想。然莫釐峯矣。汪陳二生乃從岡上呼歸。勉去之。澹湖家卽山麓。因造訪之。獲綠橙百箇。放舟湖口。舉橙酌。新月飄天。小波縠縠。乃令童子吹雙笛。而子踞石作四噫之歌。且爲羽聲以和之。漁翁樵伯俱亂髮走。訝何許人哉。戊子解纜。至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便。乃吸酒嘍之。舟如箕播。榜人力敵。至暮始抵西山後保。已丑觀

林屋洞是爲第九洞天。相傳吳王使靈威丈人探之。十七日而不能窮。乃取禹書以出。天順中。徐武功乘炬深入。署隔凡二字而返。又云。其底通陽羨。入三四里許。便聞伊啞聲。踏頂上山。河互爲浮溝。理不足多。但洞不受肩。而中多沮洳。作幽腐氣。吾所游貴奇正共曉。又何取於洞洞。鵬鵬耶。至於山骨鋒立。眉峭牙愕。萬譎千詭。若鼓洪濤。一空濼之。則玲瓏透漏。花石網何必萬牛。氈裹哉。踰數十武。探賜谷洞。僅一蚌城耳。至王文恪所題內洞屏巖。則天逗雲腰。泉淪石脚。樹橫竹偃。櫻桃明燭。時翠禽啁啾。紫鷺產殼。大有袁廣漢北山圃意。山之前爲靈厝觀。已蕪廢。問東園公隱地。無有知者。惟東嶽廟前兩松蒼辣擎舞。可舒林屋屈游之氣。自此家家俱在果實中。透迆峯逼。而包山榜出。松若麻栽。望橘橙。徧谿整間。上下垂垂也。寺鐘在樓。被滌寰穢。咽幽不可言。僧雖不韻。然談吐應酬。皆春花秋實事。予謂茶僧果僧。猶勝鞋僧齋僧。及今所謂禪僧詩僧耳。飯於空翠閣。同訪毛公壇。壇故在隈曲中。八風藏納。五湖拋入。毛公不知何時人。於此得大還去。然亦不能竟有此壇也。吾何羨乎坎離哉。是夜移尊寺橋。月氣冷浸。如束起五湖水。倒潑包山者。松木影寒。宿鳥翻撲。却似魚游荇藻中。而寺僧雪鶴。能吳媼。則醉而矚之。還宿空翠閣。簷頭星歷歷如杯大。夢邊萬竹。醒來鼻作橙香。明日庚寅。謀上縹緲峯。過沈氏墓。千尺松以百計。春臺夜壑。臥立之間。感彼松下人。安得不爲樂。峯去麓十里。予短袖與澹湖少山。

先登。凡數十勇。乃克之。而弱水跋蹙苦甚。偶風色團天五百里。都爲鬩氣。見兩舟。如展絲之丸。定而不動。良久。近山下。似雙鷲翔空也。一草菴棲僧。分指晉陵吳興携李。俱若天際一抹者。彷彿領略之。大抵縹緲峯。乃洞庭山之元首。而諸山其肢體也。諸山又似花瓣。而縹緲獨占其心。高突曠朗。若氣霽雲斂。月孤雪壯。時不可不作此觀。獨恨呆峯至麓。無尺蔭寸菁。可救嗚死。宜乎陶周望。樂不償苦矣。於是相勉。下憩於嚴氏之樓。村俗鼓音不絕。則魚至謂之傍新鮮。頭命儻徵酒。慰勞罷。相與酌烏砂泉。訪小龍嘴。初入嘴。未之奇也。稍猿引而鼠通之。洞穴如蜂窠。如鳥如覆敦。如銅錡壁甌。石氣雲乳。秀媚晶瑩。扣之則漁陽玉也。蓋西洞庭乃太湖石之家。而臨湖者。戰粘天之浪。日受剝割。遇風則縣作於窟。大有佳境云。於是放舟銷夏灣。吳王之所逃暑也。昆明太液。又自爲一區。兼葭蒼蒼。楊柳婀娜。浮瓜沉李之際。定覺冰壺十里。命榜人逃走石公。諸山之掩太湖也。以舌。而石公獨拒之。以齒。靡怒骨張。而石姥助之。予仰臥於廿丈珊瑚灘上。太清一碧。斜睨萬里。湖波與公姥戲弄。撩而不鬥。乃涓涓流月。極力照人。若將翔而下者。李生輩各雄飲大叫。川谷闐然。竟不知誰叫誰答。吾昔山游仙於瓊臺。今水游仙於石公矣。因坐翠磯。走風弄探雲梯。捫巖舍人所題屏障。諸刻而返。宿明月灣。灣既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舟中之人。與百千鴈分更而夢焉。辛卯。飯於大龍嘴之下。嘴穴視小龍嘴更怪。則有厂如

者矣。奧如者矣。輪菌蟠奇。又如老樹之根。微纏角距不斷。凡石之道。以潤而尊。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活而壽。而是處兼得之。得之且鳴。若使米顛穴居於此。何如拜殺連水城耶。於是上法喜菴。訪梁天監時三松。而路斗絕。不可通。舟人以風利。噴噴言華山也。所謂綺里故居黃公泉者。俱從帆前閃過。入華山。則青嶂環迴。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橘黃柑。家垂戶晃。廟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攬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熳狼籍。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桃藤葉嫩紅老白。束縛古木。薛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攷此數日祿命也。僧矣。僧矣。大抵洞庭之山。西勝於東。而西之中。惟石公可游。花山可居。異日此言。當懸之吳門。不可添減一字。乃移舟看角菴。山境已絕。太湖若掬而瞰也。有茶花一本。蔭可畝餘。四季鮮發。云角里先生手植。予來時正英英。其欲吐。紅顏含寶。是飛燕未期射鳥時。角里事。附會不可知。但聞四老出商山後。卽入地肺。地肺者。今之三茅山也。去銅官不百里。吾安知其不共採芝。買桂楫。作雲水游哉。又數里。探水月寺。名逸甚。而寺不勝。卽紫雲泉。亦一相泥淖。不足寄陸羽思也。晚迺泊於韓村之湖口。大月點空。滿天作青火色。放眼五百里。一斂而水天之白未盡。始覺西子湖。匡小

圍狹須臾。夜氣茫然。明月獨飛。如大魚縱壑者。意冥宮老蛟幽魅。亂史羅參。必且綰張珠宴。而一僮兵子。以大炮轟之。震來砰磕。可半响許。遂皆血沸爲波。相與泣金翅公至矣。予於此際有雄心焉。不能不歌。老驥伏櫪。壬辰從韓村入三里。披一危嶺。得西湖寺。廢關雲守。間無半僧。雪鶴言有白香山一碑。撥蘿討之。不可得。而所謂湖者。丈餘紺澈耳。湖既登山。自應以少爲貴。出嶺隔眸。雲稍烏背。有畫一區。是東湖也。而予足不能供目矣。乃下之資慶寺。橋勝壑勝。紅樹碧樟。老山秋滿。聲號颯然。在空囊。是中橘柚已剪。衆鳥侏儻。聚黨習僧。且妬客至。不得便其檢拾。巧坐枝頭。又遷其語。怒客。客聞命矣。茶罷去之。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祖藤孫。萬果彙集。色味糾纏。僧寮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詭爲雅諱者。予謂此地極宜猿狖。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送之湖濱。乃探元賜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錦。俄而珠琴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香。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寶橋。還舟別雪鶴。而宿於龍山之下。癸巳。乃週波命榜數楫。邊丹峯碧巘。一一在杖屨前也。是役也。邀震澤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飽其變。且夜夜明月。秦鏡透飛。而無有纖雲滓穢。萬里寒流濯濯。孤玉壺之魄。予蓋有游福者哉。向使石公之下。颯母封姨。再一鼓扇。今天際白濤。山呼海立。與石公作昆陽一日之戰。予乃憑賦而觀之。則輸攻

墨守必更有奇焉者。而惜乎未之遇也。然而造化之祕。豈不少愛。予其貪隴蜀而無厭者耶。於是乎游有記。而系之以論。

論曰。太湖如月。洞庭諸山。睨之。則月中之桂影也。子數時在東西兩枝。緣走穿弄。食其香而寢。處其勝。亦人間之月游矣。更有羨者。山與人世隔絕。另劃一天。四時有珍果琪花。令口目應接不暇。而又在水中。無虎豹。不若月明林黑。足不顧膽。且稻蟹魚鼈之爲渚。雖僻在塢中。頓頓鮮食。此則山居人所不敢望也。惟是峯筍不蟲。整布不飛。渴燥坡陀。童枯墳起。非石公崢嶸其間。則吾未有樂焉。願請之於帝。而以巨靈胡費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峯。仍割其棄餘泉瀑。大小二十通。銀飛雪掛於花山縹緲之上。一夜雨風。雞狂犬惑。則吾當變姓名。輿棺荷鍤。來此作掃花使矣。而王弇州方虞倭盜之及。不肯移家。嗟乎。倭尚有數載。而盜亦有道存焉矣。

游北固山記

江南人北。還入京口。卽有家慶出。則茫茫交集。其興亡逝水之感。每許困衡者知之。而肝揚氣往之人。不與焉。則北固者。登臨噫慨。古今南北之所也。金焦勝絕。終有濤心。北固枕鐵甕城。如在茵几。而豆瞰諸山。子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爲此山悲壯半响。庚戌十月。量移由掣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下上橫斜。星斗俱

醉乃捉伯純之臂呵而問之。銅坑東卸京嶼。抽中何以撐突厥山。改元甘露。吳皓何以不固。六化人何居。行僧何往。獅何猶。豈僧繇輩之神物。而爲鬼風蝕盡。贊皇手柏。何以干之。天監寶書。何以漫之。胡石旣狼。而騎之如獮。謀瞞何語。寄奴何圍。四十九枚鱸魚何穴。二十六峯研山安歸。蘇仲恭之羣木。何以今不顛據。褐衣黃狗。獨肩何出。朱裳霜簡。鐘鳴何走。仙人咫尺。一鷄可通。豈秦漢之君。而必當寰濡萬年。何德何魚。作人語而免其咎。張祐羣勢。山河盡來。何徐凝惡詩。而亦愕然得解。伯純啞啞曰。子無他。不過濛憤舒體之套。吾安能變詐。鑿出天問而地答之也。子亦啞啞。彷彿記有僧字慎獨者。以白茗作供。而子復至披雲軒。寫舊時阿育王寺詩。畜之。此僧半室。以鏡爲江。古樹老筍。撐持數萬。得讀書坐臥此中。卽痿歷不下山足矣。子兄自天氏曰。子見山。卽癡去。隨處捨身。亦伯純所謂套也。因命記之。同游者兩姪。曰吉三。曰絨三。

游金山記

萬曆丙申秋。吳敦之。李潤予。與徐季鳴。道出京口。敦之舉金山之觴。一舸乘風。冷然而驟。泊其下。鍾聲從紫濤中殷隱。迫山乃壯。佛宇僧寮。暈壁而餞。如入大屨之都。乃相與禮空王三殿。觴於江天閣。醉於吞海亭。酣於留雲之頂。而徘徊於金鰲妙高之間。雪捲長風。去天尺五。俯瞰嗟呀。不悅而慄。江中石曰鵬峯。曰善才。曰石排。曰郭璞墓。皆洶洶伏暗。魚龍神怪之府也。水經第

一泉名中澗。正出墓下。僧苦求者穴井以篡此。不當欺李贊皇。而況陸鴻漸乎。景純兵解以去。事在姑孰。安得墓此。讀三山記。昔有異僧誅金山之根。下不得底云。莖漸孤細如菌。仰託事俱不可知。惟是此山之味氣。豁概雄止。印坡公老數年。領取彼其蠱蟲龍象之眼。視崩濤爲大陸。碎虛空以一拳。納不在戲。帶不在輪。只宜時時叫袁絢歌。把酒問青天耳。山之大觀。匪一覽所茹。其巖洞雲腥。荷密雨綠。影徑罨樓。妙在簫菊深處。須布袍野侶。鷓沒其中。旬日乃可。而一敦之引前。吏人得得。所謂翎毛山鳥。怪矣。彼其之子。安會不下門。杜堅。匿其曲祕之勝耶。敦之曰。君且厭我。而狎之。豆鼓墨刻。明日儘君發付也。因捉季鳴臂大笑。而以一觴望京口。醉劉叔熙爲之歎。噓者久之。詰朝墨刻僧果至。盡傳之。至廣陵檢閱。約數千人。爲之糊名。易書。取五言不取七言。取律不取古。徒署名紙尾者不錄。卽詩美而詠江山者不錄。詠江中之山矣。而稱貸落星。影射孤嶼者不錄。以張祐冠之。得士幾十幾人。錄其詩於後。後游者尋碑問碣。其或然乎。不爲苔蘚所護也。

曰。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塔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唐張祐曰。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明沈周曰。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鄰。過橋妨僧定。驚濤濺佛身。唐孫勳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唐李翺曰。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宋梅聖俞曰。塔影波搖動。鐘聲

潮拍回。宋熊茂叔曰。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唐韓愈曰。便風開岸語。遠樹下烟航。明豐坊曰。歷
學樓台結。龍專頌洞遊。明李夢陽曰。回首橫孤島。歸僧渡水雲。唐馬戴曰。川光孤斷石。井脈割寒
江。折葦僧歸渡。觀潮客倚聽。明唐順之曰。空雲龍影度。海雨鴈聲來。明黃支曰。潮聲雜鐘磬。波影
動樓台。明丘濬曰。地坼星難判。江空天倒流。明鄭佐編曰。孤鰲浮海日。萬馬渡湖風。明陳粉曰。浪
欲浮山去。天疑接水來。明施復曰。僧向空中定。人從水上逢。懸燈動星月。傳梵起魚龍。明陳沂
曰。衆流將到海。萬頃忽擎拳。宋劉夔風曰。波濤迴日夜。崖窟擾蛟龍。明萊斯行曰。魚龍諧梵語。鷓鴣
識僧名。明沈鍊曰。嵐翠波心滴。潮雷島上聞。明姚燠曰。日落千帆影。潮回兩岸青。明邵憲曰。江
心無地脈。佛面有風波。明馬一龍曰。僧影龍應習。帆過鶴不疑。明江盈科曰。人喧江底樹。橋度月中
杯。明龔情曰。權歌愁動地。席石聽眠龍。人語喧連岸。江行獨湧峯。明馮賓尹曰。龍歸山寺雨。月落
海門潮。水氣中峯合。人烟兩岸遙。明謝肇淛曰。海口霞明樹。江心月渡僧。明張堂顯難孤肖。語盡
傳胎。張祐結句。允入打油釘較。然前六言可以鼻祖此山。而予極愛其微茫一語。聲到界破。過
江如隔世。恍惚敵之矣。請以質之高詠君子也。

游焦山記

海山多仙人潤之。山水紫閩之門楔也。故令則登之。不覺有凌雲之意。子瞻熟享金山。而興言

及焦。則以爲不到。懷慚賦命窮薄。由是觀之。心不遠者。地亦自偏耳。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
筋。曾撮游之。僅一識。而偃蹇不親。已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既望。會司馬莆田方伯文晤我。買
鮮蓄旨。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俱從。調暑不出。而痒痒鞅鞅。徒以蘇秦縱橫。不能慰待之。卽乘
長風往。一葉鼓播。與拜浪之魚。同出沒也。至岸。入普濟寺。伯文色始定。而伯純以爲吾東家焦。
殊不介介。暑氣既深。幽碧如浸。選綠雪輕風之下。小飲之。各沾醉。眠僧几。澡罷。謁焦先生祠。庶
幾所謂水清石白者。少微之星。兩光獨曜。而各以姓易山川。然嚴先生猶或出。或曾先生。三詔
罔聞一言。不授蔡中郎玄默之贊。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耶。左行而得水晶菴。梧竹翠流。潭空
若永昌之鏡。僧攜中冷水。燃竹石鑪。瀉飲我。水或不禁刀畫。然雲乳濃濛。芝童清侍。聽好
鳥一回。何境界也。山如絮伏。而裙帶間妙有茸疇。各禿宮於藤蘿之隙。且漁且耕。而又且畋。巡
麓右迤。入碧桃灣。則疎楊搖曳。里許齊莎。與朱華映染。半規山隱。捫攀而至。吸江亭。望海門。瓜
步。都作龍腥。點帆歸鳥。千嶂彩飛。江淹詠日暮。曉磁谷者是矣。乃從山背。一探天吳歷數亭。而
憩之。石筍門潮。馴鷺不等。而濫險震盪。吾獨羨其威紆百壘。愈取愈多。杖策歸僧堂。梵鼓動矣。
伯純曰。大月已到。不宜閉飲。問童子。得櫻筍銀鱸。又得文雉。被跌而出。歌於諸山第一峯前。月
精電激。江波碎爲練袂。我欲呼老龍其語。而伯文謂山鬼愁予。伯純願兩肺之。以作水陸供。便

思駕長虹而通沃洲也。相與轟飲。呼盧。集杜句。得月者贖。坐至子夜。而天風漸勁。澎湃洶然。江聲入僧室矣。質明。予先鳥起。領清芬之味。人各躬躬也。伯文搔首相警。王郎卽有山水饑。不須奔競爾爾。予不能辯也。尋會食。探浮玉巖。一石橫中。摩鮮讀昔人題石屏字。躋級登觀音閣。修篁琪樹。蔽翳雪光。更有竹關兩楹。買天半角。而金山斐疊其胸。此足當人主矣。又延踏而至一僧舍。竹益酣。染衣袂俱作雲香。有巨石數十堆。墮澗中。討瘞鶴銘。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王辰玉昔曾判之。以爲斷非逸少之筆。大都高人韻士。惟恐人知。焉見瘞鶴之字。不出蝸牛之慮。而必借美於換鵝之手耶。伯文領之。以韻語相挑。再遣舟。從沙戶市魚。而奔於斷巖懸蔓之半。徘徊瞻顧。有不知玉壺清宇。冷在何處者。試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金爲貴公子。焦似淡道人。金宜游。焦宜隱。金宜月。焦宜雨。金宜小。李將軍。焦則大米。金宜神。焦宜佛。金乃夏日之日。而焦則冬日之日也。伯純主駁。子腹中丘壑。舌上陽秋。誰爲我金焦賂子左右足乎。乃喚兕觥。大笑飛盃。至漁火初出。緩棹至餘皇。以不盡之瀝。中江而罄之。是夕。月明如晝。微風不興。水天一片。人語杳然。而城頭漏三嚴矣。此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時也。

游齊山記

齊山在秋浦之東。侷而不愿。外視之。朴然木笠也。而腹中影伶潑宛。有令人叵測者。予數走秋

浦每忽易之。錢仲美守池王伯允李焉。輒誇我而強之游。從大觀樓發足。歷千柳堤。不二三里而樂其下。曷爲乎齊也。唐刺吏齊映好此山也。山曷以勝也。因杜牧之高詠而勝也。山故多洞。而最奇者爲潛蚪。天根已絕。忽有日來。不爐不扇。辟殺此間。與猿蝠共老。亦有靜者之趣矣。至半巖洞。則泉帶雲香。幽生衣骨。一丘一壑。不須買隱。而高明往來者。第以歎憤之而已矣。南亭已廢。至翠薇亭。則千嵐萬頃。障列基分。伯允命鼓吹。閔子招洞中。從風引出。恍如隔世。鈞天數與仲美角諧。然彼衆我寡。記得醉中苦。山行之頓。欲假仲美餘皇。而又虞大江之險。仲美曰。子恐錯斃乎。事止一次。不得改正。茹其毒矣。轟笑而別。然此亦解語。不欲泯之。併記于此。時萬曆辛丑之春也。

游九華山記

予令姑熟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則願謁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仲容實來。乃訂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篆手鐮。約從侈體。出青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醜。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爲卽撻。勿阻。俄而霽矣。見枕月一峯。秀矯天左。雲觀弼之。自此但有蓮花。層巒。烟巒亂堆。聚首而學者。命爲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嶺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

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過野梁下。有朱瑠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泉一派。如雪霞舒走。急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梁百步。望見懸瀑一通。馬上入眉岸。盡帶棲賢三峽。數里至湧泉亭。此雲石中仙醮也。數里至半霄亭。巉螺髻蟠糾。今弁兜洵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响。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拖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入玄覽亭。而江崑山翠。爭媚舍規。客有怪思矣。左折而下。抵化城寺。蕭佛俊。前一竹樓。憑之。似翁菡碧菴中。一鬚者。仲容方與中履。丁了然。閨局道。仲濠以爲如此好山不看。而擔囊瀾乃公爲。大然曰。此二人者。亦九子坯也。乃飛聲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蹄新過。如瓜坼。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輒伏禮地藏殿。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尊護包者。佛所藏。亦八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蟻之事。似若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予幼游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得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妙光。綠薄未觀。差爲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山若戴杆。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數轉而得龍頭石。一巖陔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巖下則爲舍身崖。衆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趺其中。啖五釵松而

已而所謂古仙鉢孟雲門天台繡壁聚講內峯外峯皆以萬壽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自此而往猿房熊府啼暉幽暗無樵迹矣予膽如瓠足如蘿欲卽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脩妬因各賦數詩趨還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人物獸鳥之形團結移換朝鏡夕方遂令三百里之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類俱恍附烙騰詭譎易厭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橋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鉢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斑魚兩天竹所聞者虎嘯克丁當所食者竹簞石芝得攜歸示人者仙窠扇金地茶

游敬亭山記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曲曲鏡灣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霧浮峰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束帶竣謁事乃以青鞋走眺之一徑千繞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人骨面之血皆爲醬碧而向之所謂鳥啼屢囀者但有茫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之精也眺乎白乎歸來乎吾與爾凌丹梯以接天語也日暮景收峯濤沸亂餓猿出啼子慄然

不能止。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一本。可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峭崿斗突。逼嵌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游者異。嗟呼。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露空。問夢何在。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而夢之非游也。止可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游子房山記

乘傳過彭城。賅牧裁其繹力。舟膠焉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酒。笑謂我子長也。阮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祠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不甚嶽。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中也。禹貢惟土五色。咸斗賦之。其中有中思乎。母謂癡人心不大也。廷尉曰。洵洵而降者。懸水村也。被髮丈夫。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蹈有道乎。曰。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敢者。必起於大不敢。被髮丈夫。師陸終氏之子也。陸終氏之子。觀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猶繩繫之也。子房之事。不成於倉海之沙中。而成於黃石之圯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剽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於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為敢矣。予舌橋而不能下。嗟呼。悲彭城。悲彭城。興亡陳迹。可以歎盡乎。有有心人焉。東望而得劍臺。則心許在前者也。西望而得燕子樓。則心許在後者也。請共到黃樓。告之大蘇。亦足以為彭城概矣。

游豐樂醉翁亭記

一入清流關。人家有竹。樹有青。食有魚。鳴有鷓鴣。江南之意可掬也。是時辛丑觀還。以爲兩亭館我而宇之矣。有楸。趣令視事。風流一阻。癸卯入覲。必游之。突騎而上。豐樂亭。門生孫孝廉養冲氏亟觴之。看東坡書記。適峻聳。聳可愛。登保豐堂。謁五賢祠。然不如門額之豁。南下面探紫微泉。坐柏子潭上。高皇帝戎衣時。以三矢祈雨而得之者也。王言赫赫。神物在淵。其泉星如。其石標如。此玄澤也。上醒心亭。讀曾子固記。望去。古木層樑。有遂可討。而予之意。不欲傍及。乃步過薛老橋。上釀泉之檻。酌釀泉。尋入歐門。上醉翁亭。又游意在亭。經見梅亭。閱玻璃亭。而止於老梅亭。梅是東坡手植。予意兩亭既勝。此外斷不可亭。一官一亭。一亭一扁。然則何時而已。欲與歐公門力耶。而或又作一解醒亭。以效翻駁之局。腐鄙可厭。還訪智仙菴。欲進開化寺。放於瑯琊。從者暮之。遂去。予語養冲曰。山川之鬚眉。人朗之也。其姓字人貴之。運命人通之也。滁陽諸山。視吾家巖壑。不啻數坡坳耳。有歐蘇二老足目其間。遂與海內爭千古。豈非人哉。讀永叔亭記。白髮太守與老稚輩。惟游。幾有靈臺華胥之意。是必有所以樂之。而後能樂之也。先生謫茶陵時。索史記。不得讀。深恨讎辭之非。則其所以守滁者。必不在陶然兀然之內也。一進士左官。定以爲避舍。其賢者詩酒於烟雲水石之前。然叫罵怨咨耳熱之後。終當介介。先生以館闈

習麾。淡然忘所處。若製其家園然者。此其得失物我之際。襟度何似耶。且夫譽其民以譽樂。是見任官自立碑也。州太守往來一禿。是左道也。醉翁可亭乎。扁墨初乾。而浮躁至矣。先生豈不能正名方號。而顯樂之。不嫌醉之。不忌也。其所為亭者。非蓋非歟。故其所命亭者。不嫌不忌耳。而崔文敏猶議及之。以為不教民詩。稱而導之。飲嗟呼。先生有知。豈不笑脫頤也哉。子瞻得其解。特書大書。明已為先生門下士。不可辭書。座主門生。古心遠矣。子與君其儼然存斯游也。

游歷下諸勝記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東北山渡海。謁岱如鴈陣。點點。距翼戢止。而華不注。虎齒刺天。肥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塗塑者。子時僑居歷山書院。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洽之。漱玉亭上。觀所謂趵突者。昔時劍標數尺。而今僅為抽節之蒲。諸童子浴。裸裝之。王屋之氣。日短一日矣。泉也。且泉之左。為于鱗先生白雪樓。已別有所屬。何處弔中原。吾黨也。樓也。且明日引鏡。眉間黃起。則既抹馬矣。盡辭上官之後。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茵苴千畝。流光剽空。蘆中人誰與若。肯為我譜漁笛數弄。我不難賡桓伊也。登登脈脈。無以持贈。人亦誰可笑語。乃乞北門鎖鑰於某萬戶。倩睥睨為光明焉。南山危矗如佛首者。歷山耶。舜所耕在濮。此何以歷焉。戴玄趾詩送我。平生少知己。慟哭鮑山邊。東望有青蔚起者。是矣。元張養浩龍洞記。畫凶刻險。涕

中帶笑也。且寄語東南一片雲。願以他日北望華不注。而逢丑父卒。智在此間與。安得從纒源。除一葦。直酌華泉下也。夫山水之理。必不可鹵莽而得。濟南名勝。尙稱幽渺。一眺望間。而欲了。上下千百年之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者。不可以飽驕人。雖然。踈龍之羽。義無反顧。而吾猶。得翺翔。成禮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樹全鼎。蜜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

游靈巖記

域中有四大利。靈巖居其一。以秦岱之屋烏也。乃希有佛化。見道場。當谷口。有峰堡而立。就之。窺蹲入谷。三里許。一梁橫跨。水淙淙出焉。北山但苦渴。得水便佳。寺古廢。然材盡豫章。麗猶舊。家面目。謁五華殿中。須彌。南觀音。北藥師。東釋迦。西阿彌。各莊嚴精好。云是晉像。殿右古柏。則霜溜石根。與泰山松通寒接氣矣。上千佛殿。魯藩所布金錢也。萬緡一繪耳。乃入禪室。綠竹澗。瀧。亦山之阿。從香積廚。擲泉而上。謁后土夫人殿。俱雄兀。塔前看四山宮宇。費幾許膏汗。而今。盡不仁也。上達磨菴。隨喜織袈裝。從山湧起。高四尺。祖其半。文似水田區。金耶石耶。不可辨。或曰神通游戲。名山中。往往有之。更上爲曲水亭。石可几。而流可觴。望江南耶。又上爲甘露亭。佛座下一勺之多。旨而沁。又上爲抱靈亭。老壁千仞。雲木氈稠。絕似五臺秘魔厓。欲訪禪林功德。

兩洞而路。眠不可卽。乃歸宿。夜肅如秋。魚剝鯨確。夢回峯冷。質明禮辟支塔。佛圖澄以之鏡水者。今漸殞落。墜道人救饑不暇矣。入魯班洞。門鍵不啓。幻其事耳。而所謂通明竅者。亦牛首倒影之意。惑愚兒便笑也。王弇州謂其弟有泰山不可無靈巖。予固食指不靜者。卽棄此寸樹可矣。是山開於漢。盛於晉唐。中興於弘正。碣碑臥立。亂如漏澤之標。見未曾有。而皆應付靈巖者。似此間不書一通。終少一段。某人來此也。歸途欲艸一疏上之。不果。然猶記其略曰。願乞陛下。一專敕。使臣乘傳走四天下。得便宜行事。仍錫臣墨。煤萬斛。加以如月之斧。凡遇名勝之地。有所題說者。開存其可。餘悉聽臣劈抹。用冷泉澆之。三日。一雪山川冤辱。以章陛下好生之德。

觀泰山記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旰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既以姑孰令。兩附輯圭。走交道。僅宿春耳。終不我卽。去來鞅鞅。青未了也。丙辰之冬。偕入夢。意惡之。丁巳。左官齊幕。開府李公酉卿。修年好。予還。亟觴之。謂泰山色。且落子馬首。幸以所得來。而直指畢。公又申之以嘉命。今日無筭籌之愁。明日有順風之縱。少伯纔出石室。得夷光而入洞庭也。景日俱賀矣。乃以六月念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紅門。改腰筇。看泰山易與耳。吾家秦望兄弟也。兩記室朱儲。言將母同。至一天門。磐石鬱確。歷

斗母殿高老橋折澗潺湲幽雉靡定數里爲水簾洞晴捲不下而意可會也又數里爲馬棚厓
言厓可屋馬也又數里爲回馬嶺歸至此不可使爲緣也又數里爲黃峴嶺得名以色此泰山
轉伏轉起之胎也傲來一峰嘗向人前雄誕謂不讓泰山而至此羞澀稱婦子十步一休五步
一徊苦甚而得快活三此三里人氣一鬆謂之快活三也對岸諸峰頰紋蒼點披麻皴戟起數
拆而憩玉皇閣以爲至矣舉首天絲杳杳猶然更衣亭也兩記室曰黲頤泰山之高沈沈者秦
望到那許隱殷響中見紅沫者二天門乎且摩蛟龍石蜿蜒而游也越數里飛瀑碎下高山流
水子牙鼓於此乎御帳厓宋蹕之以是秦人所蔽風雨也何物墓傍松奄奄一息而猶忍大夫
辱爲又數里上朝陽洞登振衣亭望傲來畏怯逡巡已甘臣僕下所謂百丈崖大小龍峪者盡
夾壁天穿仙巢靈窟鉄結礮礮止許五丁削一縫與人也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
畫重累人正其際耶自十八盤以上松益瘦瘦樹堅黑苔繡或蒼或白路梯立終無橫人豈特
不與膝共類兩相支而已距躡三百輿人不我戒級半回首幾嚇廢而目與膽大佈蓬蓬獵獵
者卽來破肉生平雪三伏之仇亦一快事自三天門內透迤數里如入小村頂在股掌矣予意
先謁青帝而道士第知有元君考元君之始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崑崙真人元君其
一也而祠前載西牛國石氏之女得曹仙指入天空山爲碧霞君則又不知何據金壁輪奐

爽然。而嶽宮之圯。反有遺洩者。豈嶽帝似土官。而元君爲置吏耶。元君走四方如鷲。歲投金錢數萬計。士女香燈。可啼咽。雷吼谷搖。有墮踏至死者。而是日僅來一二輩。得饜淨游之暇。甚恬之日小午。霧蒸蒸起。道士以爲頃刻海布。則又甚虞公羊氏之說。乃飯罷。天浣如碧。禮青帝宮。右行而登玉皇殿。後有石壁廿丈。明皇紀泰山銘。字俱掌大。八分古勁。當是做韓擇木筆。有桃花泉。題雨餘雲海。傍卽蘇頌東封頌。而林焯以忠孝廉節。劃蓋之。焯家堂中物。強以詔泰山。此豈可令乃祖林放見耶。遇每一巖。字而贅字。何處不可惡。而共欲黥泰山爲。亟去看無字碑。丈許。滑玉若幕覆。然絕非此山物。不知何以鞭來。祖龍欲無字。今儒欲有字。蒲車趙楷。幸不爲所坑耳。焚書有遠識哉。乃上登封臺。而泰山之極。詣於此。呼吸通帝座矣。下瀛茫茫。野馬也。網繆也。有蠅引數灣。或明或動者。漆耶泮耶。汶水耶。而猿蹲几下者。又傲來耶。如風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耶。七十二君之所封也。孔顏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老之所羨詠也。此也。望後嶂一圍。其左肩更矗石。黃蘗翠染。突而成何當吳閭石田輩來此。肩一屏去。以予所目。萬雅飛至青。有三十餘層。俱翼弱不前。前日濟南華不注。一乳棕爾。若此閣得付一炬。吾當盤礴仰空。以天爲紙。濡墨北海。寫一大字。此後投筆可矣。而道士又爲予言。黃花洞幽絕也。則從丈人峰取徑。挾荒耐怪。十五里不聞鳥聲。蛇行而得亭焉。萬松枝閣。望其下。黑翠氍毹。洞卽天空。

山也不甚廣。跡元君拇指。飲其泉。兩臉毛冷。人言泰山松。山實無松。但稟石氣多隱毒於此者。勝爾欲取桃峪。尚遠。還經回鴈峰下。股不佞目矣。乃少臥署中。以日之西。蒞五花岡。觀周觀酌玉女泉。測之捫李斯篆。念九字。昧死請凡兩出。秦詔何栗也。然非天子不考文。豈得人誦泰山哉。卽李斯一畫。今人未曾夢見。而反蕪之。垣尻棘首。時官學不師古矣。左行而下。爲禮斗臺。魯班洞。搜剔無異。而白雲洞。凡幾筭。楊侍郎書雨天下三字。差可人。乃上月觀。指點州城。畝餘方輾。而穹窿之嶽宇。棋枰白杪而已。道士言某峰火焰。某凌漢。某神霄。某塞天。勝劉盆子。俱返照中。影旆不大悉。歸路暇矣。沮寒入夜。盡集暑具。守腹背。猶不支。起看簷頭萬星。如斗欲滴。又如目睛動閉不等。月去宮鴉尺五也。相與燕松。走日觀。過漢武玉檢碑。不見白雲封起。但有奇鬼搏人。久之。黑中一帶。血融融然。俄而苗。踰雨時而盛。人齒戰擊。盡保亭中。已辨字。而山半寂無聲。視下方漆昧。正人世寢酣時也。海氣不清。煜煜金盞者。有物黯之。雲耶。山耶。不可知。亦無赤丸可探。不如吾鄉越嶴。早望反得跳快。道士以爲非秋不見。則日觀此來。誤寒多許人矣。呂叔簡之解不道學也。從望海石。履仙人橋。窺捨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於石。死之人愚而挺。勸之人古而迂。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夢於元君之易從乎。乃別嶽歸下南天門。一瞬。頓不知吾何以上。輿股溜甚。以予身薄之。兩手據竿。僥倖不振落耳。仍觀石經。

嶺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敵之。苦極此輩。至山麓。日已踰午。不及看漢柏。第回仰數十里。壁立萬仞。又驚霧雲氣中也。生中國或不能見泰山。見泰山或不能游。游矣或不能盡。盡矣或不能兩日之內。毫無所蔽。無人而獨領。吾乃知嶽游有夙。疇昔之夢非妖也。王思任曰。吾登月觀。日落如車。有日之觀。吾登日觀。月掛如船。有月之觀。雖不兩得。亦未兩失也。秦觀入鳥。吳觀無馬。則斷斷分矣。庶幾周觀之東乎。泰山丑寅交代之地。是帝之所出震也。萬物怒生。於此首建。元氣磅礴。形卽壯焉。宜其父崑崙而兄四嶽也。人身七尺。眼僅寸餘。所見者百里。而域泰山。有丈目。卽可以通萬里。乃其軀四千丈。當如何視由旬耶。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興雲物。潤兆民。府神鬼。變化無方。奇不在一泉一石間也。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氏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會。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

謁孔林關里及孟廟記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馥朋友之義。千里登堂。予於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既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蒼蒼護壁。坐

聖林耶。由盤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驎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楮。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少吳氏雖墟於此。而奎婁之精。中和之脈。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卻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語癡人。第烏巢荆棘。非有目者所章章乎。死生事大。聖賢更切於英雄。夫子常敬觀人葬。卽延陵坎子。猶往觀之。以此知向離舍巽。環洙迎洙。人之葬聖人。與抑聖人之葬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壘。不取修泰。尙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泰山將頽。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然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襄之。聖人亦有密教。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遠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墻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美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案東南。而顏母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魯圭門入。觀闕里。魯兩生引。由毓粹門。經金聲門。詣大成殿。瞻拜聖容。以文宣王冕旒。鍾鼎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隨後者。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見司馬朴所藏輞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之後。曰寢殿。曰聖蹟殿。殿之前。曰杏壇。二字黨英懷書。至中門。左有夫子手植楸。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冷。古柏森然。碑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捫。左爲家廟。詩禮堂。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共王壞壁處也。髮髯有人聲。咳云。乃從壁

水出樓星門而禽臺。巖圖五父兩觀。以大火正醮。不能悉觀。記止從陋巷。窺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於夫子。而一簣天。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稷門出。看郭外坦夷如楮。望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文正之句。一方煙火無菴觀。三氏絃歌有子孫。真能話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柏蔽芾。梁正子配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跽而受教者。面稍肥。似帶靈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嶧而墮。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肩。真絕今古。予出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日于役。得慰所私。盧往實歸。其視皓首牖下。泪沒塵中者。得失幸否。相去何似耶。時萬曆丁巳六月念八日。紀此志榮。若夫贊述詩歌。則既遊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游嶧山記

予游嶧山。而知天下事。不可以道傍忽也。蓋予游嶧山。而幻軀凡數化。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以穴洞爲玲瓏。以穿援爲游覽。賂一沙彌作導師。至渡空舟。則無隻馬。兩人之路。假蓋自蔭。而予化爲隸。伏熱正毒。探梁祝泉。頂無冠。脊無縷。而予化爲野人。入盤龍洞。觀石鐘。豐下銳上。寶鑽滑試。數怖數免。無足目。正大人之事。而予化爲僮。上大通巖。臂引杖接。而予化爲猿。撲仙人洞。外伏內昂。中俱白屎。而予化爲蝠。引至拘龍洞。則

以胸席石覆臥而申之。上下受半尺。四方二尺三折約十丈餘。其發者肩也。縱者腹也。頭憂怖而手足廢。趾略效焉。若不甯氣。一視便堪悶絕。而予於此爲守宮。將至玉華頂。與仙人對博矣。而壁階二丈。下臨萬仞。望岱秀天齊。四基蕙鬱。賢聖之窟宅。神沈沈也。粘滯壁間。終不敢上。而予化爲蝸。私念幽奇至絕。愈化愈下。何不騎大鵬。俯瞰齊州九點烟。卽吾家子晉鶴背上。儘足鞭引翺視。而託言蝶。無所不翅。蠓無所不慕。肝臂無所不託。英雄自欺矣。遂不克頂。遙知古來文士。必無問頂者。至拘龍洞。而投策歎返也。不親歷。人且欺我也。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尙檻其半。曰李斯碑。相傳有之。曰紀子墓。曰聖賢遺像。曰顏子石。其古刹曰興國寺。萬壽宮。玉帝殿。其泉曰源頭活水。曰蓮花池。曰甘泉洞。其名石曰象牙。曰石鼓。曰龜石。不可枚舉。人人得以意呼之。其大觀曰兩天門。此皆望而可得者也。

游五臺山記

形生者久。氣化者幻。則天之所施。遂無壽焉者乎。曰有之。天無壽風。壽雨。而有壽雪。三千大千之界。予不能知。而盤古之雪。都於蔥嶺。分封峨眉。支衍於五臺。則今日之所及也。滇之三果僧。月峰。曾爲予言。五臺有佛雪紺者。是萬年物。予不可作舍纏三億人。而萬曆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閏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由漣沱過峨巒。潺潺聽廣長舌也。先得圭峰寺。

山顛肉土其堅踰石躋藤而上前捧一峯如壁右蓄勺泉嘉靖中虜闖入谷民保焉鐵飛三日不下老僧以脫粟話古苦境也歷熊頭豹子蕪廢不剔間關四十里所過人家俱在水車風櫃裏投祕密寺木父和尚修行處也今日祕魔巖路僅絲懸尋鐘愈杳凍風迫眼人粟馬蝟劉繁峙鷓鴣而予同鄭生牛飲之燕松投浴夢魂冷然掛峰西也次日禮佛看四山矩函欲知祕魔所以蠢頭陀噉官哆其口而已三昧經云文殊將百億魔宮一時敝毀波旬自見老羸拄杖恐怖謂之弊魔意或芽於此巖之西有飛女崖相傳代州女不僵父母勸之投崖翼去自此披帶劍峭寒風積愁雲繁馬頭見有流者纜數丈而到衣已繡成雪朵也山盡豫章之材居僧苦其荒寒斧斤不力在在付之一炬樹故名柴木得雨之後精氣怒生菌如斗壯所云天花者也牧兒得一本輒易一縑是木胎稟兌氣辣飽風霜若勞萬牛回首微出長江則靈光突兀何必第魯國巍然而且尸之烙之腐之辱之曾不如吾鄉六尺榆引聲價也雪甚遂蔽馬目宿獅子窩昔人見萬千金毛嗥天吼法有窄塔波雄麗鈴語清越而綬綬者入帳次日雪淡數尺強以皮冠秦復陶上獅嶺踰金闕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光駒不可視是時萬頃同縞雄合物魂鑿度曾謂是耶溟滓之間窪窪盡閉碧青線界天正分其半若不得天力薄劇則人在香白際混沌不可知以故剌刺呼答如印印塗僥倖前僧穩熟不則乃公楛竹輿雪葬萬仞中將與銅駝

玉馬相終始矣。始知乏趣。袁安閉戶守平安。寧是耳。至午。下小清涼。看般若石。修廣五丈。任受如許人。必不登牛馬靈異蹟也。寺後兩楹。絕壁錦堆。溪鳴琴筑。我極戀此處。可以飲酒。緣渡而捫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峯師一呪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予翠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納矣。低回拜之。而夜大衆皈依。梵鼓歡厲。松積雪明。午夜如月。不知世界之爲菱苕水也。爲兜羅綿也。次日。復下小清涼。上金開朱甍。駕整貝葉千巖。中有立佛數丈。最爲無畏。然蟲魚篆幡。薜苔畫座。寺不支矣。過數里。爲普門精舍。地新福。佛貌精好。中官各欲爭勝。則內帑之力。可頡崖腹。布樓一派。餌香客者。雲山妙可層透。卽松徑蒼幽。亦有花木深意。乃從九龍岡脊。取捷下澗道。以螺旋之。以狐試之。巨石礙天。老雪結石。驟蹄把滑。人面血素不定。就中惡樹怪藤。生欺強阻。想有山以來。我行第幾人也。盼見竹林寺塔。人命差有歸著。然盤折良久。始得之。寺主澄公。悲業文人也。敕山藪破蓮社。唱和數絕。便欲下榻。而五臺梁明府。訂晤在花園寺。去之。取道巡檢司。先是山中探丸聚賭。故有徵兵之設。今作穢粉街。酒僧博少。每每混觸名字。又台僧彼此婚嫁。習以爲常。而伽藍若罔聞之。豈佛不校此輩。故作平等觀耶。花園寺。漢明帝所題大孚靈鷲者也。西域騰蘭。以天眼觀見文殊住此。此刹最古。梁明府先期去。猶得藉其飲啖。寺既偉盛。而中宮以金瓦其殿。且脩無遮齋。鐘鳴鼎食。魄氣甚張。曾大饑。數千人走活。夜則裸而窟。

焉。蜀僧主之。此功德不作未來者也。次日登菩薩頂。上羅睺寺。與西來僧坐語半晌。了不異此人。但俱老。童子飲水一盂。豆七粒耳。臺山共一文殊。而祈禱者各修一事。羅睺寺曰。唐人張天覺見神燈於此。圓照寺以爲舍利實惠我。真容院則大士現相七日而就塑者。下塔院寺則云昔有貧女牽犬丐食。遺髮此間。化爲金絲而去。總之真幻隨境。妄言之而姑誠聽之。何傷。又遷延而至北山寺。觀金剛窟。門扇不啓。相傳三世諸佛。五百應真。俱有事於內。又至三塔等寺。環豁疊整。雖多圯廢。吾獨喜。古佛殘鐘。短垣貧衲。寒溫一茗。絕勝得意。髡作野狐。也。夕陽將下。而紛糝者復丸結矣。五臺不能遍登。登其極者。無如東北。次日走北臺之半。寒風矢透。人僅稿葉。毒龍玄獄。望之惱酸。遂以華嚴嶺歸宿。嶺旣鬼餓。下視塔院。如一脫穎錘。又知台山如五瓣蓮花。飯仙山左。則青烏氏所謂瓣心卷阿者也。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須臾日放。而下方正爾其雩。暫作天人一會。寒甚。指泣欲墮。踞勉而至法雲寺。不啻還家。卽衽之快。寺乃三昧姑所開闢。初有華嚴老人誦經。木魚達金陵。高皇帝循聲而誅其事。有神異。詔供之。其室盈丈。一牀。整翠。萬片芙蓉。插入。吾又極戀此處。可以讀書。山畔古雪。大擔肩入。無論僧依爲命。卽盛夏起居。一沙一漉。皆雪也。惠泉僧狼籍水。五臺僧亂用雪。恐各禿必有圓報。鄭生聞之。啞然。而熱酒茹吾。言天風半夜。海立漢翻。屋瓦飛裂。攪衣狂起。而侍童以爲聞事也。次日旭暢。從華林望東。

臺俱晶砂中耕踏雖苦極。然何如春明門內色味塵乎。由龍王堂上觀普平萬山。滾蹴似紫濤。沸戰釜中。各不相下者。登漫天石則薦寒。神京不須決臂。西華東岱直跳。恆山尖一呼之耳。五百里收之瞬睫。而臺前萬年冰。有培無替。遙望碧光縷縷。返照雪心者。是所稱紺雪者邪。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要之物老則化。不可誣矣。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灑灑。奔奔之日也。山海經以爲小咸由首空桑之頂。盛夏有雪。奈何近在屢下。而遂逸之。文殊三身示化。應現有方。掌握恆沙。毛吞無盡。而骨俗緣輕。如飛蓬之子。何能窺其萬一。卽輪光燈采。妙明圓應。商英所且暮遇者。而不得一快觀。不敢誑來茲也。惟是寒瘦之性。愛雨而貪雪。謂雨可以滅事。雪可以益心也。而茲游也。誤入皓冥。吸吞元氣。恍惚置身於邃古之初。卽八駿之歌黃竹。猶其稚玄者矣。而吾生平之雪游。鳴於此。乃記之。

歷游記

歷游記終

三三

游廬山記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著

疏云。山無主峯。橫潰四出。峽峽寥寥。各爲尊高。不相揖拱。善寫廬山者矣。山尻楚叻吳。面障洪都。肩柱鄂渚。似喜湖江之隙。而特集美於此者。伏滔曰。重嶺榮輝。仰插雲日。言其高也。洪方生曰。窈窕冲融。常含霞而貯氣。言其靈也。鄧道元曰。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巖窟。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岩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白氣先搏。或大風振岩。羣籟競奏。太史公東游肆目。若涉天庭焉。是又住山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貌者也。王思任曰。予登漢陽中峯。見廬山從衡來。橫亘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轟水上耳。然清貧矜特。不呼援倚。泉峯雲石。自爲飄杓。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

東林山筍郭之最外者。以遠公勝。虎溪橋草潭流。咽覺步笑。猶有響動。橋遂勝。白蓮池方廣。鳴可。是謝靈運手植。吾不喜雷次宗劉程之等人。瑣碎死生。儻淵明放眉而來。卽恃才靈運。難心而至。此處箕踞。堪飲嘍矣。池竟勝。佛前兩松。遠公前兩桂。俱以清古勝。三咲堂楊德倣屏畫有。

生氣勝。望香爐峯講經臺。翠瀆飯中勝。舍利塔。虎跑跡。十八高賢像。神木井。冰壺聽。明卓錫三泉。陶侃所網。金文殊身。蓮花漏。鬼壘牆。李邕柳公權趙孟頫王守仁等碑蹟。此皆示現神通。貽留往舊。吾聽僧指告。存者存之。歿者歿之而已。最可憾一事。游髡蠶目。逼人布施。持簿不寸離。廬游之興。一步一敗。然亦有爲其愚弄者。乾沒金錢不小。安得竹根三十箇。斜封一角解。發尸陀林中。聽其銷算也乎。

飯三笑堂已。予携一僧西步。有林蒼翳。拾級而上。乃謁遠公墓。公命盡時。欲露骸松林。同之草木。而弟子不忍。輒作荔枝塔覆之。傷哉。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燈也。空悲虎溪月。不見鴈門僧也。

望香谷。入西林寺。荒落甚。永公塔亦秃圯矣。虎溪儀正盛。永飄然半衲。不遮脰而來。何無忌曰。清散之風。多於遠矣。永常窳虎。人畏之。則諭令入山。人去復至。青山不改。遙想當年。

香谷有廣福觀。祀匡續先生。今蕪廢。匡山名曰先生。得先生辭威烈王之迎。白日輕舉。僅有廬存。因又謂之廬山。然則先生未匡之前。只呼山邪。抑成周以前。人盡無足眼。山猶未生。生猶未奇邪。人世短促。夢夢至此。

白樂天草堂。云去爐峯不數丈。又云寺東。跡之竟茫然。春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

冬有爐峯雪。其言甲廬山矣。又曰司馬秩滿。行止自由。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其志。清泉白石。實開此言。畢竟下回分解。若何。李太白於五老峯亦爾。文人輕詛。盼雲峯寺。始登趾。丹嶂萬仞。一呼吸黑雲慢盡。急輿至解衣。僧不內。給宿九奇菴。菴綠幽。穿枝撥翠。雨浙浙入矣。得吏人送酒。主僧稍恬。萬聲齊下。夢至瀟湘。不知是風是霧是雨。寨長苦輿力。僧苦米。更上無米。甚無僧也。頭謝手磨去。賦予兩脛時。已上廬山一行簿矣。亟趨走。雨後鳴泉。爭道而下。白雲明暗。人行水氣中。反不見山也。上錦澗橋。萬雪奔雷。支笏巨石之側。沈叔賢摹畫不得。但大呼叫。自此上躡雲亭。甘露亭。覺身境愈虛。卒一下視。踏穿白雲幾千。襲臨試心石。探窺無極。足二分垂外。勇不在此。對山一竇曰黃馘洞。人飛去不遠。留一几爾。絕壁有罅。壁上有字曰通仙臺。曰清虛林。近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尺。手腕展布不得。予從瀟瀟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再上數級。歐陽先生有歌曰廬山高。書壁已渝。而吾家伯安表之于坊。踰彌陀石。見大書白雲天際。雄姿勁暢。然是宋元人筆。殊漫漶。至天半亭。凡九十九盤。天池塔見矣。跨脊下林逕。離離密密。瘦黑堅異。盡東晉時松也。佛前兩池供汲。以此名寺。寺故高皇帝勅建。以祀周顛者。赤脚道人張鐵冠。天目尊者從之。寺以此長廬山。僧每習見官。出口嘗香火氣。令人不耐。予獨遊文殊臺。徙倚石欄之上。又過探捨身崖。俯視前峯。筍銳蓮擁。雲絮忽

復纏裹歸宿竹閣。蟲鳥已絕。深夜間然。忽聞樵斧聲。半斲一按。詰朝詢之。乃萬丈壑底一二老
蝦蟆咳語。

御碑亭。紀周仙事。洋洋大哉。物力嚴壽。白鹿升仙臺。視天池。捧其足也。過佛手巖。巖前石如指。
天泉沮洳耳。不奇。巖下萬木出抄。皆蛇猿之窟。綠崖行百餘武。八分朱書竹林寺三大字。云出
羅隱手。空同以爲周顛。非是。每風雨時。鐘唄大作。相傳影寺耳。清虛林乃其後戶。意神聖變化
之跡。如石梁瀑布。五百應真所居。彼以水。此以山耳。又行十餘步。至訪仙亭。有趾在山。錦川撐
插。兩短松絕。懸崖以老。以望一溜。紳下。巒整翻攪。神悅悅也。斂足側行。望下方雨。暗氣錯一大
圓鏡。未開水銀古也。光耀洵闊。砂點雲痕。竟無定處。

從龍角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峯。人寺皆闕行也。嶽崎之極。忽坦率綿亘。置雞犬里巷。絕不知是
萬山上。寺坐白蓮峯。面擲筆。筆者遠公。點經筆。所飛處也。別作一圓闕。澗水碧澄。老杉捨身。貸
金剛一本。兩幹。大蔽牛而雄搏虎。二三僧友。欠申其下。白茗清陰。葛風孔孔。香汗輯矣。將至。纒
封一大蟬石。奇藤幕之。疇昔之夜。讀我天池者。得非子邪。禮赤脚仙塔。好老杉文杏。不知何樹。
腹腫數十圍大。以石爲母。寸土不受。

又不知何嶺。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峯。皆肥籊參起。白雲底。鳥語細碎。忽數羣白鷺。跳來。踰時是

泉也。

沈石田畫有豆青石坂人行泉上予極愛之至將軍河恰似一石架大磬上又數雄石乳石激發湍瀉中旋銀舞玉輪帛捲銷妙難形至石田畫石可也畫水似猶不來

王赤城題尺五天處踰數嶺山肉忽黃予正訝絕下一坡種杉萬計綠雨疎風撥天無尺也有僧卜地鹿爲引至名鹿野改爲黃龍潭規製從木閣度殿僧律嚴山木不得折一枝折之必誣至枝長而後已以故叢林苑密予過其巔徘徊不忍去是風氣之所鍾也天池東林俱逆關苞之廬龍而發者歸宗爲大背發者黃龍潭爲正請存斯目

金竹坪道場新建匡山接衆處曹能始扁曰竹裏經聲有活潑泉寔至僧廚極甘冽寺外一樹白花四瓣幽馥趁人問爲何名僧不識也

出金竹行嶺上遠江浮拍可以全受此何方也云是蘄黃之際安得一闕題曰楚天聽梵鼓松竽讀書其上哉九奇峯九峯皆奇也而火焰更甚如數千百駢指指天天有屈事急難自白者上宵峯玉尖蒼秀秦皇漢武太史公之所登也一磬石函可百人周景式曰望九江以觀禹功其茲峯乎

仰天坪實圩頂也高寒無本有亦短瘦五月入佛堂見一羣人燕炙甚訝之稍憩指僂喚火矣

殿屋俱茅庇。何不用瓦。曰風壯瓦飛去。求鐵不至也。洪陽先師題雲中寺。僧呢子微堂額。爲書天在山中。

火焰峯亘百餘丈。向所仰爲指矗者。皆石筍也。石怒起如驚雷。擇最銳一株踞其頂。望鄱湖白氣中有履數點。又如鳧流款款。不見動而見移。半時乃隱者。舟行也。

山至圓通一龜攀上。短小過峽。分潯陽星子之水。極力四五起。爲桃林尖。又大頓起爲漢陽峯。此廬山主人宅中以處者也。看大漢陽峯。亦目之視眉耳。五老峯當拍肩語之。望揚瀾左蓋。舟皆豆轉。或隱或見。落星石一荷孟不動者。回首江天。二三抹水光矣。

曬穀石。山頂有數丈石。可晒也。巨象坐獅。乃整山拈出。泉以輕妙。茶以白妙。豆葉菜以苦妙。紫蘭花以豔妙。壁壘俱石皮皴豎。遠望之披柴堆炭也。以樸魯妙。

從鍊丹池入牯牛嶺。或崗行。或壑行。高高下下。欲措之極。兩行脚語曰。不知何故山以峯名。則解之曰。人之姓名出在頭上。

九峯互相雄起。俯視天池一錐。乃八座之視承尉也。其間連帥方伯郡牧之長。不知爲幾千百也。又如蓮瓣中穿度。我作魏收缺蝶。無巒不綴。常有誅茅覆閣。聲息杳然。不領名勝。不測路岐者。此中大有苦心之士。

忽然鐵裂萬丈門開。白雲綿曳。湖氣之青屯如也。三節幾欲頓折。導僧前去。急喚問之。正是舍
鄒嶺口。

予昔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鏡。以爲奇絕。不意五老峯上復看海綿之奇也。天錦之色。金染萬
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綿素鋪幾萬里。拋彈鬆稱。光絲躍然。覺霜雪死白爲呆。凹凸不等小
家數耳。予初登金印時。綿冒漢陽幾不整。遣一老。不意天錦之福尚在。綿俱縮入湖江。漸得四
字。作開關以來一大供。予置足在中峯之頂。皇恐消受。默念安得裁爲大被。襲四天下寒山冷
水。無有啼號者發。如是願以報清恩。猶未足以塞其萬一。

五大塚鐵雲皆紫青融鑄。從天崩下。現壽者相。是名五老。睥面盎背。而予來搯負其上。覺中老
更出一頭地。相隔數十丈。下臨萬仞。探之惴惴。爲筆爲鱸。爲旛竿。爲石船。爲凌雲者。皆兒孫貼
膝腋也。白雲時時蒸伏。沈叔賢謁一老。不耐事去矣。陸務滋絕叫。見海綿以爲觀止。不必更登
頓也。予曰。訪五老也。而何三之。二千里來。反惜此數里乎。當一揖一峯而去。四老前有臺。偏崖
綠葛乃至。五老始見鞋山。如方壘。江光湖氣。收於此矣。導行者楚僧了一云。春夏無此一日。若
所謂海綿者。無論幾十年中。游人舌不及。即目亦不及也。幾許同行。至乾崗嶺不肯上。僅一銀
鹿阿端同之。山水豈易緣乎哉。

從五老觀月宮菴。直靴尖挑倒也。下取之珠盤極。忽入萬餘短髯松。穿弄綠蔭如鳥枝。暗塞涼涼也。俄而瀑深。溪亦修行擇香僻矣。菴前樹驚瘦竹。亦無人世滯癡意。寺禿逃人去。得上方靜者。燃薪汲水。又得仰天坪。豫勸儲斗米。俸無餒。而此一飯。中節飽。香美不可思議。

贈炙三疊泉。無有知者。忽得隨州僧復曇卓。契順也。曰第從子來。披撥灌莽。經鉢孟嶺。蛇逕而人緣之。君匡續先生所遺驢蹄注。忽山窮天出。有嶺橫亘如石梁。遙望之。二友踞坐指點。但喚急來。視其東壁萬仞。亦青黑鐵。俯之奪氣。而所謂泉者。如光絲絢繹。又如一蟒蟠。挂肥動刀作三截。可愛亦可畏也。

仙人碁盤石頗險。對望半天青壁。傲雲供瀑。不知何翼得有靜室。如蜂房之綴意。山谷云密。脾者。母乃是相思澗者。亦不知在上在下。但人命止右尺土。過一洞五六寸。首尾相通。僥倖下。三疊泉源。如雷砲碎來。人緣壁拈過。一輿夫浪膽。幾衝入潭底去。此溪緣行。所謂下路從河者。皆大卵石。勉強滑度。曇師初教予行。似鳥習飛。既而如吏曹。堂候官引見。倒行安妥。又進。然步。步如乳母顧予也。此深山中見人而喜。一年不過一二度。即曇師亦偶爾來。是前生所交識也矣。

纔看三疊泉後。白雲卽絨三口。龍氣嵐陰。特賜王郎一假也。

初日峯上有磨盤石對山則舉者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予往年見瓊臺雙闕采艷神恍今乃條支之馬肝也光如玄妻之髮位置佳妥不知何時堆此靈玉九秋哀響安得天杵一叩也要知山川精華定祕于郭萬郭之內人跡不到止有日月愛惜耳壑中潺潺掬之洗肺忽憶我几上有三尺鷹瑤摩賞自雄遂不知今日作蟻子之樂拍手一笑望天池石過洗脚池礫硿塞徑穿跳喜懼一時數易不愁死而愁撲行路難寧如此

朱砂峯如赤城火色銳扶層霄萬山青綠得此一尖亦是沒骨山家數

過青蓮靜室一茶渴肺感激上一嶺望鄱湖雲淨波明返照如錦綉薄射此五老咽戶住山人謂氣不藏蓄反不菴此

太乙峯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望之徒有噉噉數百盤至歡喜亭日云夕矣乃見馬尾瀑忽爾黃金萬頃精鏗可愛詢之僧湖中沙也

枕犂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萬壽寺也鄱湖一泓時青時白以爲前供天外風帆谷中樵唱是長老飯邊受用棲賢寺安頓秀韻左迴玄嶂遮卻半天門前雷鳴車過乃三峽秤來水也對此清一塵氣洗盡游人何所生其不肯而定謂棲者爲賢

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骨上銀髓翻騰快而且活知其解者不必蘇家兄弟

又云。三疊泉與玉困。胡威父子也。然鮑魚費釣。不如侯鯖。是家常茶飯。躡雲橋兩瀑短悍。一到綠淵。汰澄靈醴。不知幾千仞。直得務光一死。

三峽從瞿塘灑瀨。謂來水聲之怒。至此化爲轟笑。

劉混成白鶴觀。窮廢亡賴。止一二瘦豬眠游也。然古松古澗。淙淙謾謾。於丹井藥臼之間。覺白日靜長。棋聲恍惚入耳。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盛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准白鶴觀也。觀之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繙絕則各遺入市。此語仙冷。差有致。從五老後屏山來。雄崖陰壑。犀牛折桂之水出焉。老松數百章。暗陰古色。極人世幽邃之境。第多一書院。又多一增塑。聖人洞中。大有腐僞之氣。愁山識地理。蠻開五乳山。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殊雄妙。有靜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愁山去而其徒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攝。豈須呪也。

七尖胡鼻峯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鄱湖。洗硯池尚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峯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礫石截流。殊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公道景事亦復不惡。奈何苛求之。東瀑馬尾水稍雄澀。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雷轟。而兩瀑反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紺定。飲嗽玉亭上。飄飄乎欲仙去也。

西瀑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水臺觀之。始暢然人覺勞畏。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飯於黃岩中。見金蟬如巨椽。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道士分其勝者。陸修靜。然覺禪處。簡寂觀。亦有瀑下不鬱秀。禮斗石。略具威儀。飛來僧宗。扁幻口也。至於橋邊老松五六樹。雄古翹撐。當封匡阜松長。大漢陽峯。發爲金輪。金輪峯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屬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叢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濤打麓。鞞之崗。吾不知其何見。

柴桑橋。兩青石渡田泥耳。去五柳居不數十步。先生乞食隣家。往往過之。橋石大有筋脊。不借王陽坂司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坳。去栗里約三里許。是躡去來館趾。在一山農矣。有澗飛短澗。下縈一潭。丈石突起。陶先生每醉臥此。吐痕尙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吾幾欲搥碎之矣。

圓通在甘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峯。如旗屏矗列。溪遶竹深。三蘇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又改歐亭。然不如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奇。下大林門逕。從松石中穿入。月坐涼生。予與沈叔賢奔久。山臺無垣。僧有虎盧。叔賢曰。廬游少此一段點綴也。

文殊寺攔石門之牖而亘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控喊流。絕宵闔畫。又一清風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擊零碎。隨人纏足。有珊瑚骨。有瑪瑙腹。有于闐青玉肌。盡爲雪浪瑩澈。溪魚陣出。曾未見餌。相疑久之。乃信。予門生梁若木。析木少年穎雋。坐此癡哈不肯去。大似牡丹亭下尋夢。

石門乃天闕也。二竅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玄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打實者。皴法軟密團圓。全用黃子久中一塊香錦堆疊。寺僧索予扁題之曰。鐵雲塚。更索聯曰。花綱梯海。箭括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峯在石門之側。無可登理。石門背有百丈梯通天池。必縋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曾此處著脚矣。

是役也。子年友梁射侯。備兵潯陽。招而贊之。射侯膠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某某之勝。射侯不憚。而兩郎君懌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之游。是射侯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雖然。子廬游之韻。終以射侯。不然。傲懶隱妬之髡。卽話言不通。而何所感。

發之。予曾謂官游不韻。乃今知韻。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奇菴發足。卽無所託宿矣。

同游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游者梁若木。梁析木。伴游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游者。晒穀石僧了宗。吉祥菴了。一離言。楚僧復曇。趣吾游者。棲賢之恆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游者。金竹坪見空。仰天坪含輝。體貌吾游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叢雲。文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惡之觀望。擾聒。游興掃盡矣。游史中亦有董狐例當併書。

予幾登大漢陽峯。而爲雨所吝。亦不及飲康王谷之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於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於父子。莫邇於夫婦。而陷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也。

王思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游。不見髮人。亘古無婦尼之足。亦少觀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於富鬪之鄉。則辱淫喧。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不峯。無峯不石。無石不泉也。至於霞采幻生。白雲而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游廬山記終

山記

一四

雜記

重修汾水縣儒學記

鄭太守去思碑記

周司理去思碑記

瑞花臺記

孝紋堂記

二還亭記

通明亭初記

通明亭再記

媚樵亭記

林工宰觀瓢記

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

山陰念生王侯去思碑記

雜記 目錄

重建南京錦衣衛官衙記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泰州守李公去思碑記

世忠堂記

笑碧亭記

招遠縣重修文廟記

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

顯廬山佛手巖募疏冊記

大中丞解公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制碑記

禿影菴記

使遼關記

雜記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重修汾水縣儒學記

宋治平中分水學建凡四徙學乃奠內邑內學禮也議出婺源游候不及竟而肥之巽侯實來謁聖後進諸士而揖之曰孰是洙泗之源不流分水煌煌耀星忍爲風雨蔽耶於是結俸酌餼庀材鳩力仰副孝思右考父之席而正之尊經於闈使諸士愷然知日月之在人心而聖言之高且大也其他廊廡講室衢道磚垣鱗如翼如拭如采如君子以居小人以誦而曾不捐閭闔之一毛事竣學博士徐公率羣弟子伐嶸嶭之石徵文永之而屬諸某輒爲之言曰天之生民不等而大約不出心力兩者力者爲世用心者以之用世故蠢者資其力而秀者資其心無地不生秀無地無學則學者秀心之所聚也惟是秀心之人易淫而難矩則當以吾儒之大道矩之矩之至莫妙於人倫倫至平也至難則也今冠之岌岌帶之委委肩摩踵接試實按其事於五者之中俱能不遜愧毫末否以夫子之聖也而猶曰我未能一焉行年七十而僅僅不踰矩

也。下可知矣。故魯論首卽言學。而終之以仲尼無所不學。學也者。正學此無時而可已者也。高皇帝寓士。不取庠序校。而獨曰學。不第以士學。亦以聖爲學也。意謂是乃學之大宗云爾。不然。紅壁題闕。廟飾而崇之。不幾於竺乾之寶相。徒令人虛鬼疑恫也哉。顧通都名邑。甲第易衰。其人暫見紛華而悅。衷常餒而骨不勁。竊膏馥之吻。以鬪倖投。居則招搖挑鬪。射利如鷲。其心不恥於倫。而別有所恥。固不如奧隱陋僻。樵魯樹惇。璞之未斲。而女子之未笄也。何者。其心之秀。無所以汨之。可進於美大聖神。而一顯融膜網。彫蟲刻楮。不足以域之也。今國家多難。天東鼓角。兩年沸驚。妖會猖逆。遣我嫂書。捧檄者眉顰。請纓者跡絕。天子不勝鐘鼓之憂。輪臺詔下。徒泣遺弓。二百年來。養士之效。果何在耶。議論之地。不心競而以舌爭。同爲相排。門戶各闢。而鄉王司諫。每謂多事之際。人才實難。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大計。與所以爲沃君心者。此其風裁識力。表表萬仞。固亦分邑之大秀也已。卽羊裘男子。要領一得。九鼎懸於丈絲。千年以來。州冒其姓。星借其光。堂堂浩浩。何有於東漢之文章功業。而況所云顯融膜網。彫蟲刻楮者乎。當之直一映耳。是或可以攻諸君子之玉矣。襄侯自署爲夢巖吏隱。讀其小傳。言必慕親。敦不背傳。而清風亮節。幾爭堂下之潺湲。其新宮造士之旨。要亦以美大聖神者。屬汾士。願汾士無自域其秀心焉。若夫紫龍石柱之靈。桐江天目之偉。六吉峙而五曜環。黃道開而慶雲藹。天之所啓。

人必從之。則離照之年。已有聽鹿搏鵬者矣。新君在宥。求賢不啻渴飢。汾之士其將繩繩而奔。奔也是役也。首其事者游侯名某。襄績則今襲侯名某。而學博徐公名爾一。爲之石以多其功。

鄭太守去思碑記（代作）

始予視篆比部。而鄭侯以高第爲郎。望其眉岸。清文斐煜。如鶴羣之得威鳳也。徐察其識牘。宛而詳。敏而慎。一成不易。雖名法家宿手。無能下上之。輒心器以爲大材。凡諸奏牘。悉倚所裁。正亡何。天子顧念東海。而以子桑梓地。出守鄭侯。侯旣蒞我桑梓三年。仁化翔洽。古澹自守。量移括蒼。兵使者去未幾。事出意外。憤懣自明。輒中考功法中廢。迄今去越五年所矣。越人往來峯泖。存候起居者。揖相擊。而侯家四壁。甚苦無以館越人。至是越之紳士父老。幾萬人。一心一口。相與伐穹窿之石。高立於五父之衢。以思侯。或曰。此爲思侯也哉。侯去之日。何以不速碑也。諸紳士父老曰。不然。此乃所以思侯也。是吾越人之善爲思也。今夫酒之中人也。濡唇甘美而醒者。其解也立。渙至玄禮則否。初飲之水也。繼飲之漿也。俄而春盎於大宅。俄而爲神瀆之淫。可以臥千日而不醒。其力深。其意遠也。凡人之相與。有不可缺之禮。更有不容已之情。夫不容已之有。加於不可缺也。明矣。班固氏良史也。其稱何武。以爲所居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夫今之見思者。乃所謂前思者也。不則其暫思者也。不則思彼而以之思此者也。誦功之文。期月

而紙貴。廟貌之隆。棟宇之麗。視所爵焉。曾幾何時。而風雨頽其垣。蛛絲冠幕。鬚目零雕。遂令有識之士。於高明譁祝之日。望宮而吁。捫石而笑。此爲善思也哉。是故見思者貴其漸而篤。所思者貴其簡而真。峴山之石。千古淚鮮。何必減南陽信臣祠也。侯昔在越。傳袖綬帶。牋無巨細。所禮必躬。未嘗鉤鉅歸筭。而深文老吏。輒齒戰匿靡。不欲上廳事直。指有所理。奉行者卽當數百人。引繩批根。侯執其魁而已矣。歲苦饑。侯無日不議蠲議賑。海水嚙堤。侯以身捍之。塘閘之數。侯每飯不忘。尺寸甚者拜風反火。虎不入境。侯日奉一鮓一菜。市人子咸訝府衙中何以存。沽鑑水嘗清。自一錢之後。有劉有鄭矣。侯旣致身於峨眉。雪半而和。抑光席無所。嶽嶽丈人。何能悉王恭耶。越非脂地。侯非浣人。侯福越三年。越鋼侯一世。是侯不負越。越負侯矣。越之力綿不能燃侯而復之。昭融。越之心苦。猶能思侯而憐其貧病。卽虎視耽耽者。可以仇侯。不可以併仇。越能禁越人之力。不能禁越人之心也。侯去越未幾。而求玉之事起。是時卽謀所以永侯者。恐其侯之禍。回翔以至今日。不然。不可缺之禮。僅八尺南山石耳。一有力者負之而趨。亦何難於禮貌侯也。或者不能詰。余聞之曰。有是哉。越士紳父老之情。不容已也。夫冷而必鬪者勢也。散而難合者心也。鄭侯當羅雀之時。而越人如慕蟻之附。鄭侯清。越人厚。是碑也。可久可傳。真不容已矣。夫侯名棟。別號鴻修。直隸華亭人。萬曆甲戌科進士。

周司理去思碑記（代作）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徵入薇省。後無聞者。而至是周侯召入明光。署上考爲天官郎。越人思之。謀永諸石。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識之父老曰。不然。吾思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緩周侯之思。是周侯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爲市僧更甚。而不知吾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請昌言之。郡之有李官。如郡之有西臺法署也。天地之氣。惟秋能曲。成其春。父母育子弟。驕穉嬉笑。不可馴擾。有西席之嚴師。則手不戟而拱。守與令父母也。而李大夫嚴師也。大越之墟。樞紐中原者不淺。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慝巧僞。亦於此乎叢。是故郡邑有跛羊之顛。而刑暑乃深林之藿。果其人得可臥而埋也。顧其人不曷。材有精。精而昧。介介而濡。有始銳而繼弛。有外安而中兀。卽無論其一身之功業。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內。郡不勝馘矣。以予觀於周侯。則何其從容中節之如斯也。無所謂昂首仔肩。經濟宰割之雄也。無所謂碧雞炙穀。文繡雕鏤之采也。無所謂探鉤射覆。問羊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餽廩屋漏。懸犢辭魚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也。無以加也。善射者平。善弈者實。侯之人與政。惟平惟實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衙鼓靜。士民稱說侯。無不醉心滿意者。而至問其何奇。則以爲侯實無奇。然無往而不奇。卒無有以事得侯之大指者。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亦不

甚知有侯。其僚長愛之。其屬親之。其子弟憚之。其胥吏戴而化之。侯以身爲布。而不欲著其錦也。以身爲粟。而不欲享其珍也。此其道在詩曰。羔羊素絲。退食委蛇。吾以此得侯之履聲。此其道在書曰。平康正直。敷言訓行。以近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此其道在易曰。白賁。无咎。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吾以此得侯之本體。則善乎龍門氏之論良吏也。曰。奉法循理。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循莫大焉。故何武所居無赫赫聲。而人常有去後思。此亦精於言吏治者矣。以此視周侯。將毋同。或曰。昔夏侯剛克。侯柔克。子又曰。不然。侯官於秋。而以春行之者矣。春禁於未然之前。其爲秋更遠。四時之氣。侯身備之。異時斟酌元化。執斗魁而調大象。使天下還於蕩蕩平平之休。則侯之明德伊始也。父老曰。吾不暇爲侯他日頌。吾第知吾越之李大夫。如周侯者。行所無事。而郡治矣。是當思不佞曰善。父老誠有識。予不文。以父老平實之語。請載筆而記之。周侯名家椿。字世慕。閩之同安人。萬歷庚戌科進士。

瑞花臺記

明天啓癸亥嘉平中。會稽縣羅紋地方。闢壯繆廟後。盧三楹。社中祠文昌帝君。祠子孫聖母。祠五顯福神。隨心喜捨。歡喜無量。居士孺孺之。送髮凡二。方供養淨拭。出門忽一几上。幻出木芍藥二朵。並絳吐含。須臾。銀鬚霞瓣。妙有笑彩。予之驚呼。就近里隣。咸來訊看。無不踴忭。恠訝。袖

拂指塗光華愈王。又復幻增四朵。將至新橋前。二朵大放如毯。及柳橋。則獨朵飄枝。增至六七。過橋南。遂遍几生花。爛然芳馥。安頓神前。一時隱去。但聞異香滿殿。大小僧俗千百餘人。合掌讚嘆。不可思議。是日風和天淨。人悅神宵。多寶散體。恍如鷲岳放光。月芝流暈。恭題此几爲瑞花臺。以爲鄉閭異常之兆。因詣里人。宰官王思任。具說如此。兼請作記。宰官卽往廟所。跡其事。所言一一符合。歸家滌研。次第記之。而爲之頌。頌曰。羅紋漣漪。青集娜嬾。有廟顯赫。鐘鼓帝關。內奉白榆。斗魁天漢。金簡雪驟。導靈翼翰。爰有三母。冠珮同堂。廣生護生。鳳彩麟祥。小聖洋洋。左昭孔盛。流行五氣。其官甚正。孩旗兒馬。遊戲神通。懸殃殺戮。靡禱弗崇。菩薩證地。樓炭七品。花香瓔珞。虺龍結蜃。彼氓蚩蚩。慳發信心。卽憑几席。示現果因。初敷丹牡。雙頭遶壁。歌李龜年。賽殷七七。徐廣玉樓。魏錦姚毯。乃至散舞。天華亂投。多羅樹發。不空掌琛。優曇鉢開。子良妙案。有無空色。惟惟奇奇。更觸鼻口。香味卽離。方思圖畫。一時阿閃。依然梓漆。月清雲斂。是文章竄。是富貴花。是子孫枝。是弈葉家。厥名瑞臺。實庇仁里。萬花元會。頑嘉伊始。追維壯繆。天上人中。張仲孝友。太妣斯螽。洪鍾闕穆。小乘點化。正言毋媢。庸事毋訝。凡我垣隣。各修厥身。本根不撥。瑞在門庭。春社影斜。共來靈醮。插供膽瓶。一歧雙穗。天啓甲子。三月望日。

孝紋堂記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而相拂，君可犯，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顯，而不顧其親，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證也，教兒子爲諂，而首觸屏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也，是也，而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者也。蓋立名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盤著而不甚著，是故嘗糞到股，埋子鬻身，甚至泣血毀瘠，以至於死，一歎之已耳，而以爲給德奇行，頌美之不休，人不盡肯也，非人之妬孝也，以爲孝於吾親，卽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當然，而不之驚也，且夫孝，美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義，臯畫家人之卦，聖人測之，以爲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而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孝之名，自詩書昉也，有不孝者，而後以孝維之，聖人命名之初，有勉心焉，甚不得已者也，蓋吾親睦之乘，而得友泉陳先生，先生事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不解帶，廬墓三載，獨建祠以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晚年文在其手，曰全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如此其著也，意者其庸德隱微之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乎，曾子出，而友來，母嚙臂呼之，曾子卽至，云母痛而心動也，孝子之於親，其精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爲天經，天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於天，如此其著也，天欲以先生之孝範人，而挈已之經以詔之，口不能言，而託之于書，又手不能書，而卽書于先生之手，更防其末路，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之，天之事

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洽，爲淳邑諸生。其孫王政，與子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相示，予不能辭。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於此矣。」爲題孝紋堂以歸之。

嚴州府志：陳洽，淳邑諸生。天性孝友，父性頗嚴，奉事惟謹。父沒，事母尤孝。遇有疾，湯藥親嘗，衣帶不解。迨故，處墓三載，規建祠祀。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且抱孤姪同居，甘苦共之。蓋有人情所共難者，比晚歲，手現全孝字紋，亦奇徵云。

二 還亭記

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四陵，輒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驚。驚之思必起于賢智者。越固賢智之鄉，而稱喜驚又善驚者也。驚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卽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櫬約分其一。予爽然傷之，以爲此皆知驚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積載，然無語而還，還亦何樂。又況結繩芻束，委之長年，如釋敗豚者哉！今夫富貴生死之說，不出于聖賢豪傑之口，謠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裏，果不爲富貴，果不欲生否？聖賢豪傑，非

人情乎。祖宗廬墓，有不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思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歸歟，陶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託之乎吾黨之狂簡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莊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意以爲從甘美起念，則何厭之與。第衣之食之而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海樓之外，沙埭空闊，予欲置二澗亭其上，一曰錦還，一曰生還。凡稍得富貴，隨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憩錦還亭以勞之，卽不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還亭猶可憩也。憩歸人，因以勉去人，顧名思義，或一裁其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毋有勳言者乎。

通明亭初記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堞，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准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疊，俱裹袖而朝，衆水遠會，更鏡潭光來，蜿蜒碧波秀軟，游魚聽人，又地有灌木，柚梧翠羽，穿弄雞鳴桑顛，靜入太古。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客曰：何居乎其通明也。得毋謂巽齊離見，水交火禪，取易之義，與形家合乎。王子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穆忒隱閔，開物晦

墨而還其混沌。即以人我論。莫明於人矣。然而不通之不明也。吾昔遊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將姓氏。鬚眉某某。亦既無河胃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略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款戀。一頃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于冠蓋也。通與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其傲兀之氣。即相對而不肯下。始吾遊於此地。巖壑位置。非不分明。覺與吾語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於是乎有君臣賓主之分。於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於是乎有官陳酌贈之禮。於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於是乎有韻流響應之聲。於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由此而進。朝烟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保合于此。其爲通也。不已鳴乎。而子亦知兔和寺之絳乎。其室于繭臆也。一霧縠之隔耳。觸首無策。股支疲頓。却而復前。心誠求之而不得其明也。一針破決。飛出空恍。計其快絕。必甚于嚙人得叫者。吾之所謂通。亦猶是矣。客曰。子心通而言不昧。似矣。吾聞之。山藏水洞。奚明之足貴。介石塞淵。而又何定取于通。不如虛其環中。以待無窮。請以此益新亭之記。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成不虧。何端不歆。日月頗駛。子與褐之父睨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

兀而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譽者曰：鯨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髓，王子聞之曰：噫嘻，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冤，毀亦何難。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福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爲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昔者僧父居此，豕其宮而益之以瀾，愛譽不至矣。而憎憎亦不至。豈僧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僧父，而不能忘謫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爲亭起。而爲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爲山水而設，人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亭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攘較計，雖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問其故。曰：此見成地，予每欲夕此一樂，非人非我，不卽不離，其通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媚樵亭記

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悅其有蓬鬢而無蓬心，悅其戟手交股，坐我于粟陸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擊混沌之窳，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木石與居已耳，而且瑣琢之，丹牘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爲飾且陋，宜其

擲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牘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檢枿。刊桂材。誅茅編蒯。以亭爾。而來仍執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闌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鐘。葦。還子亭之樓。而相運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眉睫間有猜。則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暉目哈歎。官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林工宰觀瓢記

太山喬嶽。分星犯漢。其亢雄危傑之勢。不知幾千萬里。東鄰逸士。得一枯癯瘦穢。滌剔其處。而雲朗其竅。有薛有岌。有麓有崗。有鬱有紆。有層有隱。設身游之。卽十鴻八駿。追章亥之影。不能徧也。此猶其似者也。赤魚之在盎沼。吻吻尾翔。自謂海孰與我大。非誠傲悍。雖海亦何所用之。吾非魚而故知魚也。萬物之生。強半以天鑄像。人得之而爲頭顱。物得之而爲果蔬。是故瓢可以容。亦可以覆。工宰之觀。所自昉哉。若然。則天之爲瓢也。舊矣。胡不以其無霞爲囊。日月爲子。

雨露爲漿。而僅錄一果。瘞之。穀。又復果。瘞之中。作僞果。瘞。毋乃愈觀而愈蒙耶。工宰曰。子之說誠然。然有子之觀。有我之觀。子之觀。觀天一瓢也。我之觀。觀瓢一天也。吾所謂見垣而穴者。也。吾不願東鄰逸士而願魚之居。則又進工宰一義。許由以手飲。人遺之瓢。乃操飲。飲罷。登瓢於樹。歷歷風言。由謂煩擾。破而去之。既曰瓢。又曰觀瓢。又曰觀瓢記。工宰多事極矣。瓢之有亡可也。

羅憤關聖帝君廟碑記

佛行於中國。而中國不盡行之。吾夫子盡行於中國。而中國之外不行也。甚弘之血。化而爲碧。子胥之氣。怒以成濤。石敢之力。所在遇巷。古今忠勇之士。生爲名宦。死爲厲鬼。其英風桓魄。紀載甚多。然亦何至如帝之浩然赫赫。自中國以至夷狄。惟姓隻行。毋論目攝其土木之像。卽口或幾之。莫不角崩心竦。而窮鄉婦孺。小有災患。又惟帝是呼。是籲。匪惟尊之。而又親之。此其故何也。曰。神道持世。亦有運在。此亦旁教之跋論也。張睢陽。岳武穆。豈其運獨塞塞。不章章人耳。目耶。李維楨曰。帝固聰明正直壹面者也。王世貞曰。至誠無息。兩者近之。而錢文薦以爲常。蘇護法二氏。則二氏乞感於帝。而帝又乞靈於二氏也。豈其然更可笑者。一燭之明。帝乃千古。是治棲宮。積常人之所不爲者。而欲以此窺帝。則何其心之愧。而言之益糞也。蓋天地間一陰陽。

也。曷不稱陽陰而稱陰陽。蓋惟陰見而陽始見。有陰則有陽。有大陰則有大陽。張睢陽等所激
澆滄搏。觸陰而已矣。而帝之所遇。非僅僅昏愚亂賊之陰也。乃古今大陰似陽之曹操也。操之
所竊。智光天以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門卽已無漢。而操之身至分香猶稱安漢也。何也。操終於
自王也。操之心欲自居於文王。而以武王留其子也。忠義名節。操之所欲噉者也。操心知帝在
則漢在。卽殺帝之身。而帝之心在。則漢仍在。必欲潛移默買。得帝之心以用帝。乃可以致桓烈。
乃可以取仲謀。乃可以蒙天下而飽其甘。試思其啖葛之忍。斬髮之詐。下邳之役。何難一刀相
推。而謬爲恭謹如此。厚爲遺贈如此。若將曰。吾與爾共獎王室也。帝以爲此賊薄輕人至此。彼
以禮獻。吾以禮酬。立效明報。要示以朋友之誼。既不肯殺。吾去耳。辭操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
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琅琅大語。萬古磨刮。此所謂天下之大陽。破天下之大陰者也。
今夫威斗鄢塢。詎非漢賊。然決三人之首。則必先操矣。殺莽卓者。怒。殺操者。笑。怒者易殺。而笑
者不易殺也。豈非笑甚于怒乎。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故曰。有天下之大陰。而後天下之大
陽始著。孫權襲帝。不過氣數之逆。吾知帝之心。不恨權而恨操也。帝首傳至洛。操卽尋卒。所
謂日與陰。不兩立矣。日長在則帝之心長在。帝之心長在。則帝之英爽長在。開皇玉泉之師。崇
寧蚩尤之戰。而我明嘉靖萬曆中。赤馬體袍之著。宜其愈久而愈恒也。謝陸以爲直豎三界。橫

亙四州。超存浩勃。不可思議。吾以爲帝不可思議。而日又可思議乎。欲觀帝者。觀諸日而已矣。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南對秦望。端如翼如。門泓鑑水。方如沼如。小子任有兄思信。不嗣。欲舉一子嗣之。藉兄弟至義。默禱於帝。帝心許之。以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鼎起。以嗣信。信無子而有子。因椎豕封羊。徵優奏樂。以心饗帝。侑以蕪詞。且選石而載之。以質四方之事。帝者。帝於漢爲前將軍。封漢壽亭侯。漢壽地也。亭侯官也。似於帝爲素位。而今稱帝者。以帝入神宗之夢。神宗之所帝。吾亦帝之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

漢末一人。有赫神武。由長平帝。呼爺擅祖。正陽焦碑。審大已譜。予言吉利。狙詭戲侮。幾淪長夜。賴帝正午。人中一點。永照千古。諸靈遶爽。萬神集祐。補佛助孔。橫天徧土。嗟予丐義。丹誠似取。放深溪毛。仰干鐘鼓。測管窺蠶。代歌侑舞。秦嶽儼端。鏡波綠蕪。心依帝者。來視貞賦。

山陰念生王侯去思碑記

大官之珍。南海之錯。其投于人也。先之以名。寵之以籍。嘗之者未始不悅也。然而忘之亦甚至。于尋常梁肉。名不告籍。不華。人飽之則悅。失之則思。似不可一日少者。何也。全味之妙。在真能養人也。今之宇宙。豈不亦樸既散。淳既漓。然猶不盡踐奸穴佞也。其真氣往來。覺人心終不能僞。古之談治者。上道德。賤知巧。且知巧之地。至吳越不復餘。爲吳越之人。居吳越之官。尤不可

以知巧從事。以知巧從事。角勝則勞。不勝反失其賂。在易之中孚。能格豚魚。而後能涉川。能出其中心之願。而終鶴鳴子和。此令謂也。而吾山陰思雲問王侯于去後者。以此侯從三衢劇調。來下車之日。冷而岸然。初疑其錚錚。將凌厲我也。而侯不然。又見其沈默徑達。以爲淵觀。或票候而機利。而侯又不然。間有數事。亮執遲疑。洵洵悶悶。意侯胸中有偏主。而侯更不然。侯之大旨。歸於爲民而已矣。民未櫛沐。侯已上堂。皇曰。期會不爽。使山民歸去。質成受贖。第兩解之不責金。矢豔猶犯。紳士榜之毋赦。而慮高明虐。焚獨之意。時時露眉宇。富人子巧奪踐更。侯正當或版籍。消息徭賦。摘規影。懲詆譎。令沈苗者息肩。母累。某子甲訟殺人。侯率至其家。案驗無可抵。坐以法。邑當四要。舟繹不停。暑候悉裁抑。不妄與。有膺符索賄。疊甚。候目攝之。心動。一擒而服。窺者咋舌。盜與捕表裏爲奸。候第問捕及藪者。盜以息。邑伏臘賽會。舉國若狂。侯曰。西門豹狄梁公在此。歲省金錢數萬。訟伯佐兒。筆古忒黑。悍取文。致取勝。竊其產。不訖不止。侯受理不情。務排根窮。佐訟者。市僧乘訛言。操人急。米忽踊貴。侯拘龍斷者。若而人。洵洵以定。諸請壬欲有所售。射竊剽水火。情迫引驗。出紙賺侯。一朱篆。侯槩格不行。往時伍伯追呼如虎。至侯以事付三老。不覺來皆。苦餓至妻子。或啼怨。常禧門外。匯告患。侯括奇羨。巡功課。涉而菴山亭。爲一郡天市之關。歲久圯。得侯翼然。侯常踏災履畝。就所在召鄉父老。問疾苦。卽武斷主名。

以故山陰情事無能遁。人亦無敢犯之。又曾布袍步禱。一榮而澍。侯不但孚民。而且仰達于天。則一念不欺之效。皆從必爲小民始。至于文學。廣勵青青子衿。各就甄陶。侯第以緒餘成物。而懸魚辭饋。茹蘗飲冰。則又侯之大本大根。衾影自勸。而清畏人知者也。然而與侯相接。無所謂軟媚之容。周到之禮。剖心附耳之言。揮霍聲稱之事。第猶猶款款。惴惴篤摯。如是而已。侯既政成化洽。會以輯圭行。越之人攀號無計。共謂新天子修名實之政。黃金羅書。必首吾侯。爲神爵勸。庶幾天吏夕郎。柏臺薇省。慰覆露。酬戴星者萬一。而侯且失怙。被跣徒歸矣。故事所生不予寧親。初功令嚴甚。侯不以一官易品親也。越人聞之。以爲侯實生我。而又失所生。傷侯之哀。服侯之孝。而又恐侯之過毀。競相與嗒於途。又相與歌于社。曰。孰走阿邑。吾其去之。孰奉子產。吾其與之。鼎鐘史圖。異時遶膚。今日之事。吾寧不集於苑而集於枯。周子聞之。曰。向來言王侯真。夫真則能養人。能養人則思矣。斯民也。三代之遺也。不可以聲音笑貌待之也。其永諸石以告來茲。侯名陞。南直上海人。丙辰進士。

重建南京錦衣衛官衙記

留都大司隸之署。拱侍帝居。獨屹屹嶸嶸。比於威神太乙。他廡宇俱二門。而司隸署獨三門。觀深閣闊。望其桂柏髹髹也。自文皇帝北辰永奠。而所謂期門羽林。膺搏虎臥者。俱在若有若無。

之際。大司隸一貌官耳。歲時久。私第博落。無坻鄂可依。則每每僦民居。月率數千緡。不能任。輒苦貸苦質。問請葺繕。得所費。且以補囊。罅取文具。報司馬司空而已。會稽王心抑氏。以五狼籍。戎稍遷至。仰而歎曰。不有其居。何以人猗。不有其人。何以居倚。於是剝艸逐狸。鳩工粟度。擇廳事之右。高壇一隅。以爲爰食爰棲之所。獻疑者曰。高皇帝之舊鼎。猶然坐聽其蝕。而吾子獨愛他人之鼎。且吾子喜創而不喜因。宦遊所到。必有興焉。一錢不飽。五行竝用。吾子以此爲安身立命。子孫身久之計也耶。且夫確時兌事者知也。惜物休人者仁也。子以爲今之時。盈乎。誦乎。宜此不急之務乎。仁與知何居焉。聞吾子之請作。刺之滅也。舌之枯也。血顏之惡也。不知幾何辛雖矣。功方成而身已去。後之人不知居有因。而反謂補囊之無自。蓋其恩也。所以爲怨也。大司隸曰。不然。子不聞霍涓崖之議乎。始皇築長城。萬世之利也。使漢唐宋至今日。規而隨之。有加無圯焉。何至戎馬蹂躪內地。日者喜峯之乎。不從長城入乎。夫百姓之家。父祖先世之墓。所以至今存者。每歲一杯土之力也。吾暑棲食之所。向使官此者頹萌而卽董之。雖弗創可也。吾之所以爲創者。匪創也。其因也。前人弗因。尤而效之。吾復爲前人矣。且使後之人弗貸弗質。而有至如歸。其愈於補囊也。不旣多乎。夫予人之利者。計其大不計其小。使之由不使之知。天下之盡讓而不任。則誰爲任之者矣。大司馬傅公聞其言。曰善。下職方別公議。僉曰善。則予之金。

先是衛有子粒銀若干入兵曹得制其用。今復還之衛。以此見司馬之聽公。而大司隸之舉當也。大司隸名揚德。會稽人。庚戌武進士。與子有小阮之分。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鶴觀。道士劉混成騎鶴飛昇處也。唐高宗敕建此觀。而宋學士蘇子瞻常獨遊此。觀棋有詩。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賢。陸士慎。徘徊於觀之前後。掬池白之水。烹雲霧之茶。摘蔬造飯。薄飲追涼。相與歌呼。樂甚。然而歛噓感嘆者繼之。蓋不勝今昔之俯仰焉。棟宇頽危。門櫺不設。飢豬擾案。烏鼠碎簷。雖長松歷澗。依然瑟瑟。而蒿荆離苴。迷陽岑莫。亡聊賴甚矣。觀主人李元丹。乞留一言。以爲興復之藉。而任適在潯陽。爲題白鶴觀說。以貽星子。令陳巽言倡其事。郡孝廉陶孔志爲糾首以成之。崇禎壬申。任復爲起部視榷鳩茲。而元丹忽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嗟呼。廢興之故。蓋有數存。觀不得劉道士不創也。不得蘇學士不名也。而予與元丹之意。不得陳使君陶孝廉等不復也。星渚瘠澀。雖未必能煥隆章灼。而亦稱稍稍恢葺矣。然而元丹目尙銜然。腹猶未甚果然也。則請有以廣之。丹知白鶴之說乎。夫鶴者。九臯之駢驥。性必處陰。行必步斗。非仙人之友。則仙人之僕也。不則其分身而託焉者。不則其相齊州而寄焉也。費禕之樓也。介象之廟也。茅盈之帳也。丁令威之華表也。鄭弘之射的也。

浮丘之青田也。王喬之緱嶺而廣成子之石穴也。皆鶴也。皆寄也。道士偶一乘之。遂遺雲氣。入霄。視僂僂五老之馘項。不曾一跡爪其間。豈復知小兒輩。復有土木事乎。子瞻聰明絕世。了元以爲大愚。卽曉鸞駕鶴。爲不死人。猶屬最下一乘。赤壁之遊。自謂登仙羽化。而縞衣玄裳者。笑謂其樂非真樂。夫何知闔戶書寢之時。誰與棋者。非道士與羽客。戲爲君子軍。於流水古松之間。以鸚鵡蘇也耶。噫。噫。子瞻誠大愚矣。然而子瞻不愚。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勝不過三世諸佛。敗不過九天仙子。諸佛仙子與我何有哉。且夫天地之間。有情者俱妄。無情者乃真。是故莫壽於古松流水。而道士與羽客皆短。日長境靜。恍惚古初。不聞人聲。但聞落子。非禪非玄。擬待之矣。如必從道士起見。則廬山亦匡續以後之名。未有續時。此山何所命名。而竟無人來往。居處其下。與過而不留。住應無所。此爲深於樂山者也。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記歸之。

泰州守李公去思碑記

海陵據邗上。一壯州治兵使者署焉。博野李公以名進士龍飛。二年來視事。甫出舟。說詫終買之年。貌如瓊玉。芙蓉閣爲公一照初日矣。諸老宿喁喁語。竊少公。未必能辨此。公坐堂皇三日。而諸老宿遂不敢忤視。其聽訟也。批支蔓而導隙竅。他人千百語。公第一語。卽夙稱善雀角者。汗下求解去矣。州主藏長子孫。爲姦利題封官數也。封之內。瓦礫耳。侵假游移。至南陽不可問。

公陽狗之而紆其時日。卽一銖錢母許滯庫。瓦礫徐歸爲白鏗也。州賦役日增。民日瘠。病如中醒不可悟。公鑄易知單。家給而人守之。有所期會。論晨月毋闌入。凡輸供多寡。早暮聽民便。鷄犬嬉游。從不愕伍伯。而輸供者反恐後。里徭苦單弱。公必訖於高明。不偏黨也。祖陵在塗山。湯沐邑設庠儲米。解人每十鍾贈三鍾。攢眉裹足。州之饑差。此爲第一。公請折與大吏廷爭。至穎秀舌敝。梁操場。鄆家莊。二惡也。鹽徒構亡命。表裏窟宅。通江海衝艇。探赤白丸。相呼嘯。公授略千陳。擒其魁而散其醜。州貳倅幕僚得一牘。如食蕉啖梨。公靳之弗與也。青青子衿。公與之談。藝娓娓。日有省。月月有試。若以文贊而卽以事嘗。公怫然作色矣。青烏氏相地。以爲御街之水不宛。則秀文蒸鬱。公卽爲之游新折故。西門豹無此慷慨也。歲飢。鵠形者鱗集。公以實心爲奇策。借挑河建衙之費。便宜行事。沸萬粥。全活萬人。州無多簪笏。銅臭兒橫銀踞賓坐。餌時官以咒玉參貂。則往來杯酒交懽甚。公至。匿不敢見。見亦茹氣循牆也。一惡少魚肉人。非其田產而田產之。公置之不理。幾年投獻不敢受。公氣雖春煦而笑比河清。叨其晉接者。咸謂公家龍門。一時再見云。奏最未幾。而公遷民部以去。父老不悅。集墮祠而歎曰。孰是常格而奪我公。清通簡要。上有銓衡。補屐論思。次有薇省。乘驄持斧。下有柏台。我公何負於朝。而僅僅量移之。王子聞之曰。不然。上自臨蒞來。軍興仰屋。無日不討邦實而會通之。鴻鴈未還。豺狼四起。簿書滯自缺。

掌涓滴。渴於漏卮。上若曰。吾安得茂先。元凱表微。禹錫寶參。劉晏諸君子。以分吾憂。吾行且難。中使矣。於是廷議。常上意者。卽無如李公賢。李公他不具論。海陵民苦窳累久矣。以濁漙之鐵刀。破井田之版籍。自李公爲之。窳不擾田。民不更戶。分合不形。而收支各得。此不但其追鋒投刃之手。閒有餘地。而其飲水懸鏡之心。覆以二天也。異日出其緒餘。持籌曳履。所至金錢地湧。園府泉流。東南之力不竭。西北之顧恆抒。上亦何所賴於中使。而不踐其轍。亦何難之廷諸也哉。宰相領度支。卽當以公繼之。父老曰。有是哉。吾儕小人。何知有廟謨。第仍以節鉞子公。而還庇我禹貢揚州之城。吾等常祝天子萬年可也。公名自滋。號見獨。其登第戊辰科。

世忠堂記

天香氣之顯也。其正大嚴毅之流行也。中於時爲秋。中於星爲斗。中於象爲靈。中於土爲嶽。中於水爲河爲漢。中於木爲竹爲松柏。中於金爲鉄。中於火爲陷。中於禽爲鷄。中於獸爲虎爲豸爲龍。中於草爲蕙爲葵爲指佞。中於實爲粟爲椒。中於人爲英雄。而中於英雄之身爲膽爲血爲怒。吾何以知其然哉。蘇氣而知之。氣旣相傳。而又有理以教之。使其氣翼馮鼓盪。浩浩乎鼎承而不置。於是乎有世忠之堂。今天福祿名壽堂之美也。筭裘閭閻。堂之盛也。而吾望其氣。不無有悅而可干。滿而可抑。僥倖而可幾及者。至堂以忠名。忠以世名。不愧不作。而以似以續。登

斯堂也。令人有肅心焉。故大廷尉張海虹先生清勿論矣。時相庇人。亦何與曹郎事。而擬之爲林甫杞檜也。頌淮撫者如頌莽。捋鬚脫口。計不及此矣。諡忠烈公稱。觸而公爲之叱馭不縮。三日聞遼陷。拍案一叫曰。兒死矣。義方之素。父子自爲知己。豈不信哉。遼之役。忠烈公可以不行。而行。可以走而不走。北向拜者五。西向拜者四。始爲睢陽。繼爲溫序。激烈從容。一何壯也。公鄉何忠毅。子寅好。同闈事。高忠節子年友。同待詔。郡下稱莫逆。而獨不得奉公之一面。徒揖公於俎豆之間。以想其騎箕鞭電之景。公何往乎。氣猶焄焄動也。公即不夢兩是之亭。而持斧破門戶。先解墨吏之組。讀其疏草。矢志之初。嚴法令世。父頷之矣。而大金吾一文弱。請提偏旅。復父仇。視權璫爲腐鼠。筆誅代尙方劍。短後遂歸。奉潘輿行吟澤畔。將老虜薄城下。單騎衝圍先入。衝此鬚眉男子之大節也。數上書。觸時忌。喉中略略常有物。急吐之。而民部公擊楫不兩立。兩公書成。告之祖。告之父。而告之吾君。作車於室。合轍於堂。氣體所關。子孫未艾。正大嚴毅之意。苞塞乎樹檉。而貫通乎盼饜。此一室也。豈僅僅暨塗丹墻。豫章其林。而四筵其客也乎哉。且夫堂從忠立。則天威儼然。忠以世來。則親心如在。忠於而堂。孝於而室。兩物備矣。吾獨訝上天流行之氣。何所磅礴。而獨聚於沁水。又聚於沁水。張氏之一門。若徘徊羣結而不散者。天何獨私於張氏之堂也。人亦有言。豈無宵搆。必斯堂也。而後可以世矣。宮傲子瞻銘吾槐祖者而

銘之銘曰。汾水西流。惟沁東注。迺彼張仲。乃繁苗裔。徒自陽城。力田孝弟。文起永樂。迨官盧氏。數傳文學。芝生繩繼。赫赫大理。服官賓長。侃侃嶽嶽。摧權拉勢。忠烈輝映。風臨玉樹。正色一人。埋輪破柱。監遼遇陷。引頸就義。膜拜犬羊。不食其氣。有子象賢。復仇夢寤。嫉惡若讎。敢言不懼。丹心炳炳。貫於世世。追惟卑闇。煥茲光裕。天高尺五。永臨厥處。匪帝時臨。中心卽帝。百爾公孫。對此毋斃。

笑碧亭記

河伯見海若歸。三月不庭。醉淫稍定。乃挈其龍鬣圖書表。納命稽首。毋敢再援。畔溪翁湖長聞之。轉相效也。仙游唐先生之汪。啞啞然笑曰。彼稷稷者何爲耶。伯首之而且奚適也。適條乎。適忽乎。適渾沌乎。是不勝其帝而臣之不任其疲也。且夫帝何常。溪臣湖。湖臣河。河臣海。海又臣碧。碧亢焉大處。而我視之。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不可至極者耶。夫碧之視我。亦若是已矣。吾惡知廣大精微之不遽相爲君也。窮大者必歸。則且碧臣海。海臣河。河臣湖。湖臣溪。而溪且臣我。我猶南面而不釋然。吾猥伯而局局。乃廣伯而啞啞也。唐先生曰。子毋太岸。吾且亭處子。娛之以竹花。清之以木石。蕩之以舟楫。倡之以榭臺。吾又與子遽相爲帝。則解之曰。唐先生與汪德相若。議論相敵也。非君臣也。友之而已矣。

招遠縣重修文廟記

招遠故萊郡維峯鎮。當海濬之扼。高皇帝改隸登而升之邑。徙他戶口實之。題曰招遠。此不特以吾人來也。形家言螺峯主峯也。芙蓉九腦屏其後。艾山峙於陽。衝而攢山。卓入雲霄之筆。陽權有齊山象負人而立。浮圖聳之。貪狼入廉貞位矣。少微架旗。麟岫狀起。如長楊旌節。十萬金山。坐於天門。而陽旋流御街之水。掠城北走。屈曲玄武。故風氣之所都也。更有勝者。東來西止之關。如華表立語。雪濤萬頃。噴薄其中。三山粟點。微風初旭。海煙成市。蜃氣鋪樓。此則他巖邑之所不得爭者。學宮在城西南隅。其封木皆宋元時物。歲老貌衰。雨風爲蝕。議欲新之。會海上巨木。如漢槎浮至。諸紳士共加額曰。此非竺乾氏池井所託者。敬賀芻蕘之賜。遂以戊辰五月始工。而今已巳之五月工訖。諸紳士侈其事。以鄉友庶常楊公。屬不佞紀之。不佞推亡文也。然竊有窺于貞元之大會也。治統道統。堯舜孔子。千萬載時相際焉。自夷狄亂華。海宇腥滯。高皇帝一廓清之。使魚鼈之渚。瀉鹵之眉。煥然悉耀于光明。而知有大成之神樂。此學之所繇興也。二百餘年。而值崔魏之變。陰無疑陽。子不哭母。鬚眉丈夫。不父其父。而父奴。背背子於臣。伏道左。迎木偶。且欲奪尼山之席。以厲其聖。夫夷狄何足恥。而此皆平居誦法。吾夫子者。輒反心。具面無禽獸報本之思。此其塵沸也。海以備日以枯。今皇帝一廓清之。輟逆繼忤。播幽悝媚。大怖

中外而三綱衍正。今年上幸辟雍，謁有肅且致愍焉。乃坐彝倫之堂，鳴講鼓，釋百姓昭明之典，以會于吾夫子之明德。猗與盛矣！是孔子不及見堯舜，堯舜若或見孔子也。然堯舜孔子之見也，操何贊之從？堯舜曰：孝弟而夫子約之以孝也。上自郊祀來，其事天事親事兄，無之而非孝也。孝也者，所以事君也。此吾夫子之言也。吾以夫子之言而推廣，今之爲人臣者，不必其事而必其法也。法今上，則所以法堯舜。法堯舜，則所以法孔子也。且夫孝之說，非其親也，其身也不辱其身，卽榮其身也。士不辱其身，則身始大，始可以法上。法上而法孔子，彼媚瑣諸小，初亦何嘗不士。何嘗不堯言孔步，而一夕敗裂，遂至此。則所謂榮者，未從不辱起見，而不明德不昭明之故，故見斥于孔子，不容于堯舜之世也。聖道于今日爲日之正始，上以辰登極，登爲日出之邦，學乃明道之首，而又落成于上，修教之後，支干離照，若或集之。諸紳士何幸而躬逢其盛，不啻惟是兩階初舞，東西乞款，具有情實，將梯航萬國，白雉寶鼎，於此乎運。是螺峯之招果，不特以吾人來也。信乎文德之效，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及國家天下，是學也。上之所中興者，諸士將龍矯鸞橫，雲蒸嵐發，繩繩濟濟，如日之方升，而川之將至，庶當其前茅也哉！新事者楊公某，孝履某，而捐俸鳩工，克襄其膚者，太僕楊公某，學博張公某，則澁勞于經營，規制，樸斲丹牘者也。餘悉載之碑陰，以公不泯。

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

江州大能仁寺肇自東晉。至唐白雲禪師闡教茲地。始以承天院易今名。大雄寶殿之左。有支提插天而起。天啓乙丑。予游匡嶽。過訪節鎮梁射侯。假館於此。老僧慈霞。賓主朝夕。見塔顧攬。樹半覺蒼鬢。舍利無光。筆峯殘癩。曾語射侯。唯唯諾諾。再逾十年。而予領射侯之節。江行舟望。恍然故塔。因視事之後。捐俸十五金。徵郡廬人手。刈鏡寄生。滌除塵雜。而德化令伍君常遜。復助費將四百緡。命尉金光燿督修整好。植望有加。輝煌鮮奔。僧官道生。乞言紀之。予不敢辭。姑敘其繇。而繫之以頌。頌曰。宰塔之波。滅惡生善。如來行乞。遇童施麵。雖戲土沙。佛心肯薦。乃轉鐵輪。鬼王是見。裁獄廬山。酷毒幾遍。賴有師利。火蓮青絢。王乃毀獄。造塔分奠。八萬四千。震且標撰。意此浮圖。事名特先。我鎮江州。仰高時面。遙想庾公。奇竦徒眩。惟塔稜層。垢屣睚眦。今既葺止。方墳健羨。寶鐸含願。鏗盤走電。雀雛未高。湘宮猶賤。錦蟲筆花。鑄疑覆殼。魘刺杵寒。天龍晴胸。梵鼓潮歡。海螺雷戰。杖刻些須。網珠禍變。自變茲塔。南金束箭。奎文翻起。民安戶宴。岷天東瀉。穩落帆片。普皈佛力。踴躍舞抃。

題廬山佛手巖募疏冊記

天下之生久矣。皆手也。大封同體功臣。有敢攘手之座而右之者乎。何者。舉天下之能事。卽無

能於手者。極五行百藝之用。成變化。行鬼神也。然猶有所待也。只以手論。能愛能惡。亦紛然。出矣。環之可以敬人。垂之可以援人。握之可以攝人。舒之可以接引人。團之可以毒人。側之可以披人。診之可以察人。而按之可以撫摩人。是故父母之於子也。愛惡並用。其於嬰乳之子。則惟有撫摩之也。夫佛固人之大父母也。其視生老病之衆生也。皆乳嬰之子也。撫之摩之已耳。是故其現示慈悲之象。不但在其珠目輪齒之身。而又分布於大干山河之界。廬山有佛手巖。掌覆而指蟲。宛然兜羅綿撫乳嬰之頂。而摩之者然。天啓乙丑。予來游。悅之。又踰十年。予起鎮江州。族少密。句容王祚遠。廣文金壇子。樹勳。復同游。此布坐硿。研酌領雲液。想握袞威射之奇。咸六通三滿之異。巖僧悟鑑。欲廣化居。乞言於予。竊謂此佛手者。非是佛手。乃是佛心。真是佛手。柳亦生焉。反可稱巖。又何分別。若不見心。佛在何處。而況其手。能見佛手。柑亦證果。而况名山。莊修駢枝。喻取非指。林稱無臂。可師御心。良有以也。巖居和尚作如是觀。始名悟鑑。昔南唐行因長老住此。奉詔暫居棲賢。一夕大雪。逃歸舊隱。註扉立化。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嶽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四語可了當。募疏矣。雖然。此以佛言佛也。予觀此手。當是佛之右手。是右則無左。昔隋文帝未貴時。江行夜泊。夢無左手。覺而惡之。登岸詣一草菴。見老僧危坐。敬告之夢。僧曰。無左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建吉祥寺以報之。高皇帝洗日。

盪氛。因蠶戰而定天下。匡嶽之靈。實式佑之。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諸仙異跡。卽鄰巖左意。竹林寺鐘聲燈影。皆此輩狡僧之所。或又曰。巖是竹林。前戶事未可知。但晉君之所左。吾亦左之。堯章炳煥。最顯碑。玉文霞肉。高皇帝之精神寄焉。一花草月露之君。獨拳名瑞。而聖人愈絕。仁覆萬古。其不爲佛之先開者。無是理也。巖可以覆天下。而巖中之泉。甘冽倍重。廣寸與雲。吉祥之報。豈大於此。予年耆位薄。力不從心矣。少宰黃扉。在卽。願以之入告。僧不須沿街擊竹子爲也。

大中丞解公新建江州守備府並內外營房軍制碑記

岷天東瀆。至潯陽九派。尻楚吻吳。據金陵上游。是爲豫章門戶。水陸四通。自古英雄爭利之地。高皇帝鄱戰殲僞漢。定一統。湖奠江澄。文皇帝北鼎精神。一意在施頭大函之間。叛濠作難。上州以無備遂殉。今上登極。籌海內大局如布子。江右係中原喉顛地。乃展節鉞。昇輿化解公。公繇名李官都戶諫。所陳畫皆邊腹生命大計。言飲食無取排擊人。上嘉乃建。明皆質着可行。陛辭之日。喜動顏色。以爲西江得水。活我窮甯。且萬萬矣。至未幾。而九連匿作。公左手授策。右手揮羽。俄頃塵濞。會流寇犯楚。疆吏來告。他人以爲馬癘。公懼然曰。賊有種乎。癘之馬則馬也。毒之鱷則鱷也。遂乘餘皇。星夜出鎮。揆天相地。按册而得。舊兵巡陸公夢龍始作軍。嘆曰。識

募之矣。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二小一。孰是雄州不成一旅。於是乎議營制。查舊額。新募兵共四百六十九名。又加以南康水陸營兵四百四十五名。而又加以衛軍一千一十五名。共爲一軍。軍聚矣。於是乎議將領。請饒備之鞭。雖長不及。題請欽命一將。銜曰南九守備。總水陸之巡。以統其衆。制曰可。於是乎議偏裨。徵陸哨。標營中軍官一員。衛營中軍官一員。標營哨官四員。衛營哨官七員。水哨上巡官一員。中巡官一員。下巡官一員。而城內一營。記中軍官一員。哨官二員。又設軍兵二百名。其次隊長什長。巡軍各有差。於是乎議廩餉。在守備歲廩。餼心紅紙割油燭銀一百六十八兩。中軍歲二十五兩七錢四分。又厚之家丁一名。歲七兩二錢。哨官歲各十兩一錢。塘兵歲各九兩六錢。隊長歲各九兩四錢。什長歲各九兩三錢。散兵歲各八兩九錢。共錢四千一百四十九兩零。往時強者預食。或兼冒。弱者或餓啼。終歲不得。今按季赴兵使者。唱給而兵腹始劑無不均之嘆。於是乎議居處。守備府自門至堂序兩廡。凡四十楹。中軍廳九楹。哨官房八楹。各兵營房共二百楹。而在城內。中軍官廳序凡十楹。兵營房六十楹。又築海天堤。凡三百七十丈。高六尺。築演武場九楹。填基十丈。共費金三千三百有奇。俱公設處。毫不民派。又發佛郎機鎗等器三百件。於是乎議訓練。每月三六九日。守備陸操。教坐作進退攻守之法。水操。教帆檣洩沒順逆之法。而季則兵使者考其習否之勤惰。以殿最。其兵及長而

至於將。則又爲之議汰存。何者。巡埤。何者。巡陌。何者。巡郡邑之莊與犴狴。則又爲之議官守。令無敢侵。吏賴無敢受。民諍無敢捨。擊刺而務郎當。兵民並育而不相害。不惟不相害。而且相利。是役也。公遐有心焉。不因九連起見。亦不第爲流警惕思。公所謂看投瓊之六面。防曲突於九淵。慮乘墉者淺。而慮伏莽者深。觀其入告之語。崇山峻嶺。未敢明言。則誠安社稷之苦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忠也。衛生靈之厚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仁也。兵使者因公成事。而無能奉行。之徒有紀述辭。其可以已矣乎。是役也。前直指使者王公萬象共題請。今直指使者李公宗著督之竣事。而共襄事者。太守汪秉元。同知楊學孔。通判張星耀。推官劉孔源。德化令伍常遜。守備黃明卿。而董其工者。典史金光燦。俱得附名列碑後。而不佞任復申之一言。大江東去。廬青天障。赫赫江州。據喉控項。地水未師。流氛其恙。中丞出鎮。鷹揚虎帳。巡行御顧。置兵題將。其將維勇。捩象拔牛。其兵維趙。投石挾騎。軍容釋釋。赤幘絳鞵。駟介彭彭。以守以蒐。乃卜之居。祝生飲旺。乃衛之塹。避汗處亢。雲屯魚麗。旂旄鮮壯。劈礮叫鵝。鋒飛破向。西江作保。吏扼神京。威靈四暢。呼吸喚騰。用銷山疾。用滌江腥。虜功在社。永著令名。

禿影菴記

潯陽兵府。開匡廬左股下。搆不精整。而邃複散處。得褊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叫啼。遺簪

屬還。愈開疑問。乃扁正序。移西塾兀處。一友陸生伴話。一僮庖。一僮掌籍。一僮司衾服燥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諫菴爲勸止案之良久。卽諫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諫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現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子以爲僧卽是佛手。一雜髮佛矣。萬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君也。僧猶官也。朝卽寺也。衙門卽菴也。寺岐出曰菴。朝岐出曰衙門。此中大好修行。古人豈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回憶金閨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白鳳。法則玄蛇。矢心立願。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愉樂。豈遂知蹉跎摩頂。一至於此。文采無觀。事功不立。空作巾盞之杵。樣是葫蘆之畫。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貶過。豈不欺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欺則無有。哀亦何庸。姑以歡喜種子。補此大千缺陷。吾家士龍善笑。臨水纒纒。照見其絰。一笑而墮。墮起復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諫菴曰。可以解嘲。謹受笑。乃題所居室曰禿影菴。而爲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夏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裔也。

使邊閣記

記使邊閣者何。志喜也。搆閣而顏之者誰。恤部嚴子之自命也。邊之云者。嚴稗詩人之不邊也。

嚴子奉簡書。恤五嶺。過其家。省侍太翁者以月計。夫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使顏子當日之齊之秦之晉之蜀。則狄雲陽坂。亦同詩人之不遑矣。而今得逸之。豈非使榮之至處也乎。不惟此也。有慈父斯有仁子。李昭德之疆幹也。蕭穎士之亮直也。鄭裔淳之峭立也。皆能範其子。而子緯有其風也。今太翁俠隱名高。好行其德。生平慕倒杖救貧之例。反骨納氣之理。使嚴子之官。或兵而不刑。卽刑而主決。亦安能發顯封翁之志哉。而今且申漢室之九章。副堯心之三宥。畫錦一簞。上之太翁。太翁撫嚴子之頂。曰。貫索起於結繩。吾欲爾化蛇。不欲爾礎鼠也。解頰衣數十。節。多多益善。折取庾梅一枝寄我。母避嫌。母遺單。獨願以雋家之母。待我爲于公之父。嚴子跪前首俯曰。謹受教。作之孝而作之忠。則其慶其榮。詩人不敢望也。閣僅容膝。則嚴子貧而儉。故然。基起於可知之祖。曰。提舉公者。驅狸剪茨。首肇其事。勝在負郭抱潭。枕龍山而冕秦望。千峯飛碧。丹壑流霞。異日遂初。綠野奉太翁杖履。則茲閣其最先者也。王子末於姻雅。敬以筆記之。



140